

汪嬰著

社會小說

新新外史全集

汪嬰



汪

社會小說
新新外史

濯纓著

第三十一回 拷俊僕謝大福見機 聞警報項子城逃難

項子城回到屋中。究竟看見了甚麼。嚇成這種樣子。原來他那書案上。明晃晃插着一把鋼刀。鋼刀下面。插着一張八行書。八行書上面。用硃筆寫着兩行大字。寫得龍蛇飛舞。筆力很不易。簡簡單單的兩句話是。

你不助滿奴殺二人。 我亦不助滿奴殺你。

硃墨淋漓。尙不曾乾透。這分明是刺客留下的。項子城見了。怎能不怕。不過他是一位極有毅力的大人物。心中還能鎮定得住。自己親手將刀拔下來。放在一邊。將那八行書折了四折。插入自己衣袋中。很沈定的。對謝大福說道。不要聲張。也不必拿賊。以後多小心就是了。大福此時。已經嚇得面色如土。聽主人這樣吩咐。只得答應着。一面走至屋門。喊了一聲口令。各衛隊頭目立刻聞聲而至。大福也不發表方纔的事。只說了一句公事已畢。你們照舊值班。以後小心護衛。不許懈怠。衆人齊應了一聲。

。此時頂子城已到他七姨太太屋中去了。大福也慢慢退出。回至自己屋中。不見白朝在屋裏。心說這孩子跑到甚麼地方去了。隨喊了一聲白雲。白雲是大福代他取的名兒。連喊了三聲。那裏有他的影兒。大福暴躁起來。在屋裏直罵。從前貼身伺候的小鹿兒。此時因見白雲得寵。他心中懷着老大的嫉妒。輕易也不肯到大福屋中。伺候一切。如今聽主人連喊白雲。他却藏在一邊。不肯出來。後來聽見大福直罵。這纔掀簾子進來。大福一見。先迎面啐了一口。罵道。懶斷了筋的混帳崽子。你鑽到那個窟窿去了。爲甚麼喊着不來。小鹿兒撇着嘴說道。大爺喊的是白雲。小的怎麼敢來。大福不待他說完。揚起手來。打了一個大耳光子。又罵道。喊白雲。你就不許來麼。白雲要死了呢。你也跟着他死去不成。小鹿兒挨了打。哭也不敢哭。說也不敢說。只垂着手兒侍立一旁。大福氣哼哼的問道。白雲到那裏去了。你們不是灌黃湯。便是賭錢。等叫我碰上。一個個全活剝了你們的皮。小鹿兒便乘間回道。白雲同着小喜逛私門子去了。他們說離府不遠。去去就來。已經去了有一個時辰。大約回來也快了。大福生平最恨人嫖妓。小鹿兒故意說這話。是有意嗚他的氣。果然這火兒一點就着。他登時跳起來罵道。這還了得。他們簡直要造反呀。快把看門的馬升。牛順。喊了來。小鹿兒

答應一聲。連跳帶蹦的跑出去。不大工夫。牛馬二人來到。給大福請過安。侍立在一旁。大福吩咐道。你二人可知道離府左近。有一家暗門子。白雲同小喜。現在那裏。你二人快去把他們給我鎖了來。如有旁人在那裏逛。一併鎖來。聽我發落。牛馬二人答應了兩聲者者。便退下來。暗中點手將小鹿兒招呼門外。瞞怨道。我的二爺。你放了野火。却叫我們去抓人。我們知道誰家是私門子呀。這要走錯了路。白挨一頓苦打。人家還要喊巡警抓人。雖說官面上不怕。到底這眼前虧。我們吃不起啊。二爺既知道他們去逛。想情在那一條胡同。門牌多少號。路東路西。朝南朝北。你必然全知道。沒旁的說得。請你指一條明路罷。小鹿兒只是嘻嘻的笑。馬升急道。我一個人的二爺。你別拿我們開心了。老頭子的脾氣。你不知道麼。多耽誤了時刻。回來這頓皮鞭子。你挨的啊。小鹿兒笑道。怪可憐的。我告訴你們罷。就是小喜一個人去了。白雲並沒有去。是我給他使壞。你們趕緊到花枝胡同。路南朝北。由西往東數。第八個門。門框上貼着德寓兩個字。就是那家。我也時常去的。你們請喜二爺回來。千萬不要對他說是我告訴老頭子的。只說老頭子派你們各處尋覓。無意中撞到這裏來。請他趕緊回來就是了。二人答應一聲。便依照他說的方向。尋到花枝胡同。果然數到了第

八個門。用燈籠一照。上面有德寓兩個字。二人便伸手拍門。好似擂鼓一般。裏面一個婦人。高聲問道。甚麼人這樣敲門。深更半夜的。吓嚇人作甚麼。牛順低聲道。快開開。我們是項宅派來。尋喜二爺的。婦人道。甚麼喜二爺。福二爺的。我們這裏沒有。馬升道。大嫂別打哈哈。我們尋他有要緊事。宮保立等他回宅開箱子拿衣服呢。就誤了工夫。他回去要挨說的。快開開罷。我們兩位等得不耐煩了。馬升這一詐。果然將門詐開。二人搶步進來。舉燈一照。見開門的。是一個四上下歲的婦人。徐娘半老。丰韻猶存。穿着藍章緞巾面的狐皮襖。描眉畫鬢。賣弄風流。看神氣便知道不是好貨。便隨手將門關好。問二人貴姓。牛馬通了姓氏。隨着他進去。這院子曲曲灣灣的很深。一直到後院南上房三間。一明兩暗。婦人叫他二人在明間候一候。自己一個人先到西屋。不知講些甚麼。聽屋裏一個少年喊道。牛二哥。馬二哥。你們屋裏坐罷。緊跟着一個女僕。將簾子打起來。二人進去一看。見這屋裏。收拾得十分華麗。四面牆俱是用花紙糊的。拿電燈一映。很是好看。條案上擺着四個磁盆。盆內是迎春臘梅。開的正盛。當中一架西洋鐘。金面整玻璃照。很是輝煌。案前八仙桌上。放着一座粉綻小磁瓶。裏面插着幾枝紅梅花。擺着三份盃箸。一把帶套的錫酒壺。幾碟冷

葷。如酥魚白鷄之類。看神氣是要吃夜飯。靠着窗戶是炕。可着炕的紅洋緞帳子。已經高高吊起。炕上鋪着俄國毛毯。兩邊還鋪紅緞子狼皮坐褥。當中却放着一份很漂亮
的烟具。頭號的膠州燈。繞眼爭光。雪白的象牙槍。放在左邊。右邊是一枝玳瑁槍。
小喜正躺在炕上燒烟。他對面還躺着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。衣服也很華麗。二人正對
燈過癮。見馬升牛順進來。他們連身子都不欠一欠。小喜只略微的勾一勾頭。將棗核
大的一個烟泡。裝在斗上。呼拉呼拉的吸起來。直待吸完了。將烟槍輕輕放下。然後
坐起。拿過茶壺來。嘴對嘴喝了一氣。方纔慢騰騰的問道。你二位的耳朵真長。怎麼
就知道我在這裏。誰告訴你們的。馬升陪着笑臉道。並沒有人說。是我們尋了幾處尋
不着。料想二爺必在這裏。果不其然。這也算巧極了。小喜又問道。三更半夜。你們
尋我作甚麼。馬升道。我們誰敢攪二爺的高興。是老頭子叫尋的。小喜道。是上房的
老頭子。還是下房的老頭子呢。原來項宅的家人。管着項宮保叫上房老頭子。管着謝
大福叫下房老頭子。他們怕下房老頭子。比怕上房老頭子。尤其厲害。因為大福待這
些人很嚴。少不如意。輕則臭罵一頓。重則沒頭沒臉的。抽一頓皮鞭子。不高興立刻
趕出宅去。就是項宮保知道了。也不能說一個不字。在大幾歲守規矩的。倒是很敬重

他爲人正派。惟有小福小喜小鹿。這一般乳臭未退的毛孩子。心裏却非常怨恨。小喜因爲近來很得宮保寵愛。他便恃寵而驕。連大福也有點看不起了。不過面子上不敢同他抗衡。其實心裏將大福恨入骨髓。大福因見他傲頭傲腦的。也是一肚皮不自在。心說你以爲宮保寵你。我就奈何你不得。不要忙。我倒得叫你嘗嘗滋味。時常派他的差頭。小喜却不肯碰硬釘子。可是他心裏的火光。已經熊熊炎炎。遏抑不得了。今天也是活該鬧事。到底也是項宮保的福大命大。所以纔擠出這宗事來。閒言少叙。却說馬升聽小喜問到這裏。便鄭重答道。是下房老頭子。小喜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。下房老頭子。尋我作甚麼。我也不是伺候他的。你們倆人回去。告他說。尋不着。就完了。牛順央給道。二爺避萬分委曲。也雖我們回去一盪。要不然。他老人家。不說是尋不見。却說我們躲懶不來尋。一頓臭罵。原不要緊。那皮鞭子抽到臉上。着實難受。我這裏給二爺請安了。說着便深深請了一個大安。按情理說。人家既這樣低心下氣。他應當沒得說了。那知小喜這孩子。因爲宮保愛他。他的脾氣比宮保還大。又加晚間多喝了幾盅酒。膽子益發壯起來。聽牛順這樣央求他。不但不肯走。反倒潑口大罵道。你說甚麼。你怕姓謝的。二太爺不怕姓謝的。他有多大威風。敢來尋我。你回去對

他說。叫他省一點事罷。梅香拜把子。反正都是奴才。他那奴才頭上。也不會加着欽命字樣。我這奴才頭上。也不會刻着降級。你們倆一樣也是奴才。不犯上幫着奴才。來吓嚇奴才。趁早兒離開我這裏。好多着呢。若不然。可別怨我不講面子。驅逐你們出門。小喜是越說越有氣。索性跳在地下。指手畫脚的。罵謝大福老渾蛋。老不死的。你的狗怕你。二爺不是你的狗。今天偏不回宅。倒看你把二太爺怎樣了。牛馬二人被他僵到那裏。不得下台。正在此時。從外面進來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。打扮得很是姣姣。走進屋來。用手將小喜推到炕沿坐下。笑道。有話好說。生氣作甚麼。誰又惹着你了。小喜隨將方纔的話。又對這女子學說了一遍。女子詫異道。呦。怎麼又鑽出一個謝老頭子來了。你方纔不是對我說。宅裏除去項老頭子以外。就數着你大麼。這們看起來。你上頭還有上司啦。既然人家兩位。老遠的來尋你。你回去就完了。何必叫人家作難呢。本來小喜一肚子火。被這女子當面一揭。他的火更旺了。冲着那女子。呸的啐了一口唾沫。罵道。不要臉的娼婦。你往外趕我。安着甚麼心。你同小興兒。眉來眼去。打算我看不出來嗎。你想借這題目。將我攆走。你好同小興兒。說幾句體己話。你作夢呢。八人轎抬也抬不了二太爺去。哼哼。好不要臉的東西。女子被他

一啐。羞的直哭。大聲道。這是那裏來的晦氣。勸你回去。原是好意。你吃的那一門子隔壁醋。就是興二爺也是跟你同來的。我並不認得他。人家規規矩矩。你瞎說些甚麼。原來炕上躺的那個少年。名叫興兒。看神氣也是當長班的。他聽小喜兒同那女子拌嘴。自己也不好再躺着了。一咕嚕爬起來。說道。你們倆也不用吵了。我先走一步兒。明天再見罷。小喜也不留。此時馬升因為挨空心罵。自己越想越氣。見小興兒站起來要走。他便借題發揮。過去用手一攔。說你走不了。小興兒詫異道。豈有此理。你們是來尋他的。並不是來尋我的。憑甚麼攔着我不放走呢。馬升道。我們謝大老爺有諭。說宅裏的二爺們。逛私門子。全是你們一起人引誘壞的。叫把這家裏所有的逛客。一概帶到宅中。聽候發落。你如何走的了。小興兒道。你胡說。我逛私門子。與你家謝大爺甚麼相干。他既不是警察。也不是提督衙門的兵。管的着這些事嗎。說罷仍要往前行走。又被牛順一把揪住。說你要知趣的。好好隨着我們走。要不然。先把你細上。抬也把你抬回宅去。小興兒急了。向小喜兒嚷道。你們宅裏的人。爲何這樣不講理。惹不起官兒惹皂隸。你難道瞧着不管嗎。小喜兒忙向牛馬二人道。你們別胡鬧。揪人家作甚麼。此時馬升可不客氣了。厲聲說道。你這人太不識抬舉。我們說多

少好話。請你回宅銷差。你是連捲帶罵。橫豎我們倆的差使。也幹不下去了。與其空手回去。挨一頓皮鞭子。趕出府門。到不如帶你兩個回去。老頭子隨便怎樣發落。無論怎樣。宮保萬不至槍斃我們。至不濟鬧一個斥革。我們總算公事公辦。這兩頭兒的氣。我們是受不了的。又向牛順道。牛二哥。你想我這話是不是。咱們別敷衍啦。牛順本來也一肚子氣。因見馬升敷衍他們。自己不便單獨作惡。如今見馬升翻了臉。他也樂得出一出氣。便厲聲答道。本來早就應當這樣辦麼。小孩子家懂得甚麼叫面子。我們把他倆帶回去。叫他到老頭子跟前討面子罷。說着便一把揪住小喜。說咱們走罷。不用在這裏磨煩。馬升也揪住小興兒。一直拉出門外。二人到此時。知道再掙扎也沒便宜。只得隨着出來。小喜兒道。難道就這樣拉拉扯扯的回宅去麼。你二位方便方便。咱們僱四部人力車。一同回去。也可以快一點不好麼。牛順說可以。立時喊了四部車子。頭一輛坐的是馬升。後一輛坐的是牛順。當中却是興喜二人。好像押囚犯似的。一直押回項宅。下車給了錢。一齊進來。門上見他們回來了。向牛馬二人道。老頭子急的直發瘋。在花園坐了堂了。你們快去罷。再晚一刻。要派衛隊去抓人呢。馬升向小喜冷笑道。如何。此時小喜也有點膽怯了。醜媳婦也得見公婆。只得連挪帶蹭

的。到花園去。只見花園的過廳。電燈輝煌。裏裏外外。站着不少人。小鹿兒眼快。見他們回來了。忙迎上去。拉了小喜的手。低低叫了一聲二哥。你今天受委屈了。小喜也低聲問道。三弟。今天老頭子爲甚麼生這大氣。小鹿兒道。全是小白惹的。他不知那裏去了。老頭子查點家人。單短了他同二哥。便一疊連聲的。說二哥帶他逛去了。要把你二人抓來。你上去要說沒見着。他的火兒更大了。你頂好說一同出門。他到前門外去逛。約我我沒敢去。恐怕宅裏有事。好在他也沒在這裏。死無對證。老頭子自然不會朝你發氣了。小喜說多謝指教。來至過廳外。牛馬二人。先上去回。說白雲不會看見。現只將小喜帶到。還另外抓來一個叫小興兒的。大福瞪眼罵道。去了這半天。只拿得一個來。沒用的東西。先將小喜給我帶上來。下面便喊道帶小喜。小喜戰戰兢兢的進來。朝上跪下。大福拍桌子問道。混帳鬼子。你跑到那裏去了。小喜道。只在一個朋友家裏坐一坐。並沒敢出城去。大福道哼。好體面朋友。你再說朋友。我把你嘴打爛了。小喜兒低着頭。一句也不敢響了。大福又問他。白雲到那裏去了。小喜却照着小鹿兒的話。回了一遍。大福果然不往下問了。只喝道。你們不告假。私自出去胡逛。這還了得。來來。給我跪在那一邊。這時已經一點鐘了。過了三點。纔准

你起來。這是便宜你。要不然。先用皮鞭子抽你一個飽。小喜只得委委曲曲的。自己走到那一邊跪下。大福又叫帶小興兒上來。衆人把小興兒擁至廳中。小興兒却立而不跪。大福詳細看了他一回。彷彿在那裏見過。只一時想不起來。便喝道。你是那裏的野孩子。敢大膽帶着宅裏的人逛私門子。今天犯在謝大爺手裏。不死也活剝你一層皮。小興兒道。謝大爺。你宅裏人逛私門子。與我甚麼相干。你又不是地方官。怎麼私立公堂問起案來。大福被這一頂。立時氣了。冷笑道。我豈但私立公堂。今天還要用刑拷你呢。來來來。先把他按翻了。抽二十嘴巴。打完回來再問。馬升答應了一聲。便要動手。小興兒急了。嚷道。謝大爺。你不看僧面看佛面。饒了我罷。誰不知我主人是莊中堂。你打了我的嘴。便是打了中堂的臉。中堂同這宅裏是親戚。你難道連這一點面子不給留麼。大福一聽。驀的想起來。他是莊之山的貼身小廝。按說饒了他也就完了。偏偏大福是執拗性成。一聽這話。氣更大了。罵道。你拿大帽子來壓我。以爲我就不敢打你了。我打完了你。還拉着你去見中堂啦。你要曉得我家宮保的勢力。在你家中堂以上。你就是把中堂親自煩了來。我也不怕的。大福提出宮保兩字。小興兒忽然心血一潮。不覺脫口說道。你呀。不要吹了。你家宮保。眼看着連腦袋都保不

住了。看你狐假虎威的。還能逞上幾天強。謝大福一聽這話。想起方纔休息室的事來。心說小興兒多半許知底。我到不可得罪了他。想到這裏。不覺哈哈一陣狂笑。自己跑下位來。拉了小興兒的手。又將馬升一脚踹開。還罵道。糊塗東西。你怎麼認真打起來了。我這是同興二爺打哈哈。鬧着玩呢。他是莊中堂駕前第一紅人。我長了三隻手。也不敢打他啊。又朝着小興兒笑道。兄弟。你不要生氣。愚兄同你湊個趣兒。你難道還怪我麼。大家一看這神氣。又是詫異。又是好笑。心說這老頭子。多半是瘋了。方纔惡眉瞪眼的。恨不把人吃了。一轉臉又這樣低心下氣。小婦殷勤。開玩笑也沒有這樣開法啊。大家賭氣全漫漫退開。大福却拉了興兒的手。說咱哥兒兩個。到內室去談談罷。小興兒此時。也鬧得茫然不解。問大福道。我一個人的謝大爺。你這是甚麼毛病。你要打自管打。你忽然同我這樣套近。我到害起怕來。不是旁的。你拉我到內室去。莫非是偷偷害死我麼。大福笑道。兄弟。你不用害怕。我決不是害你。咱們找個地方談談心。小興兒道。大爺。你要是講交情面子。你放了我罷。我吃罷飯。烟癮沒過好。就被你們抓了來。我還癮着呢。大福道。這是甚麼重要事。有好大烟給你吃。說着便將他拉到自己屋中。喊一聲來呀。小鹿兒高聲答應。走進屋中。大福吩咐

道。你將陳師爺的烟具。替我借了來。另外要一盒大上公膏。小鹿兒應了一聲去了。不大工夫。果然連烟具帶烟。一齊拿了來。放在鐵牀上。將燈燃着。大福忙讓興兒躺下吃烟。小興兒真癡急了。毫不客氣。一歪身子。歇在牀上。拿起杆子來燒烟。大福坐在旁邊陪他。小鹿兒乘此機會。回道。請示大爺。外邊跪的小喜兒。可否將他放起來。大福尚未回答。興兒忙插嘴說道。真是把我癡糊塗了。謝大爺。你既然這樣高待我。却仍罰他在外面跪着。我心裏如何能安。請你高抬貴手。饒了他罷。大福笑道。看老弟的面子。便宜這個猴子鬼子。遂對小鹿兒說。你去叫他起來罷。也不必到屋裏來謝我。你們俱在外面伺候。不叫不要來。小鹿兒答應去了。這裏大福陪着小興兒。直吃了有兩刻鐘的烟。他的癡纔過好。大福親手到茶給他喝。又捧出西洋點心來叫他吃。小興兒漫漫吃。大福却用話引逗他。說這幾天中堂忙的很罷。小興兒歎口氣道。誰說不是呢。自從兩宮晏駕。這位攝政王爺。大權獨攬。他那脾氣。又是婆婆媽媽的。一件事不定要議多少回。也議不出一點眉目來。他是一時一刻。離了中堂也不成。中堂說的話。他又不肯聽。就以今天這件大事說罷。他……小興兒說到這個他字。頓了半天。又咽回去了。大福忙追問道。兄弟。你這叫怎麼說話呢。小小的人。為何好

說半語子話。不是老哥哥說你。這可不是好毛病啊。小興兒臉一紅。又遮飾道。老伯伯。你別這樣稱呼。我小小的年紀。可担不起。大福道。既然如此。我就叫你老賢姪罷。小興兒笑道。這不完了。你老人家。這大年紀。何必鬧客氣呢。大福道。你到是說正經的啊。我可不能聽半句話。他到是怎麼樣呢。小興兒遲遲疑疑的說道。這件事關係太大。我可不敢說。說錯了怕要掉腦袋呢。大福哈哈大笑道。到底你們年輕人。一點見識也沒有。如今的朝廷大事。連敲梆子打鼓兒的。全要議論一番。你至不濟是中堂的親隨。常言說宰相門前七品官。你就是在大庭廣衆去說。也沒有人敢拿你的短兒。何況在這屋裏。出你之口。入我之耳。我這們大年紀。難道還拉老婆舌頭不成。小興兒想了想。答道。其實說也沒甚麼。只是這裏面還牽涉着宮保呢。我有點說不出口來。大福道。豈有此理。既牽涉宮保。你更該說了。一者宮保同中堂是兒女姻親。也算是你的半面主人。有甚麼事。你就應當報告纔對。再者宮保的爲人。慷慨大量。你說錯了。也担不着不是。如果說對了。還要重重賞你呢。你何必這樣吞吞吐吐的。小興兒本是小孩子。那裏禁得大福這樣連蒙帶騙。便低聲說道。我也不希望甚麼賞。只求老伯伯別對旁人說。免得傳到中堂耳中。說我洩漏了他的機密。那時我的飯盆子。

可就保不牢了。大福道。你自管說罷。我決不能對旁人道及一字。小興兒輕輕咳嗽了一聲。又喝了一口茶。潤一潤嗓子。然後低聲道。是昨天夜裏二更以後了。忽然攝政王府。打來電話。是中堂親自接的。這一天正赶上我值日。因此隨在中堂身邊。聽得很清楚。也不知那邊說些甚麼。中堂却連聲答應。說我這就前去。掛上耳機。便傳伺候。却不叫套馬車。只叫套了一輛破騾子車。又吩咐不許點大學士的燈籠。却點了翰林院的燈籠。在我以為必是到王府去了。那知道他老人家上了車子。纔吩咐進東華門。後來進了內東華。有王爺派的人。在那裏迎候。叫一直拉進宮去。毋庸下車改乘肩輿。這真是從來未有的異數。所以我也隨着進去了。後來將車子卸在內總管處。趕車的到下人屋裏坐了。小太監却將我領進總管的休息室。此時已經換了張總管了。叫甚麼張得祿。這屋子收拾得像仙人洞一般。連坐褥靠墊。全是白緞子繡花平金。十幾盞電燈。拚成的一個蓮花瓣兒。射得我睜不開眼睛。桌子上那一塊桌巾。聽說是俄國定織的。恆三千幾百塊錢呢。還有那……大福到此時。已經聽得不耐煩了。忙攔他道。算了罷。誰叫你在這裏開嘮呢。你倒是說正經的啊。小興兒也笑了。說你老人家不要着急。慢慢的就說到正經上去了。領我來的那個小太監。跟我很不錯。還倒茶給我

喝呢。我向他打聽。說三更半夜的。尋中堂作甚麼。他回說不知道。後來又對我說。是皇太后把王爺召進去。拿出兩個紙條兒來。交派王爺。叫趕緊辦。王爺嚇得變貌變色的。跪下叩頭。說恐怕辦不到。皇太后惱了。說你親哥哥被人害死。你都不想給他報仇。要你這兄弟作甚麼。況且這是兩宮遺詔。你如果不辦。便是抗旨。我可以請家法處治你的。王爺聽了。慌作一團。連連碰頭。說臣這就下去辦。但必須將莊之山叫進來。同他商量一個萬全法子。不要打草驚蛇。反到誤了大事。太后氣哼哼的說道也好。你就趕緊去同之山商量罷。王爺下來。立時用電通知府中。叫府中再轉請貴上。以後的事。我可就不知道了。小興兒說到這裏。大福已經嚇得面色如土。顫聲請道。你你！你以後又聽見甚麼消息。快快說。小興兒道。不大工夫。又進來一個小太監。直眉瞪眼的。跑進來。因為屋子大。也沒有看見我。冒冒失失的。對那個小太監道。老三。你猜太后要殺誰。敢情是要殺老項。那個小太監。朝他擺擺手兒。他方纔看見我。不覺大驚失色。忙問這是誰。你為何把他帶到這屋來呢。那個叫三的。回說。老七。你不要害怕。這是莊中堂的貼身親隨。老七忙過來同我拉手。低聲囑咐我道。方纔的話。你千萬記住。在外邊不要提起。這事關係的太重了。倘或事先走了風聲。

不但你的腦袋長之住。連中堂也担不起這個處分。方纔王爺有諭。如果內扇的人。私傳消息。查出來活活打死。這屋裏只有你我三人。千斤担子。可全在你身上了。我說二位自請萬安。刀擱在脖子上。我也決不說一個字。如今老伯伯這樣追問。我實在藏不住。你老人家。千萬可不要再對旁人說了。大福聽罷。又是害怕。又是好笑。只得順口敷衍他。說我決不對旁人說。你自管放心。你還是吃大烟罷。今天晚了。就住在這裏。明天早晨。我套車送你回宅。說罷立起身來。到外邊小解。偷偷的將小喜叫了來。囑咐他將興兒拌住了。不許他走。也不許他睡。我有緊要事。即刻就回來。說罷一直奔項宮保的休息室。護衛見是謝大爺。忙開門將電燈捻起。大福先查一查暗號。知道宮保住在第七房姨太太屋中。連忙將電話移過去。不大工夫。項子城親自接談。問是甚麼人。大福回道。是謝大福。有緊要事。必須即刻面稟宮保。務必請宮保速來休息室。遲了恐怕有誤大事。子城回說就去。他心裏却怔忡不定。因為方纔有寄柬留刀的事。更不敢冒昧前往。却派一名丫鬢。名叫小倩的。到休息室看一看。如果只有謝大福一人。你便將他帶到我這屋來。小倩提着紅紗燈。一直向休息室來。護衛見是內眷。全恭恭敬敬的。站在一旁。小倩推門進來。見大福正在屋中抓耳撓腮。看神氣

像很着急的。一見小倩提燈進來。以爲必是宮保到了。忙垂手侍立。却不見宮保的影兒。忙問小倩道。宮保還沒到麼。小倩道。宮保已經起來。傳話派我來叫大爺。大爺快隨我到七姨太太房中。有話到那裏去講罷。大福從來未到過姨太太屋中。聽了這話。遲遲移移的。不願前往。小倩催道。快走罷。宮保囑咐不叫耽誤工夫呢。大福無法。只得隨着他。走到七姨太太門外。立住脚。小倩先進去回。宮保說叫他進來。小倩掀起皮簾子。大福走進。這屋中的暖氣。將他逼得喘不上氣來。原來項子城最怕寒冷。他冬天住的屋子。不但有汽管。而且四圍牆上。全糊着狐皮。尋常人進來。便得出一身燥汗。大福進門。便覺頭昏腦暈。再看宮保坐在軟榻上。穿着短衣服皮襖皮褲。這是外間。七姨太太躲在裏間。不曾出來。宮保問道。三更半夜。又出了甚麼大問題了。大福左右一看。並無他人。便低聲將方纔小興兒的話。回了一遍。自己又進言。說看這情形。只怕一半天內。便要發生變故。請宮保早打主意纔好。項子城聽了。略一沉吟。說你快把興兒叫了來。我要當面問他。大福答應一聲。忽忽出去。不大工夫。將興兒帶了來。宮保却和顏悅色的。同他講話。此時興兒已經嚇得抖作一團。項子城笑道。難得你肯報信給我。足見你這小小的人。心眼很好。我不但不難爲你。還將

你收到我的宅中。派一名管事。總比在中堂宅中。掙的錢多。你要知道。如今既洩漏了機密。莊宅你是去不得了。回去必有危險。你就死心塌地。伺候我罷。我必能格外抬舉你。小興兒忙跪下磕頭。謝了宮保。子城又問道。你看中堂的神氣。是發愁呢。還是歡喜呢。小興兒道。中堂自昨夜回來。愁鎖眉尖。連飯全不會吃。也不知要起甚麼稿兒。提起筆來。又放下。放下又提起來。寫兩句。又揣在懷裏。恐怕旁人看見。今天夜裏。又到宮中去了。以後的事。小的實在不知道。也不敢妄回。項子城道。我帶你到天津去。你可願意嗎。小興兒道。小的願意。只是在莊宅的衣服東西。可拿不出了。子城笑道。這是小事。你的衣裳東西。值多少錢。小興兒道。不過值四五百塊。子城向大福道。你帶他到帳房。支一千塊錢給他便了。小興兒又磕頭謝了。子城又囑咐大福。快給東車站打一電話。問他早起第一盪車。準在甚麼時候開行。大福領興兒去了。少時又回來。說車站回話。準在夜間五點二刻開行。此時却見項宮保。已經換了裝束。灰布皮襖。青布皮馬褂。黑羊皮帽子將臉捂上。大墨鏡罩着眼睛。不但看不出面目。打扮却很像一個生意人。傳諭叫殷洪勝同小興兒。隨同前往。那殷洪勝便是衛隊頭目。外號叫殷大個子。精通武藝。膂力過人。五七十壯漢。不是他一人對手。

。向來宮保出門。全是他隨駕護衛。並且其人心地熱誠。只知有宮保。不知有他人。若遇着危險。便叫他替宮保去死。他也樂意。因此項子城待他十分優厚。每月二百元薪水不算。還另外給他置買田產。又將伺候大姨太太丫鬟阿梅。賞給他作媳婦。所以殷洪勝更死心塌地。報効宮保。此番宮保突然遇着了這種險難。除去避地之外。更無他法。只得將他長子可敬。叫至跟前。囑咐不要聲張。倘有意外。打電報到天津中州會館。另外再拍一電。至德國領事館。如能通電話。也可與我天津宅中通一電話。家中人口。到了緩急之時。可到江米巷德國使館。避一避風頭。又囑咐謝大福。好好照料家庭。便催殷洪勝。也換了裝束。扮作商舖夥友模樣。腰中帶了盒子砲。同鋒利的七首。又叫小興兒換了粗布衣裳。扮作學徒模樣。然後自己披上風皮。殷洪勝只提了一個小皮包。馬車已經套好。三人忽忽上車。直奔車站。及至來到站上。纔交四點三刻。項子城帶着殷洪勝。直上了三等車。小興兒却去打好了票。然後趕至車上。三人揀了一個背靜坐位。小興兒鋪好了毡條。就請子城躺在上面。假裝有病。臉朝着裏。小興兒坐在他旁邊。殷洪勝却侍立不動。不大工夫。車便開了。開至廊坊落空。沿路之上。全有軍隊稽查。見子城面朝裏躺着。不免要問。幸虧小興兒隨機應變。說這是

我們掌櫃的。因爲他病了。我們將他送回天津老家。軍隊也就不往下問了。偏偏來至楊村。這個稽查軍官。是一名營長。姓李名叫培基。是項子城在小站練兵時。親手提拔的人。年紀不過二十四五。在隨營學堂畢業。項宮保因看他爲人機警勤勞。便拔他作了連長。後來段吉祥也看他不錯。又提升營長。派在楊村駐紮。每日起牀很早。凡過往火車。他必要自己檢查。從不假手他人。活該湊巧。這一回查至三等車中。見一名彪形大漢。挺然侍立。遮着一個睡臥的人。旁邊又坐着一個年輕學徒。他見了。便有些疑惑。仔細看那大漢。又彷彿有些面熟。只是一時想不起來。只得問道。你們是到那裏去的。殷洪勝道。我們到天津去。李培基又問道。那躺着的是你甚麼人。殷洪勝道。是我們鋪子掌櫃的。因爲害病。送他回家。所以不能起來。李培基道。他自己不能起。你攙他起來。我要當面看一看的。殷洪勝道。他是一個有病的人。好容易睡着了。再叫他起來。就要半天不舒服。請老總行一個方便罷。李培基聽大漢管他叫老總。心中不痛快。因爲他身爲營長。差不多全以大人呼之。這老總二字。乃是當兵的普通名稱。他聽了。心說好大口氣的買賣人啊。我非看一看病人不可。便沈下臉來。對大漢道。我們這是公事。不懂得甚麼叫方便。你快把人扶起來。不用費話。殷洪勝

的火氣。已經提高有三千丈。有意要發作。心說使不得。這次同宮保出來。關係很大。倘然走漏了風聲。那還了得。況且這李培基。我又認得他。他也是宮保的人。彼此一照面。他倘然喊叫出來。更有許多不便了。想到這裏。只得和顏悅色。再用好話央求。小興兒也幫着他說。誰知李培基更動了疑心。非看一看。決不肯下車。殷洪勝急了。冷笑道。李營長你怎的這樣不識趣。我告訴你。我們這病人。形容可怕。你倘然見了。要將你嚇矮了半截。到那時。你可不要瞞怨我。不關照你。李培基聽他呼出姓來。益發覺着這事有點蹊蹺。索性更不客氣。非看不可。並且說你們形跡可疑。不用拿話來威嚇我。殷洪勝見此情形。知道這一關是決躲不過了。便輕輕拉子城衣裳。低聲說道。請掌櫃的抬一抬頭。這位老總一定要看看你呢。方纔他們所說的話。項子城全聽個清清楚楚。知道李培基。辦事認真。不同他打照面。他決不肯走。便側身坐起來。一轉臉。用手將墨鏡望上一推。緊跟着又搖一搖頭。李培基同他一對眼光。早嚇了一個寒噤。纔要請安。腿剛蹲下去。項宮保却冲着他搖頭。他連忙又立起來。在一蹲一立之間。他忽然生出急智。對殷洪勝道。我當是誰呢。原來這病人是我表叔。忙自己過來。仍扶項宮保躺下。却向帶來的四名軍士道。你們下去三個人。只留郝得

元在車上。隨同我到天津。好將我表叔送至家中。明天不回來。後天一準回來。三個人答應着去了。這裏李營長跨着刀。在殷洪勝旁邊。並肩侍立。又吩咐郝得元。快去沏一壺好茶。叫飯廳上預備三份上好的西餐。另外用鴨湯臥四個鷄子。越嫩越好。趕緊送到這裏來。郝得元答應一聲。忽忽去了。這三等車上的人。看着很爲詫異。一個個交頭接耳。說方纔這李營長。威風凜凜。硬要拿病人開心。怎麼一轉臉。又這樣殷勤起來。有的說這是李營長篤念親情。因爲病的人是他表叔。所以特別照應。那神經過敏的。却搖頭不信。說縱然是他表叔。人家已經有兩位伴送。他又何必加入。況且他身爲營長。這楊村是他的駐在地。他怎好因爲親戚。擅離職守。看起來。這裏邊一定不能有明言的原故。不過他借詞罷了。更奇怪的。是李營長站在旁邊。有多少人因爲他是軍官。全讓個座位給他。他始終不肯坐下。少時飯菜全到了。還挾了一張小炕几來。放在就地。菜飯擺好。李營長又不敢驚動他那表叔。低心下氣的。請那大漢去叫。殷洪勝過去。低低問吃不吃。那位舖長。慢慢坐起來。說我喝一點雞子湯罷。小興兒忙將雞子湯捧過。就他手中。喝了兩口。又將四個臥雞子。全喂了他。又照舊躺下。只說了一句。你們隨便吃罷。那三人聽了。如奉旨一般。立時將三份大餐吃完。

少時到了北倉。李營長取出鉛筆來。從日記本上。扯了一塊紙。簡單寫了幾個字。又從衣袋內。掏出一個膠口信封。將寫的字封好。交給郝得元。附在他耳邊說了幾句。郝得元便急急忙下車去了。不大工夫。車到了天津老龍頭車站。殷洪勝同小興兒。一邊一個。攙扶着項子城下車。李培基却提着皮包。在後面跟隨。項子城故意將皮帽子一拉。將臉蓋住。混過車站。站上有現成的馬車。叫過一輛來。子城坐在裏邊。小興兒站在車後。殷洪勝同趕車夫。並肩坐在馬車的前邊。李培基自己叫了一部人力車。在後面跟隨。殷洪勝吩咐車夫。一直拉到德國地。却還不肯說出地名。直等進了德國租界。纔告訴他某街某里。項公館。馬車夫知道是從前北洋大臣的住宅。那敢怠慢。緊加了一鞭。轉眼間已經來到。站門的巡捕。認得是宮保回來了。連忙恭恭敬敬的。舉手立正。子城下車來。朝着他略點一點頭。又吩咐道。你暫且不要對人說。我是回家養病。怕見客的。巡捕應了一聲是。他方纔進去。看門的見宮保回來。他心中很是詫異。怎麼預先沒有來信知會呢。一個出來迎着。一個喊進去報信。原此時宅中。只有宮保的正太太余氏住着。因為這位夫人。看不慣那十幾房姨太太。羣雌粥粥。妒寵爭妍。終日的鷄吵鵝鬪。所以躲到天津來。倒賺一個眼不見心不煩。有幾個公子小

姐。也隨着太太。在天津從師讀書。在他們作夢也想不到。宮保突然回來。家人喊着。太太正同一羣公子小姐吃午飯。連忙將飯盃放下。迎接出來。一看這神氣。不覺吃驚。忙問道。老爺到天津來。爲何預先也不通個信呢。倒是叫人到車站接一接啊。子城笑道。勞太太掛心。我這次因爲回家養病。所以不敢叫人知道。免得天津這些官兒。又來囉哩。說着走進屋裏。見桌上正擺着飯。便坐下吃飯。太太還要給他添菜。他連忙攔住。說咱們一同吃罷。不用費事了。廚房知道宮保回來。沒等吩咐。便精心用意的。做了幾樣菜端上來。子城食量很好。見有菜飯上來。便放開量的一吃。他從來的脾氣。也不挑吃。也不挑穿。家人弄上甚麼來。他便用甚麼。可是遇着軍國大事。他却一絲一毫。也不肯將就。不能含糊。他作外務部尙書時候。部裏的丞參。及一班司官。全怕的了不得。因爲他對於外交的事。是隨來隨辦。從不許壓過三天。無論大小的事。他全要開一次會議。將本部大小官兒。一律召集到會議室。每人一份紙筆墨盒。他當着大家。將這事原原本本的宣布了。便吩咐他們。要加細研究。當面作一個條陳。應當怎樣回覆。怎樣辦法。交了卷的。還不能放出來。必待大家的卷子全交齊了。他隨閱隨批。等齊了的時候。他便立起來。朝大家宣布誰的意思好。誰的意思

不對。或者全卷之中。無一可取。他然後將自己的意思說出來。果然比衆人完全周密。意思定妥了。立刻叫主管的司官。立時辦稿畫行。有時一件事從白天議到黑夜。他巍然上坐。並無一點倦容。其餘的官兒。可不免飢火中燒。睡魔侵襲了。後來有人建議。說萬沒有俄着辦公的道理。這位老先生。方纔發了慈心。吩咐廚房，預備饌饈粉湯。到了開飯時候。凡會議廳中的人。每人是四個饌饈。一盃粉湯。連他自己也是如此。在前清時代。外務部本是最闊的部。那些司官老爺。終日燕窩魚翅。全吃得耐煩。如今換了饌饈粉湯。反倒覺着非常適口。可見古人說晚食當肉。是一點也不錯的。這個風聲傳出來。大家給外務部起了個名兒。叫作外務書院。因為書院考月課的日子。凡生童前往考試的。到了吃飯時候。全是四個饌饈。一盃粉湯。如今堂堂外務部。居然取法書院。這也算是一段佳話。當日項子城勵精圖治的精神。於此可見。作書的叙這件事。也是寓着無限感慨。如今的外交部。要再尋這樣一個負責任的人。恐怕是沒有了。子城吃罷飯。一個人走到前廳。將李培基叫上來。培基見了宮保。忙跪下叩頭。說方纔卑弁在火車上。冒言冒語的。衝犯宮保。罪該萬死。求宮保恕罪。子城和顏悅色的將他叫起來。又着實獎勵了一番。說我的部下。全能照你這樣盡職。我是

再歡喜沒有了。並且你有急智。將衆人耳目遮過去。尤其令人歡喜。在北倉站上。你寫字派人去知照段吉祥。更是先獲我心。我回來見了段統領。必然叫他格外提拔你。培基又請安謝了。子城又派他去知會三鎮曹協統。今天晚上。到我宅裏來開會議。培基答應下去。不大工夫。段吉祥先趕到了。因爲他得着信。便坐軋車趕了來。下車一直奔宮保公館。子城請他在內室相見。段吉祥請過安。便問宮保爲何來的這般慌迫。莫非北京城發生甚麼大問題了。子城遂將京裏的情形。略略說了幾句。吉祥氣得跳起來。說這還了得。他們敢動宮保一根寒毛。我立刻帶兵殺到北京城。我們北洋六鎮。索性反了罷。大家扶保宮保登基。倒看他們這些王爺鬼子。有甚麼方法對付我們。子城急的直朝他擺手。說老弟。你怎麼先領着頭兒胡鬧。這個風聲傳出去。我的罪過更大了。我請你們來。就怕的是你們知道這個消息。大家不平。鬧出事來。你是我的心腹。怎麼倒不體貼我的意思呢。段吉祥諾諾連聲。說職鎮並不是魯莽決裂。不過這種情形。實在叫人忍不下去。子城留着他吃過飯。掌燈時分。曹虎臣。盧長瑞。王占魁。李粹。張慶蘭。一班北洋派的健將。全都聞風趕到。大家同坐在議事廳。立等宮保出來談話。子城携着段吉祥的手。步至前廳。衆人全搶上來請過安。如雁翅一般。排

列兩旁。宮保又將在京情形。說了幾句。並囑咐大家。千萬要恪守紀律。不要因爲我
一個人。闖出禍來。反倒使我心裏不安。這其中惟有曹虎臣張慶蘭二人。磨拳擦掌。
恨不即刻攻下北京城。將宣統趕掉。保項宮保作了皇上。纔出這一口怨氣。坐中惟有
李粹。深沉雅量。說此事我們大家。先少安勿躁。聽一聽北京信息。究竟如何。然後
再定辦法。子城也極踴躍贊成此議。正在高談。家人說北京有電話到來。要知電話中說
的甚麼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寄柬留刀。寫得威稜可畏。你不助滿奴殺二人。我亦不助滿奴殺你。
可見大盜心中亦有公道。項城不肯忠於清室。雖係奸雄別有企圖。然爲漢族復仇
吐氣之胸懷。亦自不可湮沒。作者常謂天之生項城。專爲覆滅滿清。假如當日無
此人。革命成功。尙須俟諸二十年後也。

寫小喜之驕橫。恰是大宅門小廝身分。一種無知口吻。不知作者何以竟能描寫入
微。

私門頭與明娼寮。神氣又迥乎不同。寫來處處逼真。令閱者直如身歷其境。

興兒之半吞半吐。大福之見風轉舵。一面寫無識小兒。一面寫深心老僕。紙上有

人。呼之欲出。

第三十二回 冒雪登車門開鬧市 披蓑垂釣計騙旂員

原來項子城出京的那一天。忽然霹靂一聲。朝廷特降了一道上諭。大意是說。外務部尙書軍機大臣項子城。宣力有年。朝廷本不忍輕於放棄。無奈他染患足疾。步履艱難。上朝時跪拜趨躄。諸多不便。該大臣懇請開缺。回籍調治。若不允准。殊失朝廷體恤老成之意。項子城着以原品休致。回籍養病欽此。這道旨意發下來。一個北京城的官僚士庶。全詫異的了不得。甚至東西洋各國公使。也都到外務部探聽消息。全說項宮保是好好一個人。並無絲毫病痛。這旨意却是從何處說起。一傳十十傳百。鬧得沸沸揚揚。滿城風雨。單說項宮保的大公子可敬。他現在也作京官。是商部的參議。在部中見了這道上諭。又驚又喜。驚的是他父親丟官。預先連一點影子全不知道。喜的是僅止丟官。尙未發生意外。總算是天大的微倖。自己匆匆離了商部。跑回家來。將這消息。報告與他那十幾位庶母知道。纔說了三兩句。家人在外邊傳話。說莊中堂宅中。有緊要事。即刻請大少爺前去談話。可敬不敢怠慢。立時坐馬車來到莊宅。好在他們既係世交。又有姻親。也不用門上回。他便一直跑到中堂的書房。中堂的公子莊

衡。忙迎出來。叫了一聲老弟。後邊坐罷。家父現在後堂吃飯呢。可敬道。姻伯正在用飯。不便打攪。小弟先同大哥。在書房坐一坐罷。莊衡道。這倒不必。因為家父急待你談話。我們是至親。不必拘這小節。說着將可敬領到上房。莊中堂正在一個人吃飯。滿桌擺的。也有雞鴨。也有魚蟹。也有海菜。也有鮮菜。也有菜蔬。也有點心。橫七豎八。却擺滿了一桌子。他老先生據案大嚼。也沒有一點秩序。這塊魚未曾吃完。又將那枝葡萄抓過來。一顆一顆的摘着。往嘴裏送。一見可敬進來。他也不起身讓坐。只略點一點頭。說你坐下罷。沒吃飯。同我在一桌上吃。可敬說吃過了。其實他真不會吃。不過看見這位老中堂。用手抓菜。抓的昏天漫地。滿嘴的鼻涕唾沫。掛滿了鬚鬚。油汁菜湯。淋淋漓漓的。布滿了衣袖。項大公子一見。惡心直要嘔吐。那裏還敢合他同桌吃飯。只遠遠的坐下。莊中堂一壁吃着。說道。因為你父親。鬧的我兩天沒吃一頓飽飯。好容易纔搪塞過去了。這頓飯纔吃得安頓些。可敬只有唯唯喏喏。也答不上一句話來。好容易等他吃完了。家人將菜飯抄下去。他也不嗽口。不淨手。只用皮襖袖子。將嘴擦了擦。家人裝上一袋旱烟來。他吸了兩口。然後對可敬正式談判道。老賢姪。險得很呀。也不知何人向太后進了讒言。說你尊大人久蓄反志。將

要圖謀不軌。特地將攝政王爺叫上去。吩咐將你尊大人。拿交司法部問罪。莊中堂說到這裏。早把可敬嚇得立起身來。低聲問道。這罪過如何担得起。全仗姻伯周全了。莊中堂道。你不要害怕。聽我細細告訴你。幸虧這位王爺。隨機應變。沒肯應承。說這件事關係太大。臣一人不敢主張。必須將莊之山叫進來。同他商議。他如以為可辦。再辦不遲。太后便刻不容緩的。把我叫進宮去。將這意思。全對我說了。問我怎樣辦好。老倅你想。咱們這樣親戚。我聽了。心中如何不急。立刻碰頭回奏說。這事有三大不可。務必請太后收回成命。太后沈着臉。問我三不可是甚麼。我回奏。說現在兩宮賓天。未逾百日。便誅戮大臣。全國聞之。必以為摧殘老戎。人心解體。這是頭一樣不可。新主登基。理宜頒行大赦。如今反殺戮朝臣。豈是吉祥之兆。這是第二樣不可。項子城久任封疆。綽有成績。其部下武人既多。且深得東西友邦的景仰。一旦治他的罪。武人頭腦簡單。不知內幕。必以為朝廷薄待功臣。將來倘發生戰事。恐不肯效命疆場。致身報國。就是外國人。也不免引起一種誤會。這便是三不可。臣是替國家設想。是否有當。還請太后聖裁。皇太后被我這一套話。給問住了。一時答不上來。思索了半天。說你的話固然也有理。但是項子城留在朝中。終久不妥。發遣出去

罷。我想把他發到黑龍江去。効力贖罪。你看好不好。我一想。這個主意更糟了。你父親平日怕冷。怕的很厲害。五六月在天津地方。還要穿佛蘭絨褲褂。如今叫他到黑龍江去。豈不是活要他的命麼。但是無論如何。我此時不敢再頂了。只得回奏。說聖諭很是。容臣下去同攝政王商議。然後再擬旨。進早御覽。皇太后點點頭。說也好罷。你就趕緊擬旨。不可遲延。我答應下來。又再三求攝政王爺說。這黑龍江發遣的話。如何說得出口來。項子城又不曾犯罪。又無人告發。無原無故。把他發出去。中外觀瞻。於朝廷的體面。很不好看。還得請王爺三思而行。那知攝政王也怕太后不依。不敢再上去駁辯了。我想了兩天工夫。好容易纔想出一條主意來。硬着頭皮。上去對太后說。項子城發往黑龍江。這件事還作不得的。太后問甚麼原故。我說黑龍江乃是我聖清發祥之地。該處民風强悍。項子城到了那裏。倘然不肯安分。鼓動民心。他練了多年的兵。本有一部分勢力。若暗中投了去。幫着他搗亂。那地方遼闊。地方官很不容易查考。豈不貽他日之患。所以這法子是極不妥當了。太后說。我要殺了他。你們攔着。如今格外加恩。把他遣出去。你又這樣多慮。到底是怎樣纔好呢。我聽了碰頭奏道。臣倒有一個兩全的主意。在表面上既不露痕跡。而骨子裏邊。却將項某拘禁

起來。使他寸步難行。不知太后聖意如何。太后說。既然有這法子。你說出來我聽。我便回說。項某的原籍。本在河南。如今只須下一道上諭。說項子城因爲足疾。步履艱難。他奏請開缺。回籍養病。項某着以原品休致。回籍養病。用示朝廷優禮大臣之意。這樣面子上並不難看。決然激不起反動來。暗地裏可以授意河南巡撫。及陳州府知府。項城知縣。叫他們暗中監視項某行動。人不知鬼不覺的。摘去了他的大權。有地方官隨時偵查他。也決不敢有軌外行動。並可保全朝廷的體面。豈不是不着痕跡。面面俱圓。請皇太后聖裁定奪。太后想了想。也沒得說。居然照准了。所以我下來便趕緊擬旨。怕的是他中途變卦。如今將賢姪請了來。一者是說一說內幕的情形。免得你尊大人耽心害怕。二者是請你急速補進一篇奏摺來。倒填日子。省我這道旨意沒有着落。並請你轉致尊大人。急速出京回籍。不可在此逗留。你可明白我這意思了。可敬聽罷。忙的立起身來。叩頭致謝道。老姻伯保全家父的性命。小姪先代表家父同我一家人敬謹叩謝。莊中堂親手將他扶起來。說我們骨肉至親。也用不着這俗禮。你倒是急速去預備公事要緊。可敬辭了莊中堂。立刻趕回宅中。吩咐幕友。即時起草。擬得奏請開缺的摺稿。大致看了看。即由幕友繕清。按照遞摺的手續。當日便送至內閣

。全忙完了。天已掌燈時分。又趕緊叫天津項宅的電話。電話局知是宮保宅裏。不敢怠慢。兩分鐘便接上了。可敬在電話中。將這情形。大略的報告了一番。又將旨意念與子城聽了。問有甚麼吩咐沒有。子城回說。我知道了。沒甚麼吩咐的。將耳機掛上。仍回前廳。將電話中所得的消息。對大家說了一遍。又徵求大家的意見何如。依着王占魁張錫蘭的意思。說我們大家。全是宮保的人。宮保既然回家。我們也情願隨你回家。破軍官不作丁。誰也不犯上給清朝効力。衆人聽他二人這樣主張。也有贊成的。也有默然不發一言的。惟有段吉祥盧長瑞李粹三個人。却搖頭不贊成。說我們既是宮保的人。第一得要給宮保保全勢力。我們現在全握着兵權。有這兵權。將來遇着機會。便能幫助宮保。作一番事業。若自己將兵權摘去。我們幾個人合在一處。也不過是幾個空人。縱然跟隨着宮保。不過給他當護衛。宮保駕前。也不缺少我們這幾個護衛。徒然給他添挑費。究竟有甚麼益處呢。子城不覺鼓掌贊成道。到底是這三位老弟的話。所見者遠。我暫時雖然下野。自要我那六鎮兵力。依然存在。將來就不患沒有出頭的一天。王張二位。捨不得離開我。足見高義薄雲。但是目前也不過暫時離別。將來聚首的日子長得很。又何必難過呢。不過我回籍之後。願你們諸位。暫持一種冷

靜態度。彼此心心相印。就是海枯石爛。也不變心纔好。段吉祥聽到這裏。慕的立起身來。對衆人說道。趁着今天。我們大家全在這裏。要對天鳴誓。誰要半途背叛了宮保。有如廳前之樹。他條的將指揮刀拔出來。一個箭步。躡在廳前。將廳前一株柳樹。用力砍作兩段。衆人一齊鼓掌。說砍的好。誰要背叛宮保。我們就以這樹待他。子城見衆人如此慷慨義氣。不覺跪倒在地。說難得衆位兄弟如此。忠誠不二。我項某心裏的感激。嘴裏也說不出。但願此後努力待時。我們是有福同享。有禍同受。衆人也一齊跪下。說宮保請起。不要折了我們的草料。我們受宮保厚恩。雖碎骨粉身。不足言報。宮保那時用着我們。只須傳一個令。赴湯蹈火。在所不辭。子城同大家起來。說衆位兄弟。暫請各回防地。我仍須回北京一次。將私事料理。一兩日內。便回彰德去了。以後京津各方面的情形。請你們隨時報告。如有用錢之處。可向我表弟張金方觀察說一句。多少全可以通融。衆人答應了一聲是。俱各告辭回去。惟獨曹虎臣李培基二人。一定要送宮保回京。還要保護他回籍。纔肯回防。子城拗不過他兩人的意思。只得答應了。當日夜裏兩點鐘。恰趕上有一趟加車。子城是刻不容緩。便乘這一趟車折回北京。偏偏趕上這一夜大風大雪。他隨身帶着殷洪勝。還有小興兒。同曹

李二人。這次上的是二等車。因為三等車的氣味。實在難聞。頭等車上。又怕遇着官場人。再招許多無味的應酬麻煩。因此改乘二等車。二等車上商界人佔大多數。自然沒人注意。轉眼來到北京。天光尙未大亮。可是雪勢下得更猛了。在車上往四外一看。白茫茫的。正如蓬島三山。銀爲宮闕。車到了。殷洪勝同小興兒。一邊一個。將項宮保扶下車來。曹虎臣。李培基。在左右擁着。出了車站。望一望沒有馬車。只得叫了五部人力車。拉回本宅。宅裏的人。萬沒想到宮保回來的這樣快。子城直進自己的辦公室。將謝大福同公子可敬。叫至面前。吩咐他們如此這般。愈速愈妙。回身又到大姨太太房中。吩咐知會各房姨娘。即刻收拾金珠細軟。半天工夫。便要收拾清楚。當日夜車。便回彰德。不得有誤。又派曹臣虎。拿着自己的名片。到京漢路局。對該局總辦說。今夜九點要開一次專車。用花車一輛。頭等三輛。二等三輛。行李車二輛。要秘密預備。不准聲張。此時京漢北段的總辦。是孫鍾麟。他乃北洋候補道。也是項宮保一手提拔的人。這位老先生。爲人忠厚。並沒有官場勢力的習氣。見曹虎臣拿着宮保的片子要車。忙將他讓至自己臥室。含着兩包眼淚。對曹虎臣道。我們大家的宮保。公忠體國。沒想到還落了這樣結果。想起來實在叫人寒心。你老哥既奉宮保命

前來要車。我即刻便在暗中預備一切。決誤不了宮保的行程。虎臣見孫鍾麟這般客氣。便不免要大發牢騷。痛罵朝廷昏聩糊塗。自壞萬里長城。却弄點子乳臭小兒。分據權要。我看他們也樂不上幾年了。早晚總得叫他知道我們漢族的厲害。一席話把孫鍾麟嚇得面色灰白。連連對他搖手示意。不要再往下說了。曹虎臣那裏肯聽。直到出了路局的門。還大罵不已。當日晚間。項宮保宅中。已經收拾得清清楚楚。所有金珠細軟。書畫字帖之類。一律裝箱的裝箱。打包的打包。至於粗笨器具。及一切不值錢之物。滿留在宅中。次日清晨。便貼出條子去。一概拍賣。謝大福領着幾個家人。在宅裏照料這東西。還另外派出兩個人去。在外邊招呼買主。甚麼傢俱舖咧。木器作咧。左右的各商店咧。全叫了來估價。連過往行人。也點手招呼進來。大聲喊着。這裏有便宜貨。半天的工夫。連九城全鬧動了。都知道項宮保已經出京。連宅裏的東西。也一律出賣。有那貪便宜的。老遠奔了去。看着這樣也好。那樣也好。却又不肯出價。明值十塊錢的。張口只喊一塊。賣主在旁邊。只裝作沒聽見。又有喊兩塊的。喊三塊的。謝大福乘着人多口雜時候。站在過廳的台階石上。高聲演說道。衆位老鄉鄰。你們暫且壓一壓聲兒。聽在下對你們談上幾句。想我家宮保。爲官清正。雖然作了多少

年封疆大任。作了二三年軍機大臣。仍然是兩袖清風。一無所有。可憐這一次免官回籍。所有京中欠的帳。同我們當家人的工資。竟是一無着落。宮保只得將傢具留下。變價還錢。作官的下場。鬧到這種樣子。也就可憐極了。你們諸位。既想買這些東西。總要少存一點慈悲公道的心。比如在別家買須用十塊錢。在這裏買至不濟也要出到六七塊錢。這也就算是便宜了。要硬給一兩塊錢。帽子差着一尺。這顯而易見的。是乘人於危。你們諸位想一想。也有點對不起宮保罷。謝大福這一套演說。居然發生了效力。大家紛紛議論。有的說項宮保作了幾十年的官。竟自不曾積下幾個錢。如今鬧得家中所有。全拍賣了還帳。也就太可憐了。有的說宮保實在是一位好官。可恨皇上家偏要免他的職。如今讒臣當道。沒有忠良立足之地。只怕過不得幾年。就要大亂了。有的說亂是一定免不了。只怕到亂的時候。又想起宮保來了。那時我看甚麼臉去起用人家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。謝大福全聽在心裏。預備向宮保報告。果然這些人被話一激。全都還了實價。半天工夫。將宅裏所有的東西。賣了個一乾二淨。通共也有兩千多塊錢。謝大福一千人。便拿着這錢作盤川。也回彰德去了。可是在北京城的社會中。却留了這個紀念。大家全知道項宮保是一位清官。內中只有一個人聽了不服。此

人便是項子城的對頭鐵木賢。他聽幕友對他說。項子城臨走的情形。不覺從鼻孔裏笑了一聲道。老項這種障眼戲法。瞞得過旁人。却瞞不過我老鐵。他在北洋任上。搜了七八百萬。特意將楊石香調了去。給他彌補虧空。這件事誰不知道。後來他作了軍機大臣。外務部尚書。各省督撫。那一個每年不得孝敬他十萬八萬。恩王以下。誰還有他的錢多呢。就連那個外務部。別人作尚書時。每年經常費。不過七八十萬。自從他作了尚書。三次追加。每年竟開銷到一百五十幾萬。這些錢全到那裏去了。還不是都進了他的腰包嗎。如今朝廷趕他回籍。也算是特別的恩施了。他還要作出這假面目來。收買人心。這個人可真要不得了。說到這裏。又問龍華。前些日子。咱們想的那條計策。沒料到又變了卦。這真是出人意外的事。龍華道。這件事總怨晚生用人不當。到如今也不知白朗那裏去。多半叫老項害死了。也說不定。鐵木賢道。不見得是害死。你是不知道。老項那米湯人的手段。比妓女還厲害啦。白朗又是一個粗人。還禁得住他灌上幾碗米湯。保管不打自招。有甚麼說甚麼。連底全賣給他了。當時我就知道那個主意不妥。盼着猛雞奪膝。即刻成功。或者不至發生流弊。要是日子一長了。決沒有不變的理。如今既往不究。我想老項這一回家。他決不肯閉門思過。作一個老實

百姓。他一定還有種種陰謀。若不預防一下子。只怕將來羽翼成了。朝廷還要受大影響呢。龍華道。大人的話誠然不假。晚生想着。如今他既卸了任回籍。最好是責成地方官。隨時的監視他。他縱然有動作。也逃不開地方官的耳目。一有不穩。即時調兵勦捕他。他還能逃上天去。鐵木賢道。也只好如此。目前的河南巡撫是寶芬。他也是滿洲旂人。對於這件事。一定肯格外盡力。我回頭先寫一信去知會他。再請攝政王爺下一道手諭。把這個千斤担兒。完全放在他的肩上。他自然得盡心。龍華道好好。就是這樣辦罷。不提二人定計。再說一說這寶芬的歷史。寶芬本是滿洲廂白旗佐領下的人。由筆帖式出身。升爲戶部河南司主事。沒到一年。又提升員外郎。緊跟着又升山東司郎中。外放坐糧廳。由坐糧廳又放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。又調升山西按察使。署理山西布政使。實授河南布政使。到任未及半年。趕上巡撫林某。內用了倉場總督。便把他升了巡撫。前後七年工夫。由一個小小筆帖式。作到封疆大吏。在不知道的。一定說他是奇才異能。全國中有一無二的幹員了。其實却大大不然。要論寶芬的爲人。文不能提筆。武不能放槍。只天生了一副好像貌。真是齒白唇紅。面如傅粉。又加他有一宗癖好。是專門講究修飾。穿好衣服。單袂皮棉紗。分門分類。連花樣全不許

重。約略計之。總在一百箱子以外。他在京的時候。會同本部的司官某甲。賭穿衣服要一樣的材料。二十天不許重複。那時正在八月底九月初。深秋的時候。官場講穿綢袍。從這一天起。某甲頭一天。穿的是寶藍縐綢袂袍。寶芬也穿的是一樣顏色。一樣材料。第二天某甲又換絳紫縐綢。寶芬却仍然穿藍。第三天某甲穿墨灰縐綢。寶芬仍然穿藍。從此一連七八天。某甲每日必換顏色。寶芬却始終穿的是藍。這一天某甲耐不住了。問寶芬道。你總算輸了罷。寶芬笑道。怎見得我是輸呢。某甲道。咱們定約原說一天換一件。你如今一件藍袍子。倒穿了七八天。可見你就是這一件。還有甚麼臉同人賭。寶芬哈哈大笑道。你是個瞎子。還是近視眼呢。你難道只往顏色上注目。就不看花樣同不同麼。實對你說。我的藍袍子。已經換過八件了。你不信。我取出來給你看看。便吩咐長班。把我連日脫下存在文書櫥裏的七件夾袍。一總拿出來。給某老爺看。長班答一聲者。即刻將衣服取出來。不多不少整整七件。連他身上穿的。一共是八件。果然一件是一種花樣。件件不同。寶芬還笑着說。照這一種顏色的。我還有一八件呢。你不過每樣顏色有一件。也敢同我比較。真真的太不自量了。一席話說的某司官羞慚滿面。從此再也不敢同他賭衣裳了。這事看起來。可見寶芬對於穿衣服。

是極有研究了。何況他目前又作了封疆大吏。有的銀錢。衣服的鮮明。當然更非他人所可及。他因爲衣服多。所以特用了四名家人。專門替他掌管衣裳。各箱子的鑰匙。是隨身帶着。他一天不定要換幾遍。要換甚麼。伸手就得拿來。遲了片刻。他便要發脾氣。所以他一生的精神。完全用在衣服上了。他這回作了河南巡撫。到任之後。別的事一概不曾提倡。惟有對於屬員的衣服問題。確是勵精圖治。不肯草率。他每逢傳見屬員。必要演說一回。說當日孔夫子還說。正其衣冠。尊其瞻視。何況政界中人。是四民的表率。若穿的衣服太不體統了。最容易招人民輕視之心。何況新學說上說。人必先有形式。然後纔能有精神。形式者精神之所寄。諸位老哥。對於這件事。千萬要特別注意纔好。常言說上行下效。捷於影響。自從寶芬這一提倡。河南官場的風氣。爲之一變。上至司道。下至佐雜。身上的衣服。無不嶄然一新。當時開封省城祥字號綢緞舖。全作了好買賣。所存的綢緞。一律賣淨。趕着打電報由上海催貨。在從前時候。上海出了新花樣的綢緞。必先運在京津。等京津賣俗了。然後纔到濟南開封太原各省城。如今有寶芬這樣提倡風氣。上海的新貨。居然先到開封。每逢運來一種新樣的綢緞紗羅。那瑞林祥老板孟廣才。便秘密的挾着這正新貨。掌燈以後溜進院署。

去見寶芬。特意給他送去。價錢隨便開。並不計較。可是廣才在門房同管衣裳的家人手內。也花錢不少。所有這種新料。必須大帥已經穿到身上了。然後纔准賣給別的官兒。俟等閩省官吏。將這新料的衣服穿齊。大帥却又換新樣。寶芬終日以此自豪。視爲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。各屬員也全知道他這毛病。雖然有了新樣衣服。在他未穿過以前。也決不敢輕易穿出來。恐怕招了他的嫉妒心。與自己前程不利。孟廣才借着這一條門徑。在大帥面前。居然成了第一個紅人。寶芬因爲歡喜他。便想抬舉他作官。居然附在河工保案內。保了他一個即補同知。廣才平地得了官。真乃意外之喜。連忙穿上五品補服。戴上水晶頂兒。到院上去謝保。見了寶芬。磕頭如搗蒜。連說卑職是一個生意人。蒙大帥這樣抬舉。雖粉身碎骨。無以爲報。寶芬忙將他拉起來。說老孟。你我的交情。用不着客氣。你以後隨時留心。上海出了甚麼特別新樣的材料。叫他們趕緊運來。不要遲延。就算是你報答我了。廣才道。這件事全在卑職身上。敝號在上海。自己有廠。織出頭一疋來。便用快郵給大帥寄到。無論他北京天津。全得穿在大帥後邊。本省更不用說了。寶芬聽了。自然格外欣喜。又應許委廣才一種優差。以酬其勞。廣才又謝了。方纔退下去。果然未出十天。便委了廣才爲藥牙局提調。這藥

牙局提調。乃是開封數一數二的優差。因為河南出藥材最多。省城設立總局。凡出藥的州縣。全有分局。無論買賣。全得交一種牙稅。由藥牙局發給收單。然後纔准載運出境。這個局子。每年報効公家。在二十萬上下。其實他們中飽。較比此數尤多。局中有一位總辦。一位會辦。還有一位幫辦。總會辦必是候補道員。幫辦必是知府。然而實權却在提調手中。提調不是候補知府。便是候補同知。前任的提調。姓項名叫可忠。乃是項宮保本族的姪子。他的班次。是個知府。指省却是安徽。他不願到安徽去。硬求他叔叔寫了一封信給林撫台。點名要這提調的差使。林撫台是一個老滑吏。抱着不得罪人的主義。何況是軍機大臣的姪兒。更不敢得罪了。便即日下委。委了他這個差使。可忠到差有一年半。大權獨攬。總辦會辦。也要怕他三分。所以錢着實搜的不少。自從宮保開缺回籍。他的勢力。也隱然一落千丈。省城候補的官兒。凡資格够得上。再有門子的。全想謀這個差使。彼此運動了兩三個月。沒想到落葉歸根。却被一個洋貨店老板奪去。發表之後。大家全驚為奇聞。惟有項可忠。心裏更覺氣憤。他說我這次丟差使。本在意中。倒沒有甚麼難過的。但是接我的人。也得體體面面。是個光明正道的官兒。我交給他也痛快。如今却委了孟某。那姓孟的到底算個甚麼東西

。深更半夜。夾着緞子包兒。肉院署裏溜。兩隻眼睛東張西望。跟小賊兒是一樣。他也配作提調。可真把官場罵苦了。世界上也就有這樣糊塗昏聩的撫台。你愛他留在你身邊。充一名家丁。替你管理衣裳。也未爲不可。你平白的保了他同知。已經把官場糟蹋苦了。你還要委他這個優差。真把我們河南看的沒有人了。你以爲我叔叔開了缺。便制不得你。我倒叫你知道我們爺兒們的厲害。他忽忽的把事交代了。便跑至彰德項宮保的別墅。見了宮保。便訴他那一肚子牢騷。子城只是笑着不答。容他說完了。纔冷冷的答道。你幹了這一年多優差。到底賺了多少銀子。可忠道。不敢瞞叔父。實實在在。賺了九萬多銀子。子城笑道。你要這許多錢作甚麼用。給我送一半來。你留一半。趕緊回陳州老家。置上幾頃地享福不好麼。可忠聽了。雖覺着有些肚痛。面子上却不敢不唯唯聽命。只得由銀行匯了三萬現銀子。給項宮保。其餘的全帶回陳州置地去了。他心裏總覺不痛快。這回狀沒有告好。反到丟了三萬銀子。這口氣如何忍得下去。也是活該寶芬自討苦吃。他在二月間接了北京軍機處一封廷寄。是叫他隨時隨地。監察項子城。可有甚麼特別舉動。他當時也不會十分注意。以爲這不過是朝廷的照例文章。不理就過去了。那知到了四月底五月初。軍機處又來了一封廷寄。說是奉

攝政王面諭。派寶芬至陳州項子城家中。實地考查。他現作何事。秘密呈報。不准稽延。並不准彰明較著。少露形跡。旨意到後。即日前往云云。寶芬接了這道旨意。怎敢怠慢。立時點派了本署兩個文案。一個是候補道祥珍。一個是候補知府泰祺。又點了兩個文巡捕。是恩順恩福。兩個武巡捕。是多興阿清吉。這六名隨員。一律全是旗人。另外派了巡防營指揮官烏克布。帶了四十名親軍。隨同護衛。這還因為朝旨不叫他彰明較著。要不然。他一定要調一鎮人。隨同保駕了。臨行的時候。闔城文武。俱至車站送行。電報早已拍到陳州府。府縣全預備迎接大帥。又替他預先打好了公館。那知他落了公館以後。忽然傳出諭。要借項宮保的房子去住。這一來可把知縣難住了。那項宅乃是本縣的第一大紳。他家子弟又多。一個個全都蠻橫非常。平日縣官便畏之如虎。如今大帥硬要住在他家。這事如何作得到。要不去說罷。上司這一面。實在交代不下去。要去說罷。遇着少爺不高興。就許吃大耳光子。左思右想。只是爲難。後來眉頭一縐。忽然想起項可忠來。新近曾給他幫忙。強買了一頃地。彼此感情很好。何不尋他去求情。總不好意思駁我。想到這裏。打轎去拜可忠。可忠見了他。問老父台有甚麼事前來見教。縣官到是爽爽快快。把上項意思說了。可忠聽了。不覺肝火

一動。纔想發作。繼而又一轉念。我何不趁此機會。戲弄老寶一回。主意打定。便笑吟吟的答道。大帥肯光臨寒舍。這是最榮耀不過的事。我們求之不得。還有不肯借的理麼。但是有言在先。我家房頭過多。沒有許多閒房。止能騰出一所來。請大帥帶幾個隨員來住。人多了可是容不開的。至於一切供應。也要老父台去預備。治晚可不能代勞。縣官道。那是自然。不須吩咐。只有房子住就好了。說罷忽忽告辭而去這裏可忠立刻將正應的房子。收拾出來。又從箱子裏。取出許多的字畫。吩咐家人即刻掛在正廳上。又將正廳門簾幔帳。一律換上鵝黃緞子的。所有廳內一切陳設。也都換過了。太陽平西時候。巡撫坐着亮轎。鳴鑼開道。一直奔項宅來。先遞了晚生帖。裏面說一聲請。寶芬下了轎子。大搖大擺的。走進門來。可忠迎着。將他讓至客廳。寒暄了幾句。寶芬因未見項子城出來。心裏很不自在。怨不得朝廷要查你呢。你連本省最高長官。全不放在眼裏。遂問可忠道。宮保近來。是疾想已全可了。兄弟今天特來專誠拜謁。還請老兄代爲通稟一聲。可忠道。大公祖這次枉駕。可謂徒勞往返了。家叔並未住在老家。他在河南。本有三處宅子。此地是祖居。另外還有兩處別墅。一在輝縣。一在彰德。日前來信還在彰德。目下又到輝縣去。也說不定。舍下現在沒有家叔的

踪跡。還求大公祖格外鑒原。寶芬聽了。很詫異的道。怎麼沒在這裏。怪呀。我到的時候。曾問本縣白令。據他說宮保在家。怎麼又不在家呢。須知本院這次來。還有要公同他商議。總是會一面纔好。可忠冷笑道。這事可難了。家叔確未在這裏。叫治晚向何處去變。據治晚想。大公祖姑且安心在舍下住幾天。等治晚急速與家叔去電。或者他回來。或者大公祖到那邊去。不過有一天工夫。就可定規。何必忙在今天呢。寶芬一想這話也對。只得依了。又說了幾句客氣話。在府上借廬。諸多攪擾。可忠便立起身來。領他到正廳去。所有隨員縣官。也跟在後邊。纔進了院門。早將寶芬及這幾個官員。嚇得一楞。因為看見簾子是黃的。這葫蘆中不知賣的是甚麼藥。纔走到簾子外邊。忽聽可忠大聲說道。我大清歷朝列聖列后。俱在廳中。寶芬還不進去參謁。這一聲。恰好似半天空中一個焦雷。直把寶芬嚇得魂膽俱落。原來這項家是世代簪纓。當日項甲三爲中興名臣。項文誠公葆恒。最得先朝寵任。到了項子城。更是名滿中外。寵冠百僚。自咸豐以來。三朝皇帝。全有御賜的手書。東西兩宮皇太后。也有御賜的福壽字。更有三朝皇帝駕崩後。頒賜的紀念衣。同賞的各種玩物。滿滿的將五間正廳。全陳掛得無一毫隙地。在前清君主時代。凡作官的。見了先朝手澤。及皇帝曾經

服御的衣服玩物。必須行二十四拜的朝參大禮。如今可忠故意戲弄。將寶芬詭到正廳。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。要當場出他的大像。寶芬又是一個旗官。對於這些禮節。尤其不敢疏忽。當時捏着頭皮。整一整衣冠。又攔住隨員縣官。說你們的品級。還够不上在廳內行禮。只在廳外叩頭罷。說着他便躡足潛踪的側身進去。見當中懸的是文宗顯皇帝御書。兩旁是兩宮皇太后御書。以下便是穆宗毅皇帝。德宗景皇帝的御書。寶芬到此時。也不敢仰頭細看。連忙跪在地上。一起一拜的。行那大禮。可忠本是有意同他開玩笑。地上噴了許多水。多少年未曾洒掃。土是很厚的了。用水一澆。全和了泥。可憐寶芬穿着一身簇新的實地紗袍褂。在這泥水中拜了二十四拜。這一身袍褂。沾了許多黑淤泥。淋淋漓漓。直往下流湯兒。拜完了又雙腿請安。方纔退出。他心裏無名孽火。雖然高三千丈。却又不敢發作。一發作便担了欺君之罪。只得忍氣吞聲。反到央給可忠。說這正廳既是先皇先后御筆陳列之所。我們作臣子的。怎敢在這裏住着。無論如何請老哥方便。另替兄弟預備臥室。不怕是一間半間。全可以將就。這裏是萬不敢住的。可忠見他怪可憐的。便把正廳旁邊一所住宅。讓給他住。可是每日早晚。寶芬仍得到正廳磕頭請安。他又不肯派自己的家人。進廳洒掃。只得暗中

的在項宅夫役手中。花了一百元錢。纔將這泥水掃淨了。另外替他預備了一塊墊子。這纔不髒衣裳了。過了兩天。項宮保的回電已到。說自己現在輝縣居住。因爲足疾甚劇。不能回原籍來。請中丞到了輝縣走一遭。情願掃花以待。寶芬見了這電報。如同得了赦旨一般。當日便起身到輝縣去了。他生怕宮保說回來。叫他在這裏候着。正在五六月天氣。早晚磕頭禮拜。實在是受不了。所以他得着回電。多一天也不肯住了。忽忽的又跑至輝縣。這輝縣是山清水秀。風景絕佳。河裏的游魚。歷歷可數。雖然在河南省。却大有江南的風味。因此致仕的官僚。多在此處購地建屋。作一個世外桃源。當時有五個總督。俱在此地建築別墅。所以大家特送了一個徽號。叫作五總督地。惟有項子城的別墅。尤其寬闊精雅。內中有河流。還是活水。土山也是天成的。並不人工製造。山上的樹木很多。項子城住在園中。同他一位契弟。名叫子階的。終日種菜灌園。賦詩飲酒。倒也十分快樂。這一天接到他姪兒可忠的電報。訴說寶芬已經到輝縣來。子城微微一笑。對子階道。六弟。你知寶芬這次東顧西跑。一定要同我會面。是甚麼意思。子階道。這有甚麼難知道的。他不過奉了朝廷旨意。特來監察四哥。有甚麼舉動。好預備收拾我們罷了。子城歎了一口氣道。這真應了黃鐘毀棄。瓦缶

雷鳴。正人匿跡。纔夫高張的話了。他這次來。你我還得有一番做作。好遮掩耳目。這也是爲避禍計。不得不然。說罷將家人叫上來。吩咐如此這般。寶大人來時。你們要依照我的話辦理。不得有誤。回頭又向子階商酌好了。二人另換了一身衣服。到河邊上了船。吩咐管船的撐到山後。原來這道河緊抱着山。山後邊港池分歧。大有湖泊的形勢。這時候正在五六月間。蘆葦叢生。芰荷並茂。緣沉沉一望無際。小船隱在裏邊。很不易尋覓。當時項子城兄弟二人。蕩進港去。擇了一個極深邃的地方。將船泊住。取出釣竿來。穩坐船頭。向河中釣魚。暫且不表。却說寶芬到了輝縣。知縣李光典。將他迎進衙門。先預備酒飯款待。然後請示大帥。到那裏去。寶芬問項宮保的別墅。離此多遠。李光典說。就在南門外二三里路。寶芬叫預備轎子。派李光典引路。去拜會宮保。李光典立刻傳轎。無奈轎子是藍的。巡撫大人。怎肯降級去坐。後來還是某師爺出主意說。槓房裏的魂轎。全是綠的。何不借來一用。一句話提醒了李光典。立時派差人去傳槓房。將魂轎抬來借用。那知轎衣已經十多年沒換了。雖然是綠的。却早已變得烏黑。李光典見了。只是咧嘴。想不出法子來。後來高低由布舖裏。借了一疋綠粗布。將轎子圍起來。對付着請撫台大人坐了。知縣陪着。一直來到項氏別

墅。差人遞上帖。看門的許順。忙跑出來。在寶芬轎子前邊。請了一個安。回道。宮保在園子內。請大人進來會罷。寶芬下了轎子。李光典也隨在後邊。進了園門。許順在前引路。曲曲灣灣。引至一所樓房前邊。許順道。宮保就在這裏住。請大人少候一候。我進去回。說着便敲門。從裏面出來一個家人。許順將來意說了。那家人忙過來回說。宮保弟兄兩位。吃過午飯。便駕小船釣魚去了。現在並未在樓中。大人要尋訪。你到山後湖邊。蘆葦叢中。柳陰樹下。必能見着。這裏面現在無人。只有家人在此看守。寶芬聽了。似信不信的又問道。宮保何等身分。豈能自己去釣魚。你這話只怕靠不住罷。家人又問道。大人如果不信。先請進樓來。自己訪查一番。就知道家人不敢說誑話了。寶芬真不客氣。果然信步遊行。進了這一所院落。四面是矮矮的紅牆。院裏的地基很不小。足有四五畝見方。當中是五樓五底一所樓房。前後左右。俱是花畦藥圃。還有幾株葡萄架。藤蘿架。塔松。洋槐。垂楊柳。樹木很多的。寶芬也都無暇細看。一直奔這樓房。推門進去。裏面靜悄悄並無人聲。寶芬叫看樓的家人帶路。自己同知縣款步上樓。原來五間樓是三明兩暗。當中三間明着。陳列一張極長的白木桌子。四圍有十幾把椅子。也是白木的。不會上過漆蠟。也沒有圍桌椅披。桌上只擺

着一具棋盤。圍棋黑白子。還在上面放着。看神氣是殘棋未終。再走至裏間。只有破破爛爛的幾部書。陳列在案上。一張破竹牀。已經七短八缺。一架白夏布的蚊帳。看神氣足有十年開外。已經變深灰色了。帳子裏放着幾件破爛衣服。甚麼粗布大褂子。佛蘭絨小褂子。高腰襪子。牀前還放着一雙破皂鞋。寶芬見着鞋襪。認爲宮保在牀裏睡覺呢。連忙湊了過去。那知纔到牀前。一股酸臭之氣。直衝鼻端。真乃從來未有之奇臭。寶芬哎呀了一聲。覺着五臟六腑。立刻望起一翻。哇的吐了一地。將方纔在縣署中吃的酒席。傾腸刮肚。一絲也不曾存留。此時只苦了李光典。隨在身旁。又不敢動。牀裏邊放出來的臭氣。同牀外邊吐出來的臭氣。又腥又酸。給他聞了一個飽。原來項宮保平日腳氣很重。終年流膿流水。他又永遠不肯洗足。腳上的臭氣。穿着靴鞋襪子。便能聞出老遠去。他如今將鞋襪全脫在這裏。這個氣味。怎能好聞的了。活該寶芬倒霉。撞入這臭陣裏邊。他那樣好修飾講清潔的人。怎能忍受下去。所以刺鼻棘腹。吐了一地。家人忙倒一盃涼茶來。給他嗽過口。他一刻也不敢再停。便忽忽下樓去。又吩咐家人。領着他去尋宮保。家人回道。我的大人。宮保此時不定蕩入那個港汊去了。叫家人那裏去尋他。寶芬正沒好氣。喝道胡說。橫豎宮保總出不了這個園子

。怎見得沒地方去尋他。分明是你脫懶。我不看宮保面上。將你帶回縣衙。從重責罰。家人也不敢再說了。只得在前面領路。順着河流。在蘆葦叢中亂找。山前已經鑽到了。那裏有宮保的影兒。雖然遇着兩隻小船。全是看園家人。前來摘蓮摸藕的。寶芬向他們打聽。宮保現在那裏。一個回說不知道。一個回說在山後邊呢。杜若洲一帶去尋。或者能見得着。倒是李光典有主意。忙招手喚道。舟子。你蕩過來罷。我們借你這隻船去尋宮保。如果尋着了。情願謝你兩塊錢。舟子果然將小船蕩過來。三人上了船。恍恍蕩蕩的。還有點載重。舟子只得輕輕的撐着。向山後邊蕩去。東尋西覓。在蘆葦叢中。足有一點鐘工夫。也不曾尋見宮保。後來還是家人出主意。說你吹一吹哨子罷。宮保在那邊。一定也吹哨相應。我們聞聲去尋。自然就容易了。舟子果然拿出葦哨來吹。不大工夫。遠遠也有葦哨的聲音。家人道。好了好了。宮保有了下落了。我們只順着這聲音去尋罷。舟子撐着船。只向那邊柳陰深處蕩去。果然蕩過那一片垂楊。遠遠看見一隻小漁船。繫在依山傍水的一桁芭蕉樹下。船上穩坐着兩個魚翁。戴笠披蓑。在那裏垂釣。若問這兩人之中。是否有項宮保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項子城冒雪出京。在天津開小會議。已爲後文伏線。攝政王之欲殺子

城。莊之山之極力保免。俱是當日實情。謝大福一套演說。居然感動買物之人。頃刻賣淨。且爲子城取得一種好輿論。見奸雄於細微處。亦不肯放過。

寶芬專在衣服上用工夫。寫盡滿人醜態。在部中賣弄賭賽。言外見彼等並不辦理公事。惟以此爲消遣耳。

可忠怨恨寶芬。乘他借房時。戲弄一番。眼睜睜把漂亮衣服。去擦地和泥。却毫無躲避方法。此種戲弄。甚於打。甚於罵。毒惡極矣。

寶芬到園中訪項子城。迎頭先餉以臭脚滋味。見滿人無往不觸霉頭。其被漢人耍弄。直如耍三歲小兒也。

第三十三回 六月披裘中丞受賄 三軍演戲貝勒登場

項子城是日早得着探報。知道寶芬一准前來。故此調兵遣將。全預備得停停妥妥。可憐寶芬挈着李知縣。在這炎天暑地中。大唱游園。山前山後。湖左湖右。來回跑了足有十幾里路。連熱帶累。早已汗透重衣。一身亮紗袍子。全沾在肉上。不能透風。後來虧李光典雇了這隻漁船。直撐到山後邊。吹起哨子來。有人應聲。這纔知道項宮保

隱身之處。原來在一株芭蕉樹下。既有了目的地。那魚船益發撐的快了。不大工夫。已來到那個小船的邊旁。此時寶芬瞪着兩隻眼睛。尋覓項宮保。偏偏他同宮保。又不曾會過。所以無人介紹。並不認得。李光典雖然來過兩次。全都擋駕未見。所以他也不認得。兩個人白瞪着眼。見那隻小船上。坐着兩個鄉下老頭子。年紀在五十開外。頭上戴着箬笠。身上披着蓑衣。赤着足。盤膝坐在船頭。每人手中。拿着一根釣竿。在那芭蕉陰下。凝神定志的釣魚。寶芬見了。他以爲這是鄉下人來此釣魚。便高聲問道。喂。你那兩個鄉民。可曾看見宮保嗎。問了一聲。那邊連頭也不會抬。寶芬急了。又大聲呼喚。知縣李光典。也幫着叫起來。那邊一個老頭兒。方纔慢騰騰的抬起頭來。向這邊船上望了一望。寶芬同他一對眼光。不知不覺的。低下頭去。再也不敢平視。到此時他心裏纔疑惑着。這便是宮保。本來項宮保的像片。到處都有。就是沒同他會過的。可以一望而知。怎奈他自下野以後。把連鬚鬚子。滿留起來。亂蓬蓬的。同畫上畫的鍾馗差不多。又兼他終日在園中沒甕灌園。循河垂釣。風吹日炙。將從前雪白的臉。罩了一層黑油。身上穿的衣服。全是毛藍粗布。家做的青布單襪鞋。又肥又大。他光着脚。也不穿着襪子。猛然看去。直是一個多年種地的老農。誰還能辨出

是宮保來。所以遠遠看着。寶李二人。誰也不認得。及至一對眼光。寶芬纔覺出來。鄉下農民。眼光中那有這樣的威稜。一定是宮保了。但是宮保何等身分。怎能穿出這一套衣服來。未免太失身分。他心裏狐疑着。那邊却問道。這位長官。打聽宮保作甚麼。你莫非是要會他嗎。寶芬道。本院是河南巡撫。特來拜會宮保。有要事相商。沒想到園中尋了半天。不曾尋着。你們要知道宮保在那裏。快些指引指引。省得本院着急。只聽那邊哎呀了一聲道。原來是大公祖駕到。治晚真真該死。你爲何不早送個信來。愚兄弟也好在家迎候。這樣不速之客。却叫我怎樣接待。說着已經跳過這邊船上。同寶芬握手。此時却把李光典嚇慌了手脚。一面整整帽子。一面掏出手本。搶行幾步。高高舉着手本。自己唱名道。輝縣知縣李光典。給宮保叩頭。說着便跪下去。冒冒失失的。倒把子城嚇了一愣。忙用左手一提。從地上將李知縣提起來。真彷彿鷹捉燕雀一般。笑道。老父台行此大禮。却不是故意與我爲難。連朝廷全矜恤我的足疾。放我回山。你怎麼一定要叫我陪着你跪拜。這太也不近情了。李光典平白吃了這一碰。馬屁不會拍着。倒拍到馬脚上了。只得忸怩答道。卑職參見宮保。是應該的。怎敢當宮保還禮呢。子城笑道。豈敢豈敢。你是我們河南父母官。我又在你治下的。怎敢

失禮。此時項子階也過來了。又同二人見禮。子階在江南作過多年的州縣官。清廉愛民。大家都管他叫項青天。後來過班道台。在省城候補。恰趕上項宮保回籍。本來官情如紙薄。兩江制台。同子城本是盟兄弟。子階奔了去。本希望得一兩份優差。豈知他哥哥這一開缺。制台便不肯買這筆帳了。面子上極力敷衍他。一見着便是老弟長老弟短。把老弟叫的非常親熱。又說你我是自己弟兄。用不着客氣。我必替你揀選一兩份又清閒又肥美的差事。因爲你多病。也好安心的將息將息。豈知口上春風。實惠不至。等了兩三個月。那有一點聲息。子階也明白了。便請了半年假。回籍省親。陪着子城。倒着實享了幾天清福。這次在輝縣園中。登山玩水。很有佳趣。寶芬來訪他哥哥。他當然也得過來會見。怎奈船小人多。幌幌悠悠的。直要翻船。子城笑道。咱們捨船登岸罷。大家全贊成這話。一個個步上湖岸。在芭蕉樹下休息。寶芬乘勢刺探子城的口氣道。老前輩這次回籍。晚生很抱不平。兩宮晏駕。幼主登基。朝廷正在用人之際。老前輩兩朝柱石。反倒投閒置散。真真令人不解。子城聽了這話。嚇得變貌變色。低聲說道。大公祖快不要這樣說。我們作臣子的。世受皇恩。無論朝廷怎樣處治。全是感激涕零。難道還有不足的意思嗎。再說治晚足疾甚劇。步履艱難。難得王爺

這樣體恤。准我回籍養病。這正是殊恩曠典。優待老臣。我再存一點旁的意思。便是天地鬼神。也不見容。子城說到這裏。很表示出一種義形於色的神氣來。寶芬不覺暗暗贊歎。項宮保真不愧是一位純臣。怎麼王爺這樣糊塗。還一定要扳他的差頭。子階插嘴道。家兄足疾很厲害。連行路全得有人攙扶。在外封疆。還可以將就兩年。若在朝中充軍機大臣。實在是虐政了。雖說他賞有二人肩輿。但是到了內庭。依然還得走路。他如何能行。王爺叫他回籍。正是格外成全。天高地厚。如今優游林下。真乃天賜之福。大公祖既來到舍間。當此溽暑酷陽。多多住上幾日。也領略領略山野風味。咱們何不到湖中水閣上。暢叙幽情。來來來。叫他們換一隻花船來。咱們四位蕩湖爲樂。說着取出一管簫來。嗚嗚的吹了幾聲。只見遠遠的由蘆葦叢中。撐出一隻花船。船面上的艙房。俱是玻璃透明窗戶。船頭上懸着一塊匾額。是黑地銀字。近了纔看出來。是小滄海三個字。寶芬贊道。這名字起的又新穎又闊大。我們駕這出遊。真要小滄海了。船攏到岸邊。寶芬先跳上去。然後由子階架着他哥哥。慢慢上船。李光典也隨着上來。這船裏設置很完備。正艙當中。放着楠木方棹。楠木小椅子。桌上放着粉綻的茶盅蓋盃。那一邊放一張木牀。牀上鋪着坐褥靠枕。項宮保朝着寶芬拱一拱手笑

道。這半天公祖太勞苦了。在牀上歇一歇罷。治晚因爲足疾。不能久坐。我們大可以臥談。寶芬也不客氣。便同項宮保對面躺下。項宮保絮絮叨叨的。只說鄉間的風景怎樣好。這園裏出的野味怎樣香。少時蕩至荷花叢中。子階隨手取了不少蓮蓬菱角之類。獻與兩位客官。請他們嘗新。寶芬此時想要探刺宮保。究竟有無野心。只是張不開口。自己無話可談。便想起被可忠戲弄的事來。一五一十全對宮保說了。宮保很抱歉的勸道。公祖不要生氣。小孩子家。太不知道規矩。等治晚見了他。一定請出家法來。重責一回。寶芬又說到實地紗袍褂。是從杭州定織來的。一場跪拜。淪於泥塗。言下頗露惋惜之意。子城道。這也難怪公祖。本來我們官場中人。衣服是不能不考究的。這一句話。打入寶芬心坎。立時將宮保引爲知己。彼此談起衣服的問題來。子城道。這個問題。不要小看了。常言說的好。三輩子仕宦。也曉得穿衣吃飯。不要說旁的。就以皮衣服說罷。公祖的皮衣服。一定很齊全了。治晚說出兩樣來。請教公祖。不知可曾見過沒有。寶芬被這一問。不覺冷冷的答道。晚生別的事不敢說有研究。至於皮衣。却是專門學問。下自灘羊。上至海龍倭刀玄狐。差不多的全有幾件。不知宮保要問的是甚麼。子城哈哈大笑道。這幾樣俗套。治晚問他作甚麼。寶芬很詫異的。心

裏說。怎麼連玄狐全看成俗套子了。到底他們項宅是世家。經多見廣。與衆不同。我
到得請教了。想到這裏。不覺驀的立起身來。朝着宮保請了一個大安。鄭重的說道。
晚生好比井底之蛙。求宮保賜教。不要客氣纔好。子城見他這樣。不覺好笑。你們旗
人。對於軍國大事。要肯這樣用心。國家也不至糟成這樣了。一面想。却一面請他坐
下。笑道。治晚所說的衣服。也並沒有甚麼新奇。就是金絲猴銀絲猴兩種。公祖一定
全見過了。寶芬一聽這種名詞。便嚇得倒吸了一口涼氣。忙追問道。甚麼金絲猴。還
有銀絲猴。怪呀。晚生活了四十八歲。金絲猴的衣裳。雖然不會見過。這種名詞。到
是耳熟已久。至於銀絲猴。不但沒曾見過這衣裳。連這名詞。也不會聽說過。宮保既
然見教。一定有這衣裳。何妨取出來。也叫晚生飽一飽眼福。今生今世。總算沒有白
來。子城道。你不要忙。聽我細細告訴你。金絲猴這種衣服。統起吾們中國來。不過
只有幾件。大內有三四件。老恭王有一件。現下老恩王有一件。其餘就不知道了。我
有一件。還是那一年出使朝鮮。大院君送給我的。我始終不曾穿過。本來是一件圓領
寬袖的袍子。後來改作了一件皮袍子。只掛了一個山東土布面子。放在箱子底上。每
年晒一晒。却不會穿。寶芬在旁邊可惜道。這樣好東西。宮保却留着不用。太可惜了

。子成道。這往後更用不着了。布衣蔬食。終老林泉。何必再糟蹋這樣珍貴之品。寶芬乘勢逼一句道。宮保年逾知命。精力猶強。朝廷一定是要起用的。怎麼會終老林泉呢。子城搖頭道。不中用了。當年強國的雄心。早就消磨淨盡了。如今惟有閉門種菜。以餞餘年。興國大業。只能望之諸君。老夫得爲一盛世老農。余願足矣。說罷又哈哈大笑。寶芬又追問。金絲猴的來歷。承宮保指教。晚生受益良多。還有那銀絲猴呢。宮保何不一氣說清。晚生也好頓開茅塞。子城道。這話說起來很長了。還是先伯文誠公。當左帥平西之時。總管糧台。隨同出征。在新疆地方。正趕上雨雪連綿。天氣非常寒冷。大有墮指裂膚之苦。先伯身體素弱。那裏禁得起這樣酷寒。彼時帶的皮衣服。到實在不少。甚麼捨猻。倭刀。海龍。玄狐。全穿遍了。那裏濟得一點事。後來實在無法。只可派人在本地收買禦寒的皮衣。買了幾件。也都尋常。高低是一個喇嘛僧。秘密對先伯說。欽差要尋禦寒衣服。除非是這廟中主事的大喇嘛。他有一件銀絲猴僧袍。乃是無價之寶。這件袍子尺寸很大。要披起來。連頭帶脚。全裹在袍子裏邊。不要說在屋中不知寒冷。便是臥在山坡雪道上。可以安然睡覺。睡醒了還要出汗。先伯聽說有這禦寒衣服。自然要託這說話的喇嘛僧。出銀去買。喇嘛僧却搖頭擺手。

連說不成功不成功。這件東西。乃是大喇嘛心愛之物。無論花多少錢。也是買不來的。先伯很爲難。說照這樣。可怎麼好呢。喇嘛僧秘密獻策。說除非欽差能應我一件事。我便能將這東西取了來。先伯道只要你能取來。無論甚麼事。只要與人無害。我便能幫你作成。喇嘛僧道。小僧出家。並非出自本願。只因此地人全在僧籍。大喇嘛看中誰。便強迫叫誰出家。無論何人。不敢違拗。小僧先代。本作過尙書。只因得罪皇上。遠戍新疆。萬里荷戈。來至此地。後來尙書死了。無力還家。後代子孫。便在此落戶。已經四五輩了。雖然淪爲貧賤。却仍然輩輩讀書。可憐到了小僧這一輩。却被大喇嘛硬要去爲僧。小僧引爲終身恨事。欽差大人。如能開天地父母之恩。將小僧拔出僧籍。並將我一家老幼。帶回中原。小僧情願將那銀絲猴皮袍盜出來。獻與欽差大人。作爲進見之禮。先伯聽了大爲贊賞。說難得你這樣有志氣。真乃下幽谷而升喬木。不管此物能拿來與不能拿來。本官必將你帶回中原。並將你全家一同帶去。喇嘛僧再三致謝。方纔去了。這一天晨光始動。喇嘛僧領着他的父母。還有一個弟弟。一個妹妹。前來謁見先伯。先伯當時接見。纔知道銀絲猴皮袍。已竟隨他帶來。先伯喜出望外。忙取出細看。是一件黃暉曦僧袍。裏面掛的皮桶。其白如銀。毛頭甚厚。平

結在一處。如天衣無縫。分不出絲縷來。用針挑出猴毛一根。足有六七寸長。扯直後一放手。他仍然縮回去。團結在一處。並無絲毫痕跡。先伯看了。愛不釋手。立時披到身上。不大工夫。覺得一股溫暖之氣。透入肌膚。直沁心脾。霎時間連五臟六腑。全和暖起來。其實這件衣服。我也曾披過一次。到底他那暖性。與衆不同。真當得起和平深厚四字。至於金絲猴。就未免來得暴一點了。寶芬又問那喇嘛僧。後來怎樣安置呢。子城道。此人姓陳名國華。後來由先伯委了他一個押運委員。把頭髮也留起來了。他的家眷。却派了四名護兵。護送着來到我們老家。叫家人帶他找了一所房子。暫爲安置。直待西夏已平。陳國華也保了知縣。歸河南候補。他還作過一任輝縣呢。不信請李老父台。回去查一查縣志。那歷任知縣姓名錄中。準有此人。他報的却是浙江籍。李光典忙接着說道。不錯。果然有這們一個人。寶芬到此時。一個腦子裏。滿貯的是金絲猴銀絲猴。恨不即刻向子城將這兩件衣裳要過來。披在身上。纔如了他的志願。自己却又張不開口。後來實在急了。只得老着臉說道。常言天上神仙府。人間宰相家。到底老前輩府上。世代簪纓。所以纔有這種希世之寶。晚生真是寒酸措大。那裏看見過這樣好東西。今天也是天假之緣。可以飽一飽眼福了。子城摸着鬍子笑道。

。公祖真是有福不在忙。那一件金絲猴皮襖。恰恰存在這輝縣園中。我這就差人取來。請公祖賞識賞識。說着由子階發出暗令。叫了一個家人來。正是從前伺候莊中堂的小興兒。子城吩咐道。興兒。你到園北後樓十三號。尋六姨太太的使女秋鵲。叫他開開皮衣箱子。將箱底上那件金絲猴粗布面皮襖取出來。用包袱包好。即刻送到涼亭上。快去快去。說着將隨身帶的一把小鑰匙交給他。小興兒答應一聲。扭頭去了。不大工夫。果然將衣裳取來。子城親手打開。提出來給寶芬看。只見金光閃爍。照眼生輝。又用手攏着毛兒。給寶芬看。說你看這毛兒。其細如絲。其柔如脂。其黃如金。一根毛足有七八寸長。却不散不亂。這真是無價之寶。寶芬看了又看。除嘖嘖稱羨之外。更答不上一句話來。意思間恨不得即刻將這件衣裳。披到身上。纔算如了心頭之願。子城何等精明。那有看不出的道理。故意說道。咳。這件衣裳。也算事非其主了。我是一個傲嘯烟霞隱居避世的人。還穿這種衣服作甚麼。可惜遇不着一位衣服知己。這件衣服。如果遇着知己。我情願雙手奉送給他。決不吝惜。此時寶芬真忍不住了。朝着子城。深深請了一個大安。嘻嘻的笑道。老宮保。老前輩。老世叔。你老人家。既然想替這件寶貝衣裳尋一位知己。小姪便好毛遂自薦。別的事小姪不敢担承。要說

給衣服作知己。小姪却自信可以當之無愧。老世叔如肯把這件衣裳。賞給小姪。小姪拿回家去。一定要朝參夕拜。鮮花供養。特給他作一隻金絲楠的箱子。好收藏這件金絲猴皮襖。老世叔請想。總可對得過這件衣裳了。子城哈哈大笑道。既然如此。老公祖何不早說。我直捷痛快的送給你就是了。何必繞這許多灣子呢。寶芬發急道。老世叔。爲何這樣公祖公祖的叫個不住。這不是有意折壽我嗎。子城只得改口叫他的號道。叔芳。你不可誤會。誰叫你作了我們省的行政長官呢。我怎敢對本省長官。失了禮儀。寶芬道。我們旗人沒有那些講究。你們這一羣漢杓子。總是酸酸欵欵。叫人肉麻。幾句話將子城兄弟。同李光典。全招笑了。寶芬乘勢往子城手中。把皮襖接過來。便想往身上披。子階忙攔住道。我的大中丞。你怎麼六月披裘。再說你一身的汗。尙未落下。披在身上。豈不把這件衣服糟蹋了嗎。寶芬停住手。却很躊躇的。意思間還是想披一披。子城便替他出主意道。我們携來的有雨衣。你先把雨衣穿上。然後再穿皮襖。就不怕汗了。一句話提醒了寶芬。連說妙極妙極。此時李光典巴結上司。情願盡長班的責任。先取過雨衣來。替寶芬穿好。然後將這件又肥又大的金絲猴。披在寶芬身上。寶芬的身材。本比項宮保高着三寸。只是沒有項宮保魁梧。披起來略微的短

一點。却也對付着可以穿得。子城在旁邊看着。心中好笑。這三伏的天氣。一件金絲猴皮襖。披在身上。真可稱亘古未有之奇聞。可見你的程度。比旱魃還高出十倍。但不知披的主兒。心裏是甚麼滋味。或者得意之餘。覺不出熱來。也未可知。想到這裏。再細看寶芬臉上的神色。只見他滿頭大汗。全有豆粒大小。好似戴了一頂珠冠。口中氣喘如牛。還一個勁的在亭內搖搖擺擺。表示他那一番得意。旁邊看的人。連小興兒同掌船的。莫不掩口葫蘆。彷彿看電影中的怪物。較比看賈波林。尤覺滑稽可笑。到底項子城深識大體。恐怕他熱死在自己園中。一個封疆大員。如何担当得起。倘然朝廷疑惑。是我害死他。以後便有老大不便。我何必無是無非的。尋這個對頭。忙向李光典道。你還不快替撫帥脫下來。這樣熱的天氣。倘然捂出一個好歹來。你担得起嗎。一句話提醒了李光典。連忙過去解扣剝衣。小興兒也幫着。及至脫下來。寶芬覺着頭一沈。眼一黑。撲地便倒了。霎時間大家全嚇慌了手脚。子城却很鎮定的。說不妨事。你們將他抬至亭子外邊。用涼風吹一吹。立刻就好了。大家遵照而行。果然不大工夫。寶芬已醒轉過來。小興兒又開了一瓶荷蘭汽水。斟出一盅來。端着請他喝下去。即刻精神恢復。從此子城留他在園中住了兩日。用話套出他的來意來。便懇他覆

奏時。多說幾句好話。寶芬得了金絲猴的賄賂。自然是滿口應承。無可不可。並且在輝縣就將覆摺擬好。親手呈與項宮保過目。子城又將他原摺中不妥之處。又更換了幾句。然後眼看着繕寫清楚。好在寶芬此次出巡。原把印帶出來。是預備查辦子城。如有不妥之處。立時就可拜摺。沒想到真用着了。不過是爲人利用。不是他自己用罷了。項子城拿出一件金絲猴皮襖來。便將這天大的事。化作烟雲。梟雄的手段。誠然不可企及。但是旗人的貪小利忘大事。完全無用。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閒言少叙。却說寶芬在項子城花園中。將覆摺辦好。便即刻由這裏拜發了。子城見摺子已經發出。方纔放了心。又同寶芬周旋了兩天。他這纔帶着隨員。回開封去了。攝政王接到寶芬的覆摺。仔細閱看。見他內中所叙。總是說項子城足疾甚劇。需人而行。近來在家中閉門思過。從不同外界往來。而且門戶蕭條。以養魚種菜爲活。布衣蔬食。終老林泉。已久無仕官的思想。奴才隨時試探。每提起朝廷來。該大臣感激涕零。自言世受國恩。未盡報効萬一。如今以足疾漸成廢人。有負皇上曲賜矜全之德。奴才觀該大臣所言。出於至誠。自未便壅於上聞云云。攝政王見了。將信將疑的。把胸中嫉視之心。總算減去了一半。少時莊之山入見。便將這覆摺給他看。之山看完了。歎道。子城世受皇

恩。他無論怎樣沒心肝。也不至於我聖清。懷抱異志。王爺自請萬安。臣之山敢以百口保之。攝政王聽了這套話。將心中的猜忌。已然去了八九分。不料之山去後。偏陸軍部尙書鐵木賢。陸軍部侍郎。兼步軍統領善輔。因爲禁衛軍統領問題。一同見攝政王。王爺因爲他二人是自己的心腹。便把寶芬的覆摺。遞給他們觀看。鐵木賢看完了。從鼻子中哼了一聲道。寶芬這東西。實是廢物。他不但不能體貼朝廷的意思。反倒給項子城作辯護人。這種人真乃太無心肝。他愣敢下斷語。說項子城閉門思過。終老林泉。試問他從甚麼地方看出來的。這不是小孩子話嗎。善輔接着說道。這也難怪。寶芬本來是一個庸才。憑項子城那樣詭詐機變。要玩耍他。還不是弄之股掌之上嗎。只消幾盃米湯灌下去。管保叫他說甚麼就說甚麼。這個摺子。據奴才看。未必不是項子城的手筆。不過叫他出名蓋印。就是了。攝政王被這兩人用話一激。不覺又生起氣來。拍着桌子道。這還了得。這還了得。我這就下旨意。革寶芬的職。善輔忙諫道。王爺請息雷霆之怒。這件事也不可太操切了。一者寶芬雖然糊塗。總是滿洲的大員。既無大過。豈可自剪羽翼。二者打草驚蛇。益使項子城心中不安。他倘然挺而走險。朝廷豈不從此多事。依奴才的主意。面子上對項子城大度包荒。使其不疑。骨子

裏將兵權全收入滿人手中。使他們漢人沒有造反的餘地。這是最好的法子。千萬不可彰明較著。與漢人爲敵。鐵木賢也贊成此議。說奴才們今天來見王爺。就是因爲禁衛軍統領馮國華。本是項子城的部下。此人精於兵法。驍勇善戰。是今世的韓信。他統帶禁衛軍。將來恐怕有些不便。雖然善輔有節制該軍之權。到時候他受節制不受節制。誰也沒有這個把握。總是早早想法子。更換更換纔好。攝政王聽了。很躊躇的問道。更換誰呢。咱們滿人中。有勝任的人嗎。善輔道。馮國華專能收買軍心。這一萬多禁衛軍。同他感情極好。要驟然換人。還怕帶不了呢。依奴才的主意。暫時先不必換人。最好由親貴中。派一位作監軍使兼管糧餉。便可操縱一切。不怕他不受指揮了。攝政王道。這個主意不錯。就派載滄去罷。說罷拿起筆來。便寫了一道上諭。載滄着兼充禁衛軍監軍使。總管糧餉事宜。欽此。你道這載滄是誰。原來是攝政王的親胞弟弟。攝政王一共弟兄四人。大爺便是光緒皇帝。乃醇親王正福晉所生。二爺便是攝政王載豐。三爺是貝勒載詢。四爺是貝勒載滄。這兄弟三人。是醇王側福晉所生。載豐當過幾年軍機大臣。雖然懦弱無能。到還是規規矩矩。不敢任性胡爲。到了載詢載滄。可就大大不然了。載詢的脾氣。是視財如命。終日持籌握算。專會賺錢。甚至十元八

元。他全不肯放過。載滔的脾氣。却與他完全相反。把金錢看的不如糞土。隨意浪費。毫無一點節度。他二人各有一種癖好。載詢專講口腹之欲。一日三餐。非常的講究。凡各省甚至各國出名的中西菜品。他全要親口嘗過。比較高低。並且他還有一樣絕技。凡調和五味。煎炒烹炸。滿漢全席。中西大餐。凡廚子應有的知識技能。他是無一不精。無一不曉。每逢滿漢大員宅中辦甚麼婚喪大事。他總是戴着寶石頂子。穿着四開氣八團龍的袍子。杏黃緞八團龍馬褂子。打扮得很威武的。不拘誰看見。都知道這必是親王貝勒。怎敢不格外恭維。那知這位爺進門之後。同主人略作周旋。他便要打聽廚房在那裏。伺候爺的侍衛。全曉得他這脾氣。不等他問。便過來回。廚房是在東院。或在西院。管廚的是何人。他聽了也不坐一坐。便一直奔了去。連頭上的帽子。全顧不得摘下來。便一頭鑽進廚房。九城的滿漢廚子。沒有不認得他的。一見爺進來。連忙請安。高高的說一聲請爺安。他頭一句先問。預備齊了麼。廚子照例回道。調和預備齊了。候爺來指教。怎樣下手。載詢此時得意極了。先把帽子摘下來。交給侍衛。然後將黃馬褂子脫下來。也叫侍衛包好。此時侍衛早把他的油裙取出來。繫在團龍袍子上。他便對廚子道。小子們。調和次序預備好了。等我自己下手。此時但聽

刀杓亂響。這位大貝勒在廚房中。實地試驗這代庖的技藝。果然炒的菜。另有滋味。等炒過幾樣來。他的癡也過足了。便將炒杓向傍邊一放。將油裙解下來。侍衛趕忙把帽子替他戴好。馬褂替他穿好。他搖搖擺擺的。仍舊走入客廳。此時廳上坐席吃酒的人。見他進來。連忙全離座拱手道。爺辛苦了。我們不知是那世修來的口福。今天得嘗着貝勒爺親手調和的滋味。我們在這裏謝謝了。他聽了這套奉承。立時歡喜的手舞足蹈。其實大家是拿他開胃。憑一位堂堂的貝勒。光緒皇帝的親弟弟。宣統皇帝的親叔叔。偏要去當廚役。這不是自輕自賤嗎。然而性之所好。自然是樂此不疲。按說攝政王既知道胞弟是這種材料。最好派他管御膳房。纔算是用當其才。那知這位王爺。真是奇想天開。硬派這位乃弟。管理海軍處。彼時還沒有海軍部。因為項莊兩軍機大臣。力倡維新。以為世界交通。非海軍不能立國。硬主張着。設了一個海軍處。總管全國海軍事宜。請攝政王簡派一位王大臣。管理這個機關。攝政王一想。這是關係全軍權。萬不能叫漢人掌管。必須由滿人中選一位親支近派的人。這事纔覺着妥當。想來想去。便想到自己兄弟身上。特派載詢為管理海軍處大臣。其實海軍是個甚麼東西。有甚麼用處。他連影兒也不知道。自從接了這個差事以後。倒是時刻留心。想得

一點海軍知識。好在這海軍處裏邊。充一充行家。倒很調用了幾位老手。全是當年李文忠公派赴英美。留學海軍畢業回國的學生。這裏邊很有幾個翹楚。回國之後。可憐朝廷不知愛惜人才。一個個不是用非其材。便是閒起來沒有事作。也有賞舉人的。也有賞進士的。也有派在各部當差的。也有派往各省効力的。內中第一有名的。叫作嚴復。這位嚴老先生。在英國學海軍時。他的學業。較比英國及各國的留學生。全高出許多。考列第一。那知回國以後。朝廷糊裏糊塗的。賞了他一個舉人出身。內閣中書的職銜。他連中國字全不認得。如今却派他掌管勅書誥命。這不是活活開玩笑嗎。那知這樣難爲他。倒是成就了他的學業。他每逢上衙門去。各同僚全拿他當外國人看待。處處同他開胃。有時候拿幾本官銜冊來。請他撰擬誥封的四六文。有時候拿一道閣令來。請他辦公事稿。可憐他不認得字。却從那裏辦起。只可作揖請安。說許多好話。請同人代爲偏勞。無奈日久天長。總覺着十分可愧。好在這位先生。本是福建的世家。家中很有幾個錢。他便立志讀書。先將差事完全辭掉。特在寓中請了一位學問淵博精通漢文的大儒。專門教他中國文字。他是晝夜攻苦。寒暑無閒。老天不負苦心人。整整讀了十年。居然經史子集。融會貫通。下筆爲文。沈博絕麗。多少名師宿儒。

皆以爲望塵莫及。從此嚴先生便成了一位淹貫中西的大文學家。反把海軍學業。放在一邊兒。無人提及了。他捐了一個候補道台。到江蘇去候差。那一年撫帥派他到上海去。歡迎一位英國的海軍少將。這位海軍少將。乃是青年新進。論起學業來。還是嚴復晚生後輩。他名叫白登。同嚴復並不認識。此次駕着一隻三號巡洋艦。游歷到上海。省城知道了。因爲少將名位已崇。當然派人歡迎招待。撫帥想起嚴復是海軍出身。精通英文英語。這差事派他去。非常合宜。便從藩庫中提了五千銀子。交給他去到上海。歡迎白登少將。嚴復得了這意外的優差。便喜孜孜到上海來。打聽白登少將的巡洋艦。泊在甚麼地方。自己便坐着轎子。到船上來拜。白登聽說是撫帥的代表。也不敢怠慢。忙吩咐升砲歡迎。自己却穿着少將制服。迎接出來。此時嚴復是監司大員了。頂着二品頂戴。穿藍寧袖開氣袍子。青寧袖大馬褂。是行裝打扮。白登看見這腐敗神氣。便有些瞧不起。又兼嚴復的鴉片嗜好甚深。一臉灰氣。十分難看。二人見面握手。讓至客廳。彼此打着英語。談了幾句。嚴復問他這軍艦上的設置何如。白登笑道。嚴先生。這軍艦上的設置。豈是三言五語。能够說清的。你要知道詳細。除非自上輪梯。到司機室羅盤室砲台種種地方實地調查一番。自然瞭如指掌。你要叫我告訴你

。這未免是難我了。嚴復聽了他的話。哈哈大笑道。好極好極。就請少將同下官到各處看一看罷。白登說這話。本是奚落他。看他是一個烟鬼式的官僚。不要說上繩梯。便平白放在船面上。少爲有一點風浪。料想他也站立不穩。那知他竟要實地調查。到將白登嚇了一愣。只得立起身來。說了一聲請。嚴復也毫不客氣。立刻把靴帽袍褂脫下來。裏面却穿得海軍制服。只用一塊青縐帕子。將頭包起來。脚下換了一雙海軍的軟皮靴子。紮束停當。便隨白登出來。此時白登心中。却有些拿不定。他既穿海軍的制服。當然不是外行。到底他那種孱弱樣子。縱然學過海軍。也未必有甚出色的職業。二人出來。白登先將他領至瞭望台下。這瞭望台足有五丈多高。是孤孤另另一根繩梯。從船面直通到台上。在不曾學過海軍的人。對於這種梯子。不要說盤到頂上。是作不到的。便是上三兩蹬。也絕對立不住脚。二人來至梯邊。彼此遜讓。白登却執意請嚴復先上。他所爲是看一看嚴復的本勢。嚴復也不推辭。說這樣罷。我在前你在後。咱們一同到台上去。省得耽誤工夫。白登點頭贊成。嚴復拱手說一聲請。那身子已經盤到梯上了。白登也隨着上去。但見嚴復身輕如燕。矯捷如猿。好似一股炊烟。隨風直上。轉眼已到台上。却將白登落後有兩丈多遠。及至白登上來。人家在台上。

已經從容眺望。意態安閒。這位白登少將。却有些吁吁作喘。嚴復笑道。少將青年。何至如此。白登此時却慚愧的無地可容。只得老着臉向嚴復道。嚴先生。真乃絕技。似你這樣身手。在我國海軍界中。非前二十年老班畢業的。再也尋不出了。嚴復此時絡着小鬍子笑道。豈敢豈敢。在下便是前二十年在貴國畢業的。當時又將同班的人。說了幾位。也有作海軍總長的。也有作海軍大將的。白登聽了。不覺向嚴復行了極敬的海軍禮。笑道。晚生真是有眼不識泰山。原來是老前輩降臨。多多褻瀆。求你海涵罷。嚴復見他認錯。自己也不好再說甚麼。彼此又參觀了一回。方纔告辭回寓。可憐前清有這樣人才。偏偏不肯用。屈在末僚。作了一個無聲無臭的候補道。直到北京成立海軍處。纔想起他來。特特的調到京城。派在海軍處差遣委用。載詢格外提拔他。叫他在土木處作提調。他便終日哄着貝勒爺。在處內玩耍。載詢也不時的問他。海軍是一個甚麼東西。這位老先生。便從外國洋行裏。買了幾隻軍艦的模型。贈給載詢。作玩耍品。放在水中。將煤油汽鍋點起來。也能嗚嗚的響。在池中飛行自如。載詢見了。歡喜的手舞足蹈。問嚴復道。這就叫海軍嗎。嚴復道。規模雖有大小。道理却是一般。爺看見這幾條軍艦。那英美的海軍。也不過如此。載詢信以為實。從此便在海

軍處。掘了一座大方池。從各洋行中。搜尋了幾十條軍艦模型。終日領着本處人員。在池子旁大演海軍。他還對攝政王說。海軍這一門學問。我可畢業了。攝政王不問所以然。還以爲自己兄弟。真能專心考究。學有心得呢。二人正談着。四爺載滄。從外面進來。冒然對他哥哥道。我同猴子鏢了三天三夜。可把艷陽樓的幾套傢伙學會了。敢情好難。一抬腿一動手。全得有羅鼓點兒。就這一樣。非有過人聰明。是學不會的。言下很露着洋洋自得的神氣。攝政王聽了。却有些不耐煩。皺眉歎氣的問道。老四。我從上月就叫你到通州去一盪。閱一閱毅軍的操法。你擱了這許多日子。不去作一點正事。却鏢着楊小樓學艷陽樓。也未免太不長進了。載滄受了他哥哥的教訓。很不自在的。便發話道。閱操有甚麼用處。練的是真才實學。就憑我這手底下。那些扛洋砲的大兵。有個三十五十的。到不了跟前。我們旗人。要人人學的同楊猴子一樣。不要說大清的天下。準保得牢。便是那外國的洋鬼子。也得甘拜下風。攝政王聽他的話。越說越不像了。便着實的又申飭了幾句。載滄偏不服。弟兄二人不免口角起來。後來載詢將四爺勸開。背地抱怨他。說咱二哥現在代理着皇上。乃是一國之主。咱們是他的親弟弟。怎好倒先拆他的台呢。他叫你到通州去。你樂得逛一盪。閱操不過是個

名兒。你想怎樣玩。便怎樣玩。誰還敢攔你嗎。一句話提醒了載洸。立刻便去見他哥哥辭行。攝政王很是歡喜。以爲兄弟肯聽話。是真有志氣了。立時下一道手諭。特派載洸爲檢閱毅軍大臣。善輔爲副大臣。由軍諮處陸軍部。各調隨員八名。即日馳往通州檢閱。由該軍統領姜桂題。敬謹預備欽此。這道旨意下去。陸軍部即刻通知郵傳部。預備專車。又一面打電報給姜桂題。叫他伺候接差。第二天一早。載洸善輔。全坐着馬車。到車站來。北京文武官員。到車站送行的。也很不少。一時人聲嘈雜。軍樂飛鳴。十六名隨員。還有三四十荷槍跨刀的護兵侍衛。如流星捧月一般。捧着載洸善輔。步上花車。只聽汽笛一聲。鼓號又狠敲起來。轉眼車已開行。好在北平距通州。纔四十里的路程。又是專車。路上不停。轉瞬已到。姜桂題帶着軍樂隊。還有營官統領。全帶着大帽子。拿着手本。烏鴉鴉的站滿了站台。更有本城的州道府各文官。也是靴帽整齊的。來接欽差。少時花車到了。軍樂大作。這些文武官。全搶着遞手本。只見一個侍衛帶着四品頂兒。先下車來。對大家說。貝勒爺有諭。着毅軍統領姜桂題。通永兵備道衡吉。上車接見。其餘留下手本。俟到行轅後。再按班次傳見。衆人應了一聲。姜桂題衡吉。上火車見過載洸善輔。然後一同下車。行轅預備在東關教場演

武廳內。這座演武廳。還是當日馬忠武公。親手建築的。形勢非常雄壯。房間又大又多。欽差住在裏邊。仍然綽有餘裕。至於飲食鋪墊。全由通州知州備辦。早晚兩遍燕菜席。貝勒爺吃着。十分可口。很誇獎通州的廚役烹調得法。却忘記這一天的囑用。便是中人十家之產。姜桂題因爲這兩位欽差。全是爲看操來的。他只得早晚伺候。請示某日大閱。按說閱操的事。善輔本是行家。到底他不敢自主。一者載滄是正欽差。他是副欽差。二者載滄是當今皇叔。他雖然也是宗室。可是較比載滄。却晚着兩輩呢。他怎敢作主。只得幫着姜桂題。催問載滄。到底何日開始閱看。載滄大不耐煩道。你忙的是甚麼。咱們來到通州城。悶在行轅裏。大門不出。二門不邁。却一個勁的。逼着閱操閱操。有甚麼要緊的。常言一京二衛三通州。我們來到這裏。難道也不逛一逛嗎。善輔無法。只得陪着他出去逛。逛了幾天。覺得沒有甚麼可開心的。只得定日閱操。閱了兩天。姜桂題在旁邊陪着。總不見這位欽差。說好說壞。心中不免打起鼓來。不知他對於本軍的操法。到底是贊成是不贊成。自己却又不敢動問。到了第三天。欽差傳諭。說不要看了。這一來。把老姜嚇得手足無措。心說可壞了。一定是看不上。只得捏着頭皮。上來請示。說敝軍操法生疏。諸事得要求貝勒爺海涵。有甚欠缺

地方。還得求爺指教。此時善輔坐在旁邊一聲兒也不響。只用眼看着載滔。倒看他怎樣回答。只見載滔不慌不忙的。對姜桂題道。你們這操法。是同那一國學的。老姜回道。這的的確確是德國操。載滔搖頭道。這就錯了。我們中國的人。憑甚要練德國操呢。難道本國的操法。就一點也不會嗎。老姜倒吸了一口涼氣回道。爺高明。請示這本國操。是怎樣練法。以後敝軍好一律改良。老姜這話。以爲回得極得體了。那知載滔聽了。驀的跳起來喊道。蠢才蠢才。你真是個老廢物了。連本國操也不曉得。常言沒吃過豬肉。也沒看過豬跑。你縱然沒練過本國操。難道還沒看見過嗎。老姜嚇得啞啞連聲。忙請安謝罪。求爺的指示。只見載滔喊一聲來來來。早有幾名侍衛。圍攏上來。只聽他吩咐道。快把我的槍刀軟靠。英雄帽。薄底靴。全取過來。再傳諭他們。把鑼鼓傢伙。一齊拿出。就在這演武廳前。陳列好了。好等我演中國操。給他們大家觀看。他這一聲令下。姜桂題茫然不知所云。善輔在旁邊。羞的面紅過耳。各軍官及州府道各官。也全白瞪着眼。不知他要變甚麼戲法兒。善輔實在忍無可忍。只得硬着頭皮。到載滔面前。深深請了一個安。回道。爺所練的中國操。係別成一家。軍營中全是些粗笨人。急切間不能學會。請爺休息休息。俟等他們走後。再練不遲。載滔正

在高興。被善輔迎頭一攔。不覺勃然大怒道。胡說。我的操法。乃防身之寶。人人可學。你怎敢胡言亂語。搖惑軍心。我若不看你父親面上。立時推出午門問斬。善輔又是氣。又是怕。又是臊。堵氣退到自己房裏。任憑他出乖露醜。再也顧不得了。少時侍衛將衣服靴帽刀槍。一律取來。全是簇嶄新。平金繡花的英雄髦。恰是艷陽樓高登四場更換的行頭。連靴子帽子。大刀大槍。也是那一套。當時七手八脚。替他換起粧來。內中一個侍衛。叫查良武。尤其會捧場。低聲問。爺還上臉不上。載滔還算明白。說這是演操。並不是唱戲。勾臉作甚麼。少時紮束妥當。步至演武廳前。姜桂題同一班文武官僚。如衆星捧月。隨在後邊。這時候鑼鼓齊鳴。催他上場。這位貝勒爺。先超起金背刀來。大踏步盪馬式的。跑了幾個回合。然後將這刀舞上舞下。一招一式。練了許久工夫。果然抬腿動脚。全與鑼鼓點相合。一切姿式。非常好看。看的人不知不覺。齊齊喊了一聲好。貝勒爺從叫好聲中。將傢伙收住。然後又換了一條大槍。也照樣練了一回。姜桂題領着一些官上前說道。爺的操法。果然與衆不同。我們今天。得開眼界。真是見所未見。請爺休息休息罷。倘然累壞了御體。我們大家。實在擔當不起。載滔將槍往地上一仍。哈哈大笑道。你們要學操法。得跟着我學。憑這樣

手眼身法步。要衝鋒打仗。同那些直腿直眼的洋鬼子。打在一處。還有他們的活路兒嗎。衆人齊聲應道。是是者者。姜桂題心想。他這種小孩子兒戲舉動。雖然可笑可恥。但是他乃當今的皇叔。攝政御弟。倘然不把他哄歡喜了。轉臉回至北京。他不定說些甚麼。那時連自己的前程。全怕有碍。只得昧着良心。先對衆軍官演說一回。像貝勒爺這樣紆尊降貴。親自教操。這真是我軍莫大的榮譽。從今以後。要一律改練貝勒操。不得有誤。衆軍官喏喏連聲。旁邊却笑壞了一班文官。心想這老頭子。真有架哥兒的本勢。載洵自然是非常滿意。又傳諭明天仍在教場看操。要一律改良。當日晚間。姜桂題將衆營官叫至自己公館。對他們宣布。這叫無可如何。只得屈尊你幾位。各由本營中挑選少年精壯。或學過把式的。或學過演戲的。一律用假槍假刀。到教場合操。如能尋得幾件英雄靠。穿戴起來的。尤爲特別獎賞。衆營官各個撇着嘴。不大樂意。說我們在軍營多年。從來沒見過拿唱戲當演操的。這種兒戲玩耍。哄小孩子的事。我們不能幫着大帥去作。可憐姜老頭兒。作揖請安。說了許多好話。衆營官纔答應下去。到了第二天七八點鐘。每營選了二十名演戲隊。預備來學貝勒操。一個個全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。也有拿藤子槍的。也有拿竹片刀的。也有拿金鞭銀鏢的。虎頭

勾的。等等不一。全等候貝勒爺傳令下操。載滔既預備教操。自然是穿着短靠。披着英雄氅。倒好像蓮花湖韓盛比武的神氣。可憐此時把一位胸懷大志的善輔。氣倒在床上。那裏能動得一動。及至開操之後。不過是亂打一陣。內中有兩個唱過戲的。當然會打出手兒。載滔十分歡喜。便派他二人作了全軍教練。正在興高采烈。以軍爲戲之時。忽然北京來了一封電報。隨員譯出來。呈與載滔觀看。載滔不看猶可。看了不覺哎呀一聲。立時傳諭。當日專車回京。一刻也不得遲延。若問北京發生甚麼變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項子城之能成大事。第一在揮金似土。不惜錢財。然彼之用錢。能處處得當。用一錢即收一錢之效。非浪費者可比。一件金絲猴皮襖。能使滿人服服帖帖。受我利用。把一天禍事。化作烟雲。其手段之妙真不可及也。

寫子城弟兄。忽變作烟波釣徒。大有蘆中人呼之不出之景象。雖是計騙旂員。却恍入桃源仙境。

子城叙說銀絲猴一段歷史。句句打入寶芬心坎。使其自然入我彀中。是引人上鉤。並非閒談也。

寫寶芬六月披裘。直然是一塊呆貨。閱之令人失笑。

寶芬寫過。又緊寫一載滔。尤令人捧腹噴飯。見滿人美不勝收。

經楊小樓學會艷陽樓。便急欲見之操法。是貝勒爺熱心衛國不肯藏私處。亦見滿人之戲癡。比烟癡尤大也。

夾叙海軍一段故事。言外見埋沒真才不少。有無限感慨。隱寓其中。

第三十四回 脫網羅投親談舊事 存臟欵定計騙多金

載滔正在通州閱操。實地試驗他那艷陽樓的絕技。一班文武官吏。全拿出架哥兒的手段來。大捧其場。自然是說不盡的快活。偏偏良緣不再。好夢易醒。正在此時。忽然由北京拍來急電。電上也沒說甚麼事。只簡簡單單幾句話。是奉王諭。着滔貝勒輔公速回。勿延誤。府長史處叩。載滔閱畢。不覺將一天的高興。迎頭打回。同善輔商議。意思想叫他先回去。自己仍在通州住幾天。好將這貝勒操。教他們畢業。善輔却不贊成。說這電是急旨。爺要不去。便是抗旨。抗旨的罪。是担不起的。無論如何。今天晚車也得起身。載滔聽他說的這樣鄭重。自己也不敢再執拗了。只得傳諭當日晚

車回京。好在花車就在站台上候着。衆官吏一齊恭送。通永道銜吉。又自己親身送他們回京。下車後。二人直奔攝政王府。稟見鎗差。沿路之上。却見軍警森列。好像戒嚴的神氣。二人當下車時。馮國華帶着一連禁衛軍。在站上迎接。也並未奏軍樂。於肅靜之中。帶出一種經心用意很仔細的神氣來。載滔雖然看不出。善輔却是一目了然。及至行到路上。見軍警全加了雙崗。心中明白。這北京方面。不定發生了甚麼事情。及至到了攝政王府。見門前簇擁着許多軍警。全是荷槍實彈。上着刺刀。善輔更不覺嚇了一怔。馬車離府門還有兩丈多遠。兵士全圍攏上來。載滔不知是甚麼一回事。不覺的失聲喝道。混帳。你們來圍我作甚麼。衆人來至眼前。纔知道是四王爺。都不覺倒吸了一口涼氣。連忙請安回道。卑弁們是奉王爺諭。前來保護四爺同輔公爺的。却不料兩位駕的駕。恰於這時候到了。載滔一面下車。一面罵道胡說。往常我到府裏來。你們誰也不上前。今天獻的甚麼殷勤。倒把我嚇一跳。二人一同進府。也不用門上回。只問了一句。爺在那裏。門上的侍衛恭敬回道。回爺話。王爺現在後樓上。正會着九門提督烏大人。爺要見。等我在前面引路。載滔道。我們自己會去。用你引的是甚麼路。那知這個侍衛。却彷彿沒聽見一樣。掉轉頭向裏飛跑。載滔見了。又十分訝

異。向善輔道。今天真是活見鬼。怎麼這些人看見我們。全都變貌變色的。這其中莫不是有甚麼原故罷。善輔心裏明白。面子上却裝作不知道。說他們也是小心無過失。未必有甚麼事情。二人由前至後。走了很大工夫。方纔來至後樓。這後樓在府中。是一個極隱秘的地方。還在花園旁邊。另一個跨院內。只有三樓三底。蓋的小巧玲瓏。還是當日老醇王在世時候。同一班道士。在這裏燒煉丹藥。取其幽靜。後來這位老王爺。因為迷信邪術。誤服丹藥。戕了自己的生命。因此這三間樓房。也就閉起來。沒人再住了。也不知因為甚麼。這位攝政王爺。也想跑到這樓上來會客。除非是載滔。別人還不知道地方。連他聽了。也覺着很詫異的。我哥哥是瘋了。怎麼單想跑到這人跡罕到的地方。他帶着善輔。來至這個院前。却見院裏院外。也站着不少的兵。還都荷槍實彈。他心中愈覺詫異。衆兵見是四王爺同輔公。連忙舉槍致敬。讓出一條路來。早有隨侍護衛。過來請安。將他二人引至樓上。早有內侍將簾籠打起。裏面靜悄悄的。只有攝政王同九門提督烏謹。在一處談話。烏謹看見二人。連忙立起身來。請了兩個安。口中還說。請四爺安。請公爺安。二人一面招呼他。一面走進來。同攝政王見禮。王爺叫他們坐下。然後正顏厲色的對善輔道。你知道麼。如今他們漢人。竟要

拿炸彈來對付我。總算是祖宗的保佑。本爵命不該絕。要不然。此時只怕變成齏粉了。善輔一聽這話。臉上的顏色全嚇白。心說方纔所見的情景。彼此印證。果然不差。他尙未答言。載滔早跳起來。大聲嚷道。這還了得。這還了得。拿住了甚麼人。趁早把他凌遲處死。他敢謀害王爺。這便是大逆不道。這種人還能留的嗎。攝政王見他這樣毛淨。不覺着實的瞪了他一眼道。你安靜一點罷。忙的是怎麼。又轉過臉來。問善輔這件事應當怎樣辦。善輔道。此事來踪去路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奴才還不大了然。求王爺詳細指示。然後纔能說到辦法。攝政王道。你要知道此事的原委。可問烏謹。這一案完全是他衙門破獲的。此時烏謹躬身道。回爺的話。此事說起來很長。非三言五語所能盡。等奴才下去。向輔公詳細稟知。應當怎樣辦法。再來請王爺的示。攝政王點點頭說好。你們下去罷。三人一同下來。烏謹口中這一段公案。作書人。當然得要詳細追述一番。你道這炸彈從何而來。刺客却又是那一個。說起來歷史很長。看小說的。總還記得三十一回。項宮保釋放段吉祥解來的兩個漢奸。一個長身玉立。一個短小精悍。項宮保不但未曾殺他們。反到贈他們幾百銀子。親自將他們送出後門。這兩個個人。昏夜之間。無處可奔。只得在項宅後門外。一個小胡同內。站立有三個鐘

頭。好在是僻巷。無人行走。二人候至天光發亮。聽胡同外有人力車經過的聲音。連忙跑出來。招呼兩輛人力車。也不會講定價錢。只說了一句前門外。這兩輛車。便如飛一般的。直奔前門。及至出了前門。拉車的問他二人。到底上何處去。一個操湖北口音的。說了一句琉璃廠東北園。這兩輛車。便一直往琉璃廠。進了東北園。到得一家門口。那湖北口音的。說到了。車便打住。矮身量的。上前叩門。叩了許久工夫。纔有人答應。問是何人。外面應道。快開開。湖北陳老爺。不是住在這裏麼。裏面應一聲是。將門開開。却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下人。說話也是湖北口音。此時身長的人。已經把車錢開付了。二人俱將名片掏出。叫下人趕緊去回。下人接過兩張名片來。見一張印的姓名。是汪杜鵬三個字。籍貫是廣東。一張印着白重光三字。籍貫是湖北。家人不敢怠慢。忙跑到上房去回。他的主人陳友雲。纔從床上起來。看了名片。吩咐快請。原來這陳友雲。是湖北漢陽人。拔貢小京官。在民政部當差。他在北京。還開着一座南紙店。名叫博文齋。生意十分發達。白重光是他的表弟。今天帶着一個朋友來訪。友雲因爲是至親。萬不能拒絕不見。其實他心裏。很不快活。因爲白重光。同他不僅是表兄弟。而且自幼同學。重光是天生來的放達不羈。揮金如土。交的朋友很

濫。友雲却是宦途中人。從幼時便小心謹慎。一心一計。專想巴結着作官。莊中堂作兩湖總督時。曾創立一種師範學校。友雲同重光。全考入肄業。重光雖然在校中。却醉心排滿革命種種學說。在校中暗暗組織了一個志學會。這志學會。在表面上是有志求學。其實骨子裏邊。却是志在流血。也曾游說友雲。叫他入會。友雲却執意不肯。後來莊制軍選送留學東洋的人。陳白兩人。俱都在選。友雲却害怕不敢去。恐怕到了東洋。受黨人的挾制。陷入革命範圍。將來無法擺脫。只得告病不去。恰赶上北京舉行拔貢殿試。他便跑到北京。好在自己有買賣。便住在博文齋中。專心致志的考試。因為他寫作俱佳。又是莊中堂的門生。居然考列一等。特旨授爲七品小京官。簽分民政部。從此他便在京中當差。宦途中十分得意。二三年工夫。並未曾與白重光通過一封信。久已將這表弟。忘在九霄雲外了。如今冒冒失失的。看見他的名片。到不覺嚇了一跳。並且在他表弟名片之外。又夾着這個汪杜鵬的名片。心裏尤覺着怔忡不定。因爲這種名字。明明掛着黨人的色彩。料想他表弟。一定是入了甚麼黨甚麼會了。然而此時却又不肯拒絕不見。一者是骨肉至親。白重光是他親姑母的兒子。老遠奔了來。那有不見之理。二者如果不見他們。他們要在北京鬧出事來。倘然白重光供出自己

是他表兄。這個罪名。如何担當得起。到莫如好好的款待他們。將他們用好言勸走。早早離開北京。到是一條最妙的法子。想到這裏。忙親自迎出來。此時汪白二人。已經進了他的會客廳。友雲出來。先搶一步。拉了重光的手笑道。老表弟。多年不見。你一向怎麼好法。重光也忙問表兄好。又說自己是終日窮忙。並無絲毫進步。實在有負表兄的期望。又替朋友引見。說這位汪先生。是小弟莫逆好友。這是我表兄陳友雲。二人握手。彼此說幾句客套話。友雲又問姑母。近年可還康健。重光慘然答道。表兄這一問。實在叫我無話可答。我總算世間第一個不孝的人。這次出洋留學。一去三年。給家中只通過兩封信。此番回國。在上海住了兩個月。便直來北京。也並不會回家省視老母。家母康健不康健。我那裏能知道呢。友雲聽了這話。面上很表示出一種不滿意的神氣來。歎了一口氣道。老弟。並不是愚兄說你。你自己想一想。姑母今年六十歲的人了。膝前只有你一個兒子。並無三兄兩弟。你縱然不能晨昏定省。久侍庭幃。也應當回一盪家。少慰倚闕之望。爲何回到國來。却不先回家呢。這真荒謬極了。重光受了表兄一頓教訓。低頭不語。友雲見他很難爲情的。便用旁的話岔開。問他這三年在東洋。入的是甚麼學校。曾否畢業。重光道。小弟的意思。本想學武備。後

來因爲年限很長。纔改習工業。今年已經畢業了。友雲又問他。此次到北京來。預備作何事體。重光道。小弟同我這朋友汪君。全是工業畢業的。此番回國來。想尋一兩位資本家。開設一處工廠。藉此可以發展我們的學業。在上海住了兩三個月。却始終不曾遇着機會。只得到北京尋表兄。這大都之地。一定資本家很多。求你代爲介紹一兩位。便是成全了我們。我想表兄一定可以贊成。友雲縐着眉答道。我的表弟。你這可是難題了。你們在外邊的人。那裏知道北京情形。這座都城。近年已經成了死地了。市面上是外強中乾。你別看滿街樓房。金匾。冲天牌樓。其實並沒有真錢。全支的是空架子。重光不待他說完。便插嘴道。要尋資本家。也不能在街面去尋。這北京城有的是王公大員。他們作了多少年督撫尙侍。銀子一定是多的。何妨拿出一些來。作資本呢。友雲哈哈大笑道。我說表弟是門外漢。一竅不通。你兀自不肯心服。果然說出這樣呆話來。真要把我的肚腸子笑斷了。你怎麼單看中了王公大員呢。你要知道他們這些人。全是守財虜。別看在外省搜了不少的銀子。及至回到北京。便裝起窮來。不要說開工廠。連一個小鋪子也不敢開。把所有的銀子。全都秘密存到外國銀行。專吃利息。其實每年連六釐全給不到。白白便宜外國人。他們却甘心樂意。不定甚麼時

候。還得瞪着眼睛。叫外國人坑一下子。這是何苦來呢。重光道。怎樣外國人還坑人嗎。友雲大笑道。老弟。真是少見多怪。你在外國住了三年。却不曉得咱們中國裏。真是無奇不有。外國人坑騙。是專揀大的坑。多的騙。不大不多。還不值得他一顧呢。就以最近這件騙案說罷。白花花的一百二十萬兩。人不知鬼不覺的。便到了外人的腰中存款的主兒。還得虛心下氣。求人家註銷了這筆帳。你看世界上可有這樣冤大頭嗎。友雲說到這裏。不但重光聽着詫異。連汪杜鵑也莫名其妙。急急的打聽怎麼一回事。友雲歎一口氣道。這件事說起來很長。總怨咱們中國人太不長進。將刀把遞給人家。叫人家宰。人家還能客氣嗎。別人你們不知道。鼎鼎大名恩親王。你們總該知道啊。二人齊聲應道。知道知道。這是三朝的權相。白臉的奸王。專能貪贓納賄。連外國人全景仰他的大名。不知這位先生。又出了甚麼乖。露了甚麼醜。請表兄詳細說一說。我們也開開眼界。聞所未聞。友雲道好好。你們先不要忙。等家人開上早飯來。咱們一壁喝酒。一壁把這話詳述一番。作一種下酒之物。也到不錯。說着調開棹椅。擺上酒菜來。三人喝着酒。白重光又重新催問友雲。到底是怎樣一回事。友雲便笑着告訴他們。原來這位恩王。自從皇太后駕崩之後。雖然權勢減了一點。到底他是三朝

元老。天潢一派。根深柢固。何人奈何得他。又兼那位攝政王。柔弱無能。連朝廷照例的公事。他還有許多不清頭。怎能够獨當一面。總攬大政。因此百樣事情。差不多還得請教恩王。這位老恩王。見有隙可乘。便又拿出當日獻媚皇太后的手段來。獻媚攝政王。同當今的隆裕太后。旗人性情。本來最歡喜小殷勤。何況太后終久是一個婦人。雖然當日恨他。這時候見他處處能順從自己的意思。便也漸漸的將感情恢復過來。又兼此時最得寵的太監。是張得祿。恩王便以當日巴結李得用的手段。巴結張得祿。得祿在太后面前。自然極力的帮他忙。說許多好話。至於攝政王這一面。因為他懼內。便極力巴結攝政王福晉。凡福晉心愛的東西。不等說話。便進上來。又常叫自己的側福晉。進府去仰承色笑。一舉一動。無不獻殷勤。討歡喜。因此這位攝福晉。尤其加愛垂青。恩王既有這種種門徑。果然天顏見喜。他的寵眷。比西太后在日。尤其穩固不搖。既保住了恩寵。那權勢自然也與日俱增。一切徇私納賄的勾當。更不必說了。這時候恰趕上廣西巡撫章鳳周。來京引見。這章鳳周出身。本是陳春萱的幕府。因為手筆極好。人又精明。平日關於老陳的奏牘。全是他經手起稿。無不恰心貴當。奏上去必邀允准。所以老陳特別愛惜他。三保兩保。便保了一個候補道。指省廣西。

不到半年。便補了廣西右江道。三個月又署臬司。由臬司便保升藩司。到任未及一年。便實授廣西巡撫。此時章鳳周纔三十四歲。就開府建節。宦途中人。誰不羨慕他的幸運。到底軍機大臣。總覺着這個人官升的太快。必是少年倖進。雖然攝政王聽信老陳一面之詞。眷遇優隆。這些王大臣。總想要扳他的差頭。那老恩王尤其躍躍欲試。給老陳去私信。便表示出不滿的意思。老陳何等精明。豈有看不出之理。便秘密給章鳳周去信。叫他格外留意。別等碰了釘子。再挽回就不容易了。鳳周接到信。自己打算。這件事必須如此這般。地位纔能穩固。想到這裏。便具了一個摺子。請求到京陛見。摺子上說的十分懇切。無非是南邊重地。伏莽潛滋。剿靖撫綏。均稱不易。臣末學新進。深懼弗勝。惟有仰懇皇上。准予來京陛見。跪聆訓示。有所遵循云云。摺子拜發之後。他已料到。必然是准如所請。因爲在前清時。督撫陛見。是軍機大臣發財的機會。縱然皇上不准。他們也必要千方百計。說出種種道理來。挾制着皇上。必須允准。何況這章鳳周。是他們注意的人。那有不准之理。鳳周料定了。便趕緊作進京的準備。第一個問題。便是金錢。他便人不知鬼不覺的。從英國匯豐銀行。匯了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到北京。然後自己纔起身前往。到了京城。他却輕車減從。無聲無臭的

。住在前門外糧食店。一個舊式店中。差不多誰也不知道他是廣西大帥。他自稱是廣東候補知府。來京引見。他也不拜同鄉。也不拜京官。只一個人帶着一位師爺。一個家人。在北京住了十來天。白天到各戲園聽戲。夜晚還在八大胡同走走。凡北京名勝地方。差不多他全逛到了。這一天晚上。却不去遊逛了。叫了一輛馬車。穿上官服。帶上二品頂戴。上車之後。纔吩咐到恩王府拜客。這些趕馬車的。那一個不認得恩王府。得了命令。揚起鞭子來。如風馳電掣一般。轉眼已來至府門前。鳳周下了車。自己步行到回事處。回事處的侍衛。正在那裏押寶。見進了一個二品的官兒。大家連頭也不抬。仍然么呀二呀的亂嚷。鳳周過來。虛心下氣的問道。請教衆位老爺。老王爺這時候可在府麼。內中一個年紀略大一點。仰起頭來。看了他一眼。漫吞吞的答道。你大概是外省的官。不懂得本府規矩罷。鳳周忙陪着笑臉道。老爺說的是。就求老爺格外指教罷。那個人纔要答言。其餘的便攔道。你理他呢。他既然到王府來。有現打聽規矩的嗎。那個人道。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。難爲他作甚麼呢。隨對鳳周道。你既是外省的官。初到北京。一定是來引見的。要見老王爺。談何容易。頭一道門檻。你先得見好了本府長史大人。長史大人。准許給你上去回。這纔能有見王爺的機會呢。

鳳周道。長史大人在那裏。還得求爺指教。那個侍衛道。長史處倒是離這裏不遠。得我們這裏值班的。替你上去回。長史大人。也許見。也許不見。大概督撫藩臬準見。要是道府班子。那可就沒有準兒了。鳳周領教明白。心中有了根。然後又問值班是那一位。便是方纔這個侍衛笑道。不才名叫恩榮。便是今天值班的侍衛。鳳周到此時。纔從懷中掏出皮夾兒來。拿了一張官銜片子。兩張銀票。笑嘻嘻的說道。恩老爺。這兩張銀票。是二百兩一張。一張送給恩老爺買茶吃。一張送給衆位老爺隨意分分。小意思不要見笑。這張官銜片。求恩老爺到長史大人處。代爲回一聲罷。鳳周這一發表。衆侍衛全站起來了。一個個笑逐顏開。不是方纔看不起人的樣兒了。恩榮忙接過片子來。一看上面的官銜。不覺深深請了一個大安。笑道。原來是章中丞大人。你老人家爲甚麼不早說。我們這些人。真是有眼不識泰山。十分慢待了。這四百兩門敬。卑弁們實在不敢領。請大人收回罷。這時候七八個侍衛。也全圍着給他請安。鳳周到鬧得應接不暇。一壁還安。一壁向衆人道。你們諸位老爺。要是不收我的銀子。便是嫌少。看不起我了。說着又遞過去。其實這些人看見銀票。早就眼紅了。旗人的脾氣。專會客氣。說句好聽的話兒。那有真辭之理。嘴裏謙恭着。銀票早已飛進腰裏去了。

恩榮又說。這屋裏又熱又骯髒。我陪大人到客廳坐罷。說着將鳳周引出來。讓至前廳。他然後拿着片子。到長史處去回事。却說眼前這位長史大人。名叫海亮。號仲明。是褒衣旗人。年紀並不大。今年不過二十七八歲。因為他的妹妹是興貝子的側福晉。所以特特將他提升了本府長史。他爲人年紀雖不大。却十分精明。專好交朋友。說話海闊天空。純粹是個旗人的面目。府裏府外的人。差不多全以海二爺呼之。他生平有一種癖好。就是鼻烟壺兒。甚麼瑪瑙。碧璽。珊瑚。翡翠。他存的很多。倒不十分在意。最得意的是磁烟壺兒。外帶種種畫片。還有周樂元畫的水晶壺兒。尤其歡迎。終日烟壺兒總不離手。連睡覺的時候。還要握着烟壺兒睡。就可知道他這好的程度够多深了。這一日午後。自己一個人。正在休息室中。將所有的烟壺兒。全搬運出來。賞鑒消遣。侍衛恩榮拿着片子進來。向他回道。回二爺話。現在有廣西巡撫章鳳周。特來請安拜望。卑弁已經把他讓至客廳了。請二爺這就出去會罷。海亮聽了。好不耐煩道。你準知道我會他嗎。就怔往客廳裏讓。他給了你多少錢的門包。你這樣給他効勞。恩榮忙陪着笑臉。又請了一個安道。卑弁作錯了。二爺包涵點罷。海亮哼了一聲。隨手將烟壺收拾起來。披上一件密綢大馬褂。隨着恩榮出來。進了大廳。與鳳周相見。

。彼此請過安。鳳周道。小弟是昨天到京。今天特來專誠拜謁長史大人。諸多不恭。特祈海涵。海亮連說豈敢豈敢。一面將烟壺掏出來。向鳳周敬烟。鳳周一面吸烟。一面笑道。原來長史大人也好這個。海亮不覺失聲道。難道中丞也是同志嗎。鳳周不慌不忙。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磁壺兒來。遞給海亮笑道。請你賞識賞識這個壺兒。可是康熙磁嗎。海亮接過來細看。原來是關外秋獵圖。確是康熙五采。最難得是那帶箭狐兔。身上有鮮紅血色。海亮看了。愛不釋手。說這個壺兒。實在難得。青花白地的秋獵圖。很多很多。惟有五采的却不多見。兄弟倒是有一個。只是被傷的禽獸。並無血色。看來還不如中丞這個壺兒了。但不知你這壺兒。是從何處得來的。鳳周道。這壺兒是陳制軍的。我當年在他幕中。因為初到兩廣。很怕瘴氣。他叫我聞鼻烟。說可以避瘴。便連烟壺兒一齊送給我。據他說這是大內李總管的東西。他同李總管是把兄弟。所以總管肯將這心愛的東西送給他。陳制軍却不十分喜聞鼻烟。所以又轉送我。海亮道。怨不得呢。我說除非大內。也沒有這樣好東西。如今兄弟有一種不情的要求。我情願拿一個翡翠壺兒。真正是玻璃綠。換你這個壺兒。不知你肯割愛不肯。鳳周哈哈大笑道。我的長史大人。你怎樣小氣。既然心愛。你拿去就完了。那裏說得上個換

字呢。海亮見他慨然給了自家。真是喜出望外。連忙請安道謝。又誇贊鳳周。說你們漢人中督撫大員。我會的很多。照你先生這樣慷慨的。還是初次見呢。鳳周道。自己弟兄。身外之物。全可以通融。也算不得甚麼慷慨。小弟生平。最喜交在旗的朋友。就因爲沒有一點齷齪氣。我們漢人中書獃子居多數。也難怪你看不入眼。海亮聽他說話開通。又極力同自己套近。便拉了鳳周的手說。小弟情願同你拜盟兄弟。可是太高攀了。不知你肯屈尊不肯。鳳周道。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自要你不怕屈尊。咱們立時便結爲異姓兄弟。海亮道。好極了。你今年貴庚。鳳周道小呢。今年虛度三十四歲。海亮聽了。爬在地上。便磕頭。說你是大哥。小弟今年纔二十八。鳳周也不客氣。便受了他的禮。立時拿出大哥面目來。說老弟。咱們明天換帖。我還到府上去給義父義母叩頭。今天咱們先辦公事。愚兄這次來是晉京引見。實對老弟說。已經來了好幾天了。因爲一切門徑。全不熟悉。所以沒敢至軍機處報到。意思想先拜見老王爺。聽王爺的示下。然後再遞請安的摺子。也不爲遲。海亮道。大哥這次來見王爺。是空手兒見。還是有甚麼意思呢。鳳周道。那有空手的道理。自然是誠心敬意的。有一番供獻。海亮道。你想供獻多少呢。鳳周道。這件事倒得預先同老弟推敲一下子。送少了

。王爺那看在眼裏。送多了。又怕沒有這大力量。海亮道。你究竟帶了多少銀子來。鳳周道。實不瞞老弟。我整整匯了一百萬兩。不知這個數兒。够用不够用。海亮道。這宗事那有一定。論一百萬兩。實在不算少了。不過看你會用不會用。你要會用呢。這一百萬可當二百萬花。你如果不會用。是全送在空地裏。一個錢的實惠。也得不着。你到底打算怎樣分配呢。鳳周想了想答道。王爺這邊。我想送四十萬。其餘的幾位軍機。通共送四十萬。下餘二十萬。分送各部老爺及各部署堂官。老弟想這樣分配。可妥當嗎。海亮大笑道。到底大哥是外行。不得其門而入。要這樣花去。就太無味了。你要知道。錢得花在刀刃上。不能花在刀背上。大哥這一百萬。比如你要保守眼前的地位。就未免太多了。若有甚麼旁的心思。又覺着少一點。但不知你的意思怎樣。鳳周聽他這話裏有話。忙逼近一步問道。老弟這話。正說到愚兄心坎上了。常言人奔高。水奔低。誰不想更上一層。只是目前能否有這機會。愚兄却實在不知道。還得求老弟指示迷途。海亮笑道。大哥真是官星高照。今天不遇着我。只怕你打着燈籠。也沒地方去尋這機會去。實對你說罷。兩廣總督。早晚就要開缺了。目前暗幕中已經羣起逐鹿了。可憐你這老呆。連影兒還不知道呢。鳳周一聽這話。他那升官的熱度。立

刻飛漲到極點。覺得滿臉全熱烘烘的。心裏也撲撻撲撻的直跳。忙極力沈住了氣。問海亮道。兩廣制台方建功。正在聖眷優隆。怎麼會開缺呢。海亮道。你那裏知道。方建功自己覺着聖眷優隆。不肯買王爺的帳。今年春天。王爺給他拍去電報。託他代購珍珠鑽石。以二十萬元爲度。買好了叫他派專員送至北京。該價若干。准由北京大清銀行匯撥。這位方爺。也是脂油糊了心竅。珠鑽買妥。果然派一個差官。送到北京。直到本府來進呈。王爺立刻傳見。差官將錦匣呈上。王爺打開看了看。到也十分滿意。隨問差官。價錢一共多少。鳳周聽到這裏。插嘴道。當然是孝敬王爺的。還能開價嗎。海亮道。却又來。要按常情推測。當然是這樣了。那知天下事竟有出乎常情之外的。那老方居然將價值開了一個手摺。上面清清楚楚寫着。一分一粒珍珠若干顆。每顆價若干。一共價若干。一分五釐若干顆。二分若干顆。其餘大小鑽石共若干粒。分價若干。總價若干。後面寫明。共合大洋十九萬八千七百六十五元四角。另外還有一封信。大意言此項珠鑽係由外人手中購得。該價尙未付給。請王座早日將款匯粵。以便清還云云。王爺看罷笑了一笑。對差官道。我目前款項尙未湊齊。請你暫把這東西帶回店中。俟等我那時匯了款去。那時再知會你。將這東西送來。差官還不醒悟。躬

身回答。說自要王爺收下。賞一個蓋章的收據。這款子早匯晚匯。並不十分吃緊。王爺說不是這樣。我向來辦事。專講腳踏實地。倘然收了你的東西。我款項不湊手。一時匯不去。在方制軍豈不要疑惑你辦事不妥。你還是回店候着的好。差官無法。只得仍舊拿回店裏去。候了半個月。毫無信息。只得又來府稟見。王爺如何肯見他。直等了一個月。差官急了。只拍電到廣東請示。回電說。自要王爺收下。款子隨後匯來亦可。差官又拿這電報來見王爺。王爺這纔收了。偏巧冤家路窄。恰赶上廣東一筆水師的報銷。報到部裏來。王爺授意度支部。仍舊給他駁回。後來他又來信託王爺疏通。王爺回信說。沒有三十萬元。是疏通不好的。後來再三懇求。二十萬講妥了。王爺大仁大義。說將二十萬珠鑽價。完全替他撥作此用。其實不過向度支部說一句就完了。你看老方這人。够多們不會作事。怎怨王爺恨他。不棒他的腿呢。簡直是自找嗎。鳳周道。既然這樣。老弟無論如何。得幫愚兄的忙。必須要底於成纔好。至於花多花少。但憑弟台一句話。愚兄決不是那慳吝人。料想你必能替我省。也決不至於曠費。海亮用指頭掐算了一回。笑道。大哥你只預備一百五十萬兩。保管你兩廣制台。穩穩到手。碰巧了還許用不到這許多。實對你說。目前陝西巡撫老瑞。已經遞到二百萬了。

王爺不大喜歡他。說他庸庸碌碌。够不上作兩廣總督。所以未曾應許他。我看大哥這樣青年漂亮。王爺見了。一定中意。你可封二十萬贊敬。先拜王爺作老師。然後我再替你疏通。料想一百萬。足可辦到了。至於其餘的四位軍機。你每人只送他兩萬銀子炭敬。很不少了。再多犯不上。科道御史。每人送二百銀子給他們。揀那淘氣愛說話的。每人再加送二百。也就成了。各部寺堂官。過百不過千。這樣算計起來。用不到二十萬。也足够了。何必多花冤錢呢。鳳周道。承賢弟指教。愚兄一一遵辦。今天先拜老師。你看如何。海亮道。自要你款子現成。那時全能拜師。鳳周立刻從懷中掏出支據簿子來。棹上有現成的筆墨。填了二十萬兩。另外又填了一個二萬兩。全蓋好了圖章。然後扯下來。給海亮看。說這是匯豐的支票。二十萬是送給王爺的。這兩萬不成敬意。請老弟收下。少助義父母點心費。也算我的一點孝心。海亮道。咱們自己弟兄。何在乎這個呢。嘴裏雖然這樣說。票子却收下了。又尋出一個紅封筒來。叫鳳周寫好了贊敬二十萬。下面寫。門生章鳳周頓首百拜。然後由海亮揣在懷中。說失陪大哥。你在這裏少候一候。回來王爺傳見時。我再來陪你進去。說罷便搖搖擺擺的去了。不大工夫。只見他笑嘻嘻的跑着回來。見了面。便給鳳周道喜。說大哥的時運真

好。王爺正在膳廳用夜膳呢。我拿上去一回。王爺很歡喜。說既然是門生。就用不着客氣了。叫他到膳廳來。一同吃飯罷。你快隨着我走。別耽誤工夫了。鳳周三脚步。隨海亮來至膳廳。只見金碧輝煌。繞眼生緻。一共是六間。裏面三間明着。外面三間也明着。王爺正在暗間用膳。明間站着幾個侍衛。還有兩三個太監。輪流着向裏間上湯上菜。海亮將他帶至外間。低聲道。你先候一候。鳳周站住。海亮進去。一轉身又出來。高高將簾子打起。又喊道。有請章中丞。鳳周側身進來。略一抬頭。見上面椅子上。坐着一位鬚髮如銀的老叟。只穿着古銅色愛國布袂袍。頭上戴着六瓣青紗小帽。帽上鑲着一塊綠碧瓊。碧瓊上面還有豆粒大小一顆珍珠。寶光四射。燦爛照人眼目。鳳周料想這必是王爺了。王爺見他走進。居然立起身來。海亮向鳳周道。這便是老王爺。鳳周連忙跪下叩頭。王爺居然彎下腰去。扶了他一把。這也要算從來未有的異數了。因爲其餘督撫。參謁王爺時候。不過立起身來。拱一拱手罷了。如今居然彎腰攙扶。這二十萬兩的魔力。真是不小。鳳周立起身後。王爺滿面春風。招呼他坐下。問他是幾時來的。鳳周答稱是昨日纔到的。趕緊齋戒沐浴。今日一早。特來參謁師王。恩王又笑道。初次見你。何必這樣費心。鳳周道。不腆之儀。門生實覺抱愧得很。

。難得師王不嫌菲薄。居然賞臉收下。門生已經感激極了。怎又勞王爺掛諸齒頰。豈不更叫門生躊躇不安。恩王聽他對答得十分得體。心中益發高興。說好好。你隨我吃飯罷。也沒有甚麼好菜敬你。家常便飯。咱們藉此可談心。鳳周又謙遜道。門生怎敢同師王並坐吃飯。請王爺隨意用飯。門生侍坐。王爺有甚麼垂詢的事。隨問隨回就是了。恩王道。豈有此理。我既收你作門生。便用不着這許多客氣。我叫你吃飯。你吃就好了。鳳周不敢再謙。只得隨着同吃。恩王問他廣西的缺。肥瘠如何。鳳周回道。廣西原是著名的暗缺。面子上雖是協省。其實地方並不窮。像門生規規矩矩的作官。不敢胡亂想錢。每年七八十萬。總可以剩。在不規矩的。各項伸手很多。那就沒有準稿子。恩王點點頭。說足見你這人誠實不欺。當年于老枚林老年。他們做的時候。總說是不剩錢。我向他們借十萬。全不肯痛痛快快的拿出來。總是推三阻四。可見人心太不公了。鳳周道。門生是托戴師王的福蔭。纔能作官。飲水思源。時刻不敢忘記。決不敢同他們這些人去學。恩王大笑道。本爵的門生。全能照你這樣。那就好極了。又問鳳周。何時遞請安的摺子。何時會見那幾位軍機。鳳周道。這些事門生全不敢自主。必須先請師王爺的示下。恩王沈吟了一會道。這樣罷。你暫且先候三天。到時候

我派海亮去知會你好了。鳳周啾啾連聲。也不便久坐。便告辭回寓。這三天以內。海亮果然在恩王面前。替他疏通妥協。一百萬的款子。也開好支票。送過去。恩王便傳諭叫他遞摺請安。照例督撫請安的摺子。一上去。便立時召見。決不能遲過三天。果然攝政王傳諭。明日預備召見。鳳周正在少年英俊之時。像貌既秀美。說話又嘹亮。連次召見兩回。奏對稱旨。攝政王對恩王說。這章鳳周果然名下無虛。聽他的談吐。確有幹濟之才。恩王乘勢答道。王爺眼力果然不差。此人不止有才。而且心地忠誠。他對本爵說。年來受攝政王爺特達之知。由監司擢升疆吏。時時刻刻。想着勉報皇恩。碎骨粉身。亦非所惜。看來此人很有良心。與那班滑頭的漢臣。迥乎不同。攝政王道。這就難得了。他們漢人中。惟有那騎牆派的滑頭。分外可恨。恩王道。他門豈但騎牆呢。據章鳳周報告。兩廣總督方建功。對於革命匪徒。他都不肯得罪。有時候明知故縱。有人擒了來。交給他辦他怔給放了。還說屈枉良民。似這種人。比騎牆派尤其可恨。所以廣東革命黨。鬧的更凶。據鳳周說。簡直是明目張膽。白晝橫行。那爲首的孫文。居然敢跑到省城活動。這還像話嗎。攝政王聽了。不覺勃然大怒道。方建功的爲人。怎麼會壞到這樣。叫他早早滾蛋罷。別等釀出事來。可就晚了。恩王道。

方建功當然要革掉他。只是繼任的人。必須尋一個明幹有爲。忠心報國的。方能消弭隱患。攝政王道。叫章鳳周去很好。何必另想人呢。恩王道。王爺看他能勝任。一定錯不了。本爵這就擬旨好了。攝政王點點頭。恩王提起筆來。擬了兩道旨意。呈與攝政王看了。攝政王蓋了圖章。吩咐即日發抄。真好似霹靂一聲。從天而下。連其餘的幾位軍機。全都莫名其妙。彼此紛紛議論。說怎麼也沒聽見一點聲息。這旨意是從何而來呢。分明是皇上上諭。兩廣總督方建功。着開缺另候簡用欽此。章鳳周着補授兩廣總督欽此。旨意下來之後。立時報子馬接二連三的。跑到糧食店客店來報喜。店主入直到此時。纔知道住着的是兩廣大帥。立刻懸燈結彩。一個糧食店街。全格外熱鬧起來。緊跟着海亮來拜。給鳳周出主意。說大哥快快將銀子該送誰的。一律撥清。然後提前請訓出京。千萬別在北京久住。這北京是一個是非坑。住久了。夜長夢多。可不是鬧着玩的。鳳周此時。已經達到目的。自然也不便久住。趕緊拜客送款。恩王的一百萬。是由匯豐銀行轉帳撥清。另外送了海亮十萬兩。算是把一百五十萬。報消了一個乾乾淨淨。只換了一個兩廣總督的頭銜。請訓之後。便倏然出京。直赴上海。換輪船到廣東接任去了。却說這北京城中。因爲鳳周這個總督。放的太似突兀。官場中

莫不紛紛議論。說他一定是在當道手裏。報効了鉅款。要不然。一個三十多歲的人。朝廷無論如何。不能放他作總督。這其間有一個御史。尤其憤憤不平。此人姓江名士興。少年登第。才氣很好。只是有些名士氣。恃才傲物。不受羈勒。又是新考取的御史。立志想彈劾幾個大頭腦。出一出胸中的憤氣。也好博一個直言敢諫的賢名。偏巧遇着這件事情。鳳周又不達時務。拿他當一個末學新進看待。只送了二百銀子。江士興原封給他璧回。他便收下。也不會再送。因此二人益發有了嫌隙。鳳周走後。他便向各處探聽這次納賄的憑據。也活該是冤家路窄。江士興有一個表叔。姓梅號叫子林。在匯豐銀行出納科作事多年。此番章鳳周行賄。恩王得了一百二十萬兩。怎樣撥的帳。他是澈始澈終。全都知道了。士興託他探聽消息。他便笑着問士興。如果探聽着了。你怎樣辦呢。士興道。給他一個合盤托出。逆行賄的帶受賄的。叫他們全不得安生。也洩一洩我胸中的積憤。子林道。我的老表姪。都老爺。你這主意就錯了。常言說。殺人須落兩把血。你自己想一想。你的勢力。能扳得動章鳳周。同受賄的人嗎。士興道。扳不動是自然的。不過出出氣罷了。子林道。你專爲出氣。將功名丟掉了。那犯得上嗎。至不濟自己得要尋一個下半世的快活。然後再同他們拚一拚。也值得呀。

士興聽子林的話裏有話。忙把坐位向近處挪一挪。低聲問道。表叔這話。莫非是有甚麼把握麼。子林笑道。要沒有把握。也不向你諫言了。實對你說。老章的兩廣總督。是一百二十萬換的。由我們匯豐帳上。只把姓章的存款。撥作恩王的存款。這件事便算妥當了。士興一聽。不覺跳起來喊道。這還了得。我明天便遞摺子參他們。子林道。你怎麼又鬧起毛脚刺來。這件事不是這樣作法。如今你倒不必忙着參。等我先同外國人接一接頭。問他肯出多少。等他把支票給你送過來。然後你再遞摺子。也不算晚。士興到此時。方纔恍然大悟。不覺笑道。原來外國人也想敲他的竹槓呀。子林道。甚麼話呢。這樣穩拿的買賣不作。要作甚麼買賣呢。只消你一個摺子上去。攝政王必定要派人查帳。那時恩王除去央求本行。將這筆款注銷之外。再也想不出旁的法子來。你請想。帳既然注銷。再想要款。却向何處拿去。這件事。豈不是完全便宜銀行嗎。你爲何無原無故。白給外人做飯吃呢。樂得敲一筆花花不好麼。士興聽到此處。不覺心花怒放。忙問子林。可以敲得多少。子林道。你的意思怎麼樣呢。士興道。至不濟他還不給三分之一麼。子林道。恐怕作不到。二十萬是穩能拿到手的。士興道。我們壞了功名。只換得二十萬。他們穩坐釣台。倒得一百萬。這事太不公平了。子林道。

。我替你說着看。能多不更好麼。但是你怎樣謝我呢。士興道。咱爺兒倆。還分甚麼彼此。只要砲響了。銀子到手。表叔想用多少。便拿多少。子林哈哈大笑道。這口上的春風。我不領情。咱們是先小人後君子。士興道。一成怎麼樣。子林冷笑道。我就知道你們酸字行兒。沒有大出手。効這大的力。只給一成。那就不用辦了。士興道。再加一成不少了罷。子林道。好好。一言爲定。你聽我的信罷。子林告辭去了。過了兩天。高高興興的。來見士興。見面就說道。好難啊。外國人是兩拿。說不犯着得罪恩王。辦也好不辦也好。先聽聽再說。是我費了許多唇舌。纔將大班說活了心。後來說酬勞的話。他張口只給十萬兩。我說不成功。人家一個御史的名。也不只值十萬呀。他問我得用多少。我要了四十萬。大班說一個摺子。兩篇白紙。就賣到這個價錢嗎。我說白紙與白紙不同。這張白紙。便是一百二十萬兩的銀票。人家壞功名冒危險。只得三分之一。咱行裏不費一刀一槍。白得八十萬。還少麼。大班被我問住了。他又添了十萬。我落到三十萬。並聲明自己不向行裏要一個錢。他游移了多時。才給三十萬。再多一兩也不添了。我生怕把事鬧僵了。只得答應下來。銀子可不能立刻就兌。先開三十萬的支票。交在我手中存着。這票上有一定的日子。過期不付。通共一個

月的期限。在期限以內。你遞摺子參他。連查辦代勾帳。總可以辦完了。事情完了之後。你坐在家中。淨擎着得銀子。一切撥兌的手續。全由我替你代辦。你就候着當富家翁好了。士興聽說事已辦妥。說不盡的快活。連夜將摺子擬好。也不用旁人繕寫。自己謄錄好了。又給梅子林看了看。便呈遞上去。此時攝政王正在沽名時候。對於貪贓枉法的案子。很想雷厲風行。懲治一番。見了這摺子。不覺勃然大怒道。怨不得老恩極力保薦章鳳周呢。原來貪了這大的賄賂。此事若不澈底查究。何以整肅官方。隨親筆在摺子後。批道。此案着副都御史陳侃言。查明回奏。務須秉公辦理。不得瞻徇情面。旨意下來。照例是由總管處太監。知會被派人承辦。此時總管處首領是張得祿。見了這摺子同旨意。不覺嚇了一跳。連忙親手拿起來。去尋恩王。當面報信給他。叫他趕緊防備。恩王見了這旨意。也吃驚不小。一面向得祿致謝。一面將海亮叫上來。附耳低言。吩咐如此這般。快去彌縫辦理。海亮頭命去了。秘密同銀行交涉。始而大班還再三不肯。說敝行的帳目不能改也不能換。無論誰來查。我們只有原帳端出。請他過目。至於怎樣對付。請你們王爺自己辦理。敝行是管不着的。海亮再三央求。大班急了。說除非完全注銷。算當初就不曾存這筆款。此外想不出旁的法子來。你能

代表王爺。担保這件事嗎。海亮無法。只得完全答應了。等他去後。過了兩天。陳侃言果然到行來。說是奉旨查帳。專查存款的帳。同撥款的帳。別的不查。銀行將帳抱出來。請陳侃言逐一過眼。他還帶了兩名隨員。也幫同檢查。從早飯後直查到日落。不但沒有這筆款。連章鳳周同恩王的名字。不曾查出一個來。陳侃言只得罷手。回到家來。具了一封摺奏。大致言遵旨到某行查看帳目。並無此款。亦並無章鳳周恩王存款之事。該御史撫拾無稽之言。誣蔑王大臣。殊屬非是。應如何申飭之處。出自聖裁。非臣所敢妄擬。謹將查明原委。具摺奏陳。伏乞聖鑒訓示云云。攝政王見了笑道。我想恩王也不能這樣荒唐。江士興未免太可惡了。隨又降一道意旨。御史江士興。少年浮躁。誣蔑親貴。本應革職。姑念朝廷納言之時。從寬懲處。着仍咨回翰林院當差。欽此。這旨意下來。江士興總算萬幸。雖然把御史去掉。却仍保全了翰林院的清銜。至於那三十萬銀子。他究竟得着沒得着。作小說的不曾親眼看見。也不便再往下說。可是從此以後。這位先生潦倒宦場。再也不曾派過一次差事。他却住在北京。花天酒地。擺他名士的架子。表面上看着。比從前作御史時。倒闊綽了許多。究不知他這錢是從何處來的。到如今北京各界。提起這件事來。還都傳為笑柄。常言說狼吃狼。

這簡直是狼遇着狼貳子了。以上所言。便是清末親貴貪賍好貨的一種黑幕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行刺攝政王。是北京一件驚天動地的事。事後作者會面晤胡璧人。一切情形。均彼親口所述。所以記載如是之詳。彼時皆謂滿清昏暴。然對於黨人。尙能如此寬大。亦頗難得。

章鳳周運動兩廣總督。以三十餘歲人。坐制兼圻。官場皆傳爲佳話。而不知暗幕中皆一百二十萬兩之力也。

以二十萬兩作贄敬。去拜老師。自有師生以來。未聞如此之厚敬。若令村學究聞之。不知作何感想。發何議論也。

江士興一封奏摺。敲得三十萬兩下腰。自以爲便宜極矣。而不知外人已坐享三倍之利。我國闊老達官。有錢專好孝敬外人。從不肯開發實業。救濟貧民亦應落此結果。

第三十五回 大英雄無意遇良朋 小豪傑有心襄革命

汪杜鵬白重光兩人。聽了陳友雲說的這段故事。益發激動他們排滿革命的思想。二人在背地議論。重光說滿奴糟到這樣地步。這正是胡運將終之兆。我們若不乘此時。作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。更待何時。但是偌大都城。人海茫茫。却從何處下手呢。杜鵬道。此事萬不能心急。頭一樣我們的地理不熟。第二樣北京的人情風俗。我們也一概不曉。如何說到作事。看令親的神氣。很不願我們常住北京。縱然勉強住上一月二十天。他必然要設法將我們送走。我們此時。最要緊是得尋一處長久安身之所。住過一兩個月。各方面的情形。少爲熟悉一點。再能有機會。得着一兩位同志。然後纔能議到作事的目的。目前排滿革命的話頭。還一概提不到呢。重光點頭稱是。從此二人倒是規規矩矩的。在陳家住着。這一天博文齋南紙店的經理汲漢卿。因爲一筆帳目。是東家的介紹。久催不還。特地來尋友雲。當面報告。請他設法代催。偏巧友雲上衙門去。尙未回來。汲漢卿便跑到書房來坐等。恰同汪白二人會着。彼此各通了姓字。便暢談起來。漢卿本是北京人。舉止洒落。言談爽朗。同汪白二人。越談越投機。彼此相見恨晚。漢卿無意中。看見兩宗東西。一宗是牆上掛着一張日本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建築全圖。一張是汪杜鵬手書的一張橫幅。漢卿指着問杜鵬道。這字是先生寫的嗎。

杜鵑點頭稱是。漢卿道。先生摩擬翁松禪。真得其神似。置之真跡中。非具有法眼者。不易辨認。但不知先生肯賣不肯賣。如其肯賣。小弟情願替你介紹。你就住在我們南紙店裏。一切飲食零用。全由我們供給。潤筆的錢。彼此平分。不知你樂意不樂意。杜鵑聽了。却是恰中下懷。只是碍着白重光。不好直接答應。先支吾道。承你老哥提携。兄弟是很願意的。但是我一個人前去。拋下盟弟白重光。他一人太寂寞了。似乎不大便宜。漢卿尚未答言。重光却先向他丟了一個眼色。緊跟插嘴道。二哥。你這是多慮了。小弟住在表兄家裏。是骨肉至親。就是住三年五載。也不吃緊。你是朋友客居的性質。樂得有點事作。離開這裏。豈不自由些。再說東北園離琉璃廠。相距不過數步。天天可以見面。有甚麼寂寞可慮的。依我勸你。明天就遷過去好了。漢卿在旁邊也極力贊成這話。杜鵑便慨然允許了。漢卿又問這地圖是誰繪的。重光笑道。見笑得很。這還是小弟在東洋時。順筆瞎抹的。也稱不起是圖。不過留個紀念罷了。因為小弟便是這學校畢業的學生。雖然離開母校。有這一張圖。懸在眼前。也可以聊誌不忘。要真拿當作圖看。那就可笑極了。漢卿道。太謙太謙。實在繪的好。如今北京各工廠。能繪圖的。雖然不少。到底能照這樣精細的。還不多見呢。將來小弟還要託

大哥。代繪一張建築的圖。繪成了。有幾十兩銀子酬勞。想情大哥總可以帮忙的。重光道。自要你老兄不嫌我繪的粗率。隨時可以帮忙。酬勞不酬勞。却說不到。但不知是那裏的建築圖。漢卿道。你先不要打聽。到時候自然會知道的。三人又談了一會。友雲已經回來。漢卿便到他屋裏去。交代公事。第二天杜鵬同重光商議。說我如果搬到南紙店去。這事情還不大妥當。因為那紙店。乃是令親的生意。他既不樂意你我二人住在北京。如今却從他家中。搬到他的舖子去。他當然更不樂意了。早晚必仍想驅逐的法子。這事萬萬不妥。重光道。依你怎麼樣呢。杜鵬道。依我的主意。你急速尋漢卿去。說明了這番意思。請他帮忙。在左近代尋一兩間房。尋好了房。面子上只說我要到上海去。你那令親。一定贊成。我既走了。你在他家多住幾天。他當然也不討厭你了。其實咱們二人。還是朝夕可以聚首。漢卿是一個生意人。自要他能賺着錢。無論怎樣遷就。全可以作得到。你想這法子不好麼。重光極爲贊成。當日他便尋了汲漢卿去。只說友雲爲人慳吝。住在他舖中。種種耗費。他一定不樂意。莫若另租房好。漢卿平日。也知道友雲的脾氣。很以爲然。即日便在琉璃廠鬼門關胡同裏。租了兩間南房。在前清時代。琉璃廠確有鬼門關一條極窄的胡同。一個人走過去。全得側着

身子。其實進了這胡同。裏面的地方。很是不小。並且還有很闊的房子。後來民國改爲國民關。可是本地土著。仍然呼之爲鬼門關。漢卿租的房子。是路北朝南。房東姓苻。號叫子秦。曾在戶部山西司當過書吏。很剩了幾個錢。在鬼門關自己蓋了兩所很好的房子。却又住不了。自己只住一個正院。將跨院租出去。上房三間。便是汲漢卿家眷住着。東西六廂房。租給一個姓胡的。是通州人。家裏有幾個錢。在北京住着閒玩。却沒有一定職業。只剩了南房兩間。漢卿便租過來。給杜鵑住。在他的意思。一者省得另起爐灶。給杜鵑做飯。家裏吃甚麼。便給他送過去吃。二者自己可以早晚監督着。有甚麼寫的字。不至耽誤了。一舉兩得。他覺着這主意是很好的。在杜鵑此時。但求着有安身之地。可以常住北京。進行他的革命事業。至於飲食起居。是全可以將就的。三人秘密議定。重光便對友雲說。汪杜鵑因爲久住北京。並無甚麼機會。自己想要到上海去。另投門徑。明天一早便起身了。因爲在表兄家裏。住了這許久。心中很不過意。他說無物可贈。只恭恭敬敬。寫了一張中堂。一副對聯。算是留個紀念罷了。說着便將中堂對聯打開。給他表兄觀看。友雲見了。很驚異的。說相處了二十多天。却不知汪兄是一位大書家。書房中堂的橫副。雖然寫的好。究竟是摩擬前人。

今天這漢分。真是鐵畫銀鈎。大有鄧頑伯的氣勢。難得難得。可憐如今的翰林中。也尋不出他這樣一個寫家來了。有這樣的才氣。爲甚麼不巴結功名。却東顧西跑的胡鬧。豈不可惜。說着從懷中掏出靴掖兒來。揀了一張四兩的銀票。遞與重光。說你替我留他一句罷。能多住幾天。再住幾天玩玩不忙。今晚我叫廚房多備幾樣菜。給他送行。你替我代東。我有應酬。恕不能奉陪了。重光接過銀子來。不覺暗暗好笑。沒想到表兄在北京住了幾年。居然學得這樣圓通。但是他那官派十足的口吻。聽了又未免叫人作嘔。只得先替杜鵑道謝。說又叫表兄費心破鈔。表兄有甚麼約會。自管請便。一切都由小弟關照就是了。友雲點點頭。喊一聲套車。重光也不便再同他講話。便回到書房。把友雲方纔的話。對杜鵑學說一遍。杜鵑到是連連致謝。說難得令表兄如此優待。但是我並不出京。怎好領他的銀子。老弟暫且帶着罷。我明天過那邊去。當然短不了錢花。你留着己用。省得常向令表兄張口。重光也不客氣。第二天一早。僱了兩部人力車。重光假裝送杜鵑到火車站。其實轉了一個灣子。拉到鬼門關口外。二人跳下車來。開了車錢。一直來到汲漢卿家。漢卿見他們到了。彷彿獲着寶貝一般。笑逐顏開的迎進去。先看了看南房。已經糊裱得四白落地。替杜鵑預備的鐵牀蚊帳新鋪

蓋。重光看了笑道。漢卿哥。這不是替朋友預備的住室。簡直是給杜鵬兄收拾的新房。就是娶汪大嫂。這樣屋子。也可以將就得了。杜鵬道。你不要取笑。咱們談正經的。今天初到漢卿府上。彼此既是好朋友。我們兩人。應該登堂拜見纔是。漢卿笑道。拜見可當不起。回頭便請到舍下坐一坐。兄弟已經備了一席薄酒。所有菜蔬。並不是從館子裏叫來的。全是拙妻親手調和。好請二位嘗一嘗家常滋味。杜鵬道。這是何苦。又叫嫂夫人受累。重光却大笑道。我們正想換一換口味呢。在舍親家裏住着。他用的是湖北厨子。作出來的菜。甜不甜鹹不鹹。實在難吃得。兄弟未到北京。就聽說北京的女太太們。無不長於烹調。做出來的菜。比外省厨司。還勝強十倍。今天也是咱們的口福。得遇着漢卿的嫂夫人。樂得吃一頓飽飯。雖然受些累。我們却是感激不忘。漢卿也大笑道。到底是重光兄真慨爽。我們作朋友的。原應當如此。只是拙妻烹調不精。恐怕不能副重光兄期望罷了。二位不嫌蝸居湫隘。就請上房坐罷。說着便引汪白二人。來到自己屋中。原來這三間上房。是兩明一暗。漢卿同妻子。住在暗間。明間專留着會客。收拾得十分雅潔。後牆條着一座花梨山案。案當中放着一架漢鼎。上首擺着一座五彩磁瓶。看着很舊。雖不是康熙磁。也够上乾隆磁了。下首放着一架

雲母石鑲心的鏡子。仔細看去。大有千巖萬壑之勢。山案前邊調着硬木桌椅。擦抹得光可鑑人。再看牆上。掛着一幅中堂。是宋徽宗御筆秋鷹整翮圖。雖然未必是真。却也畫得神彩奕奕。對聯是祝枝山寫的。精神也十分飽滿。案上陳列的書籍字帖也不少。並且全是老板原拓。很值幾個錢。汪白一齊笑道。漢卿兄真是雅人。一語未了。却見漢卿招呼一個天足的婦人出來。指着汪白二人笑道。這是汪大哥。這是白二哥。全是我至交好友。又向汪白道。這就是你弟妹辛氏。自家朋友。以後見了不要客氣。彼此施過禮。辛氏又斟過兩碗茶來。笑道。大哥二哥。不要見笑。我們住的這屋子。過於窄小。連一個坐的地方全沒有。慫兄弟又吝惜。不肯僱底下人。早早晚晚。沒人打掃。骯髒的下去脚。這樣局面。還要請客。真不怕朋友笑掉了牙。好在大哥二哥。都是自己弟兄。諸事包涵一點。回來自己下手。做一點粗菜粗飯。明知道不能適口。不過是一份誠心。千萬求二位吃飽。不要笑話我們纔好。汪白二人。再三的謙恭。說我們初次到府上來。就討擾賞飯吃。還勞嫂子自己調和。我們心裏。已經不安了。嫂子再說這許多客氣話。益發叫我們慚愧無地。辛氏還要答言。漢卿笑道。你快去收拾菜飯罷。這全是我的近朋友。決不會挑眼的。回來調棹子。端菜。燙酒。就招呼胡家

的小立。過來幫幫忙罷。胡老三這時可在家麼。如果在家。你請他過來陪一陪。他的拳高量雅。在一處還熱鬧些。辛氏答應着。重光却插嘴道。我們弟兄三位就好了。何必又約外人。漢卿道。不是外人。這胡老三年紀雖然很小。爲人却極其開通。能飲酒。善清談。毫沒有一點闊少習氣。回來一見面。你二位就知道了。辛氏出去收拾酒菜。漢卿正在屋中。陪汪白二人閒談。忽聽外面一個人高聲喊道。二哥在屋麼。怎麼今天你又費心請客。說着一掀簾子。進來一位翩翩美少。年紀不過十七八歲。穿一件紫寧綢袂襖。米色庫緞背心。生得面如傅粉。唇似塗硃。目若點漆。長身玉立。雖然是一位美貌青年。却含着一股英挺之氣。到屋來朝着大家拱一拱手。又問漢卿。這二位是誰。漢卿忙指着杜鵑。向少年笑道。昨天你還說要煩他寫字。怎麼今天到不認得了。少年道。原來這位就是杜鵑兄。失敬失敬。轉過臉來。又問重光貴姓。漢卿忙替引見。說這位是自重光先生。這位是小弟同院好友胡璧人。重光笑道。璧人兄這個號。實在妙得很。非你這樣整齊人物。也實在當不起這兩個字。璧人笑道。老大哥休要取笑。咱們一見如故。今天得要開懷暢飲。向兩位哥哥領教。千萬不可客氣纔好。杜鵑道。璧人兄丰采。不亞如江左周郎。我們相交起來。必能如醴酒醞醇。久而不知其醉

。漢卿在旁邊湊趣道。有重光的豪邁。就有杜鵑的溫雅。璧人老弟。更是豪邁溫雅。兼而有之。將來三位的交情。一定要與潭水俱深了。重光大笑道。漢卿哥。你向來不咬文。怎麼今天也唱起酸調來了。這都是杜鵑哥招出來的。回來得先罰他三盃。四個人說說笑笑。胡家的小立。早將棹椅調好。先擺上八個冷碟。一碟蜜桃。一碟葡萄。一碟金糕。一碟瓜子。那四個却是冷葷。一碟醉螃蟹。一碟生蝦。一碟白鷄。一碟青醬肉。用銅盆燙了五大壺陳紹。調了五個座位。正面兩位一東一西。下首一座打橫。漢卿拱杜鵑首坐。請重光作陪。胡璧人在東。自己在西。下首一座。却是給他夫人辛氏留的。看小說的。要知道。北京的禮俗。大有西洋之風。一切款待朋友。全是主婦的責任。北京婦人。無論大家小戶。總是落落大方。決沒有羞縮不敢見人的態度。自是他丈夫的朋友。到得家來。總是竭誠招待。不怕是初次見的朋友。一樣留菜留飯。並且自己出來作陪。非常週到。談起話來。他全井井有條。一切口頭上的應酬。來的非常之快。無論遠近親友。自要到家來的。口角春風。總能使你滿意。可是有一種最厲害的毛病。是他對人談話的時候。別看是大方不拘。然而對談的男子。可千萬休在他身上轉念頭。你如果會錯了意。要是說出一兩句不尊重的話來。把他惹翻了腔。他

那罵人刻薄人的話。說出來比刀子鋒芒還快利。根本上得要知道。北京婦人。言談洒落。舉止大方。慣會應酬賓朋。全是由風俗習慣上。自然養成的一種特性。這種特性是極純潔的。並不攙雜勢力之見。與邪淫之心。要究其源流。一半是基於地理的關係。一半是基於旗俗的關係。北京本是都城之地。別看貧富不齊。一班居民的眼界。是開擴的。所見所聞。俱是些耗財買臉的事。自然不肯落於小氣一流。至於旗人的習慣。尤其是海闊天空。專講交朋友。專在浮華奢侈上。爭強鬥勝。講體面過節。這是旗人的一種壞處。可也是旗人的一種好處。所以旗人只能同他交朋友。却不能同他合力作事。其實他們也到不好不壞。所欠缺的就是責任心。這不過就普通立言。究竟也不能一概而論。閒言少叙。却說汲漢卿這一席酒。雖然是他太太自己做的。並非由飯館叫來。到底要論起口味來。實在比飯館勝強十倍。頭一盃便是一個二海的奶汁魚翅。白菜墊底。杜鵑道。我們自家朋友。吃便飯。何必弄這樣貴菜。漢卿笑道。你看着貴嗎。其實不貴。二兩魚翅足夠用。白菜底更算不得甚麼。不過得吊奶湯去煨。未免費點手。通共不過花幾吊大錢。(北京十枚銅元。即合大錢一吊)。這盤菜你要到同興堂惠豐堂去吃。至少得要算你二兩八錢銀子。要論味道。確乎沒有咱家的好。話未說

完。重光早用筷子連三併四的。狠吃了一氣。吃完了大聲贊道。好菜好菜。在北京住了快一個月。今天可開了齋了。不要說家常的廚子。做不了這樣。只怕御膳房的滋味。也不過如此。漢卿聽重光這樣誇獎。心中越發高興。又喊着催上菜。緊跟着四個小吃。不過是會雞絲。溜魚片。炒蝦仁之類。最後上了一盤紅燒冬菇。實在是別有滋味。大家又贊不絕口。此時五壺酒已經喝光。又重新溫上五壺來。座中只有重光同璧人。酒量很大。汲漢卿還能陪飲幾杯。杜鵑却不能喝。辛氏炒罷了菜。也上來陪飲。他的酒量。比漢卿強。居然敢用大杯。同重光璧人。對飲了十來杯。重光又提倡猜拳。他領頭打了一個通關。別人全輸給他。惟有璧人連贏了他六拳。重光很不服氣。又續了三拳。依然輸給璧人兩拳。璧人笑道。承讓承讓。我陪你喝三杯罷。重光道。我猜拳向來不曾輸過。今天倒成了敗軍之將。不敢言勇了。大家直喝到三四點鐘。方纔吃飯。四樣飯菜。也非常可口。但是到此時誰還吃得下。不過用點鴨湯。泡半盃飯。胡亂吃了幾口。便起席散步。杜鵑因見胡璧人磊落英多。心裏盤算這個青年。我如果掉三寸之舌。說他入同盟會。將來必是民黨中一員健將。但不知他的志向如何。想到這裏。便格外同璧人套近。拉至自己屋中。開開自己的手提包。取出親身從南洋帶來的呂

宋烟。請璧人吸。又泡了一壺上好的龍井茶。彼此對坐談心。此時重光恐怕友雲疑惑他在外放蕩。忽忽告辭去了。漢卿因爲南紙店的買賣很忙。不能久陪着杜鵑談話。便笑着向璧人道。老弟你陪杜鵑大哥。談話開心。我們晚上再見。又向杜鵑道。大哥想吃甚麼。買甚麼。自請向你弟妹說一句。有胡家小立。立刻就能買去。千萬不要客氣。我因爲事忙。此時不能奉陪了。胡汪二人含笑道。請便請便。自家弟兄。用不着這樣關照。漢卿也忽忽去了。屋裏只剩胡汪二人。璧人問道。大哥一向就在北京麼。杜鵑道。纔住了不到一個月。從前在上海。東洋南洋歐美各國。差不多全走遍了。來北京觀光。却倒是頭一次。璧人道。這樣說大哥的眼界。是很寬了。可憐我們常住北京的人。真是井底之蛙。不知天外有天。甚麼時候。也能追隨大哥。在外邊遊歷一盪。今生今世。也算沒有白來。那纔真如了我的心願呢。杜鵑道。老弟你要知道。古人常說。但是登途者。都爲薄命人。東顧西跑。在路受種種困苦。經多少危險。那有你們這闊少爺。終年在北京錦繡叢中過活。享的福氣大呢。璧人聽了這話。立時面上表現出一種不快的神氣來。向杜鵑道。大哥。你爲何將小弟看成了紈袴一流。我自問雖然年輪幼罪。學問疏淺。到底這志向却不肯少落人後。別看我終日花天酒地。也同那些

俗人。作無味的應酬。然而我胸中却是別有懷抱。決不欲同流合污。作一個沒世無聞的人。如今大哥却把我看成膏粱子弟。這也未免太小看人了。杜鵑見他動了氣。心中暗暗歡喜。面子上却作出恐懼的神氣來。連忙陪罪道。老弟千萬不要多心。愚兄天大胆子。也不敢小看你。我實在是順口胡云。毫無成見。求你原諒我罷。你如果志在遠遊。愚兄不才。情願給你牽馬墜蹬。作一名嚮導。保管叫你滿意。決不至說我無用。你看好不好。璧人見杜鵑這樣賠不是。又不覺轉怒爲喜。拉了杜鵑的手笑道。大哥。你太言重了。小弟如何担當得起。你真樂意携帶我。我情願給你當一名書僮。磨墨捧硯。裝烟倒茶。也是甘心的。杜鵑大笑道。老弟。你真可謂善於詞令了。我說給你牽馬墜蹬。你立時就要給我裝烟倒茶。人說北京朋友。詞令敏捷。看起來真是名下無虛啊。二人彼此大笑。越說越投機。杜鵑這纔慢慢問到他的家世境况。璧人歎一口氣道。一言難盡。總怨上輩多掙了幾個作官造孽的錢。纔將後代子孫。就誤得稂不稂莠不莠。文不文武不武。一個個全成了廢民。你說可憐不可憐。杜鵑聽他這幾句開場的議論。知道他心中必有許多牢騷。而且抱負不凡。便又用話激了他一句。說老弟所云。你一定是位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物了。璧人道。這也不敢當。不過小弟的性格。與這

世祿之家。總有些格格不入。所以纔肯說這些話。要是遇着一位習慣自然的人。他還要誇這是天生的福命呢。家祖父原是一位孝廉公。平捻之役。曾充李文忠幕府。文忠曾稱許他爲第一能吏。特授意軍機大臣。調補他爲安徽廬州府知府。所爲是整頓家鄉的吏治。後來又升爲寧池太兵備道。作了兩年道台。又署安徽臬司。實授後又署藩司。作了一年零十個月的藩司。就故在任上了。遺骸運回通州原籍。這六七年的官囊。總不下三十餘萬。先嚴同家叔。共是弟兄三位。始終倒是不曾分家。只因過於揮霍。又不善積聚。十幾年的工夫。已經花掉了不少。先嚴在山東候補直隸州。曾署過一年濟寧。也剩了幾萬。全叫三家叔在山東給花光了。二家叔在通州料理家務。他老人家的鴉片癮。一天總要二兩多。還得吃大十公膏。錯了樣兒不能過癮。兩位家兄。也全染上這種嗜好。一天到晚。抽的拉不起炕來。小弟在旁看着。實在堵心。擠的無可如何。這纔想出一個躲靜的法子。在北京租了幾間房。小弟在如意館捐了一份差事。也不過是掛名而已。每一個月只值五天的班。有時候也許加兩天班。小弟畫古美。他們全說精細。其實據我自己看。也沒甚麼好處。自從西太后駕崩。如意館的差事。也冷淡多了。古美這一種。尤其無人注意。小弟不過是借此遮掩身子。其實一年之中。

也不準傳到一兩次。我只圖住在北京。眼不見心不煩。並可借此多交幾個朋友。每月家裏供給我二百塊錢。如意館的薪水。每月還有六十兩銀子。我自己花是用不了的。有朋友幫着用。就不免有虧空了。好在逢年遇節。再向家中要三五百塊錢。他們還不至勒措不給。因此優之游之。也到安閑自在。大哥你別看小弟年輕。我確乎不願醉生夢死。了此一生。只因遇不着出色的朋友。凡朝夕共居。酒食徵逐的。全是些碌碌庸人。不要說不能共成事業。就是肺腑深談。也決然遇不着。今天遇着大哥。我看你的言論丰采。真不愧鷄羣之鶴。所以小弟纔傾心吐膽。對你說這些話。不然連汲漢卿。我們同居一年多。我都不曾同他這樣深談。杜鵑道。愚兄何德何能。承老弟如此重看。我自問雖無片長可述。到底說道交友一道。自信還有知人之明。如老弟這樣少年英俊。又懷抱偉大志氣。實在少見得很。原來你還精於丹青。更可想見雅人深致了。但不知你們那如意館。在甚麼地方。我們得閑。也可以去看看麼。璧人道。可以可以。從前如意館本在禁城裏邊。如今却搬到集靈園攝政王府旁邊。一所極闊的房子裏。大哥那時想看。小弟情願陪你前去。裏面歷代的名畫多得很呢。你看了保管眼界爲之一新。杜鵑聽了。心中怦然一動。忙應道好好。老弟那一天值班。我便那天同你去看。

二人又談了一會閒話。璧人便告辭去了。當日晚間。漢卿拿回許多宣紙來。上面全記着款誌。另外還有兩大瓶一得閣的墨汁。十餘枝賀蓮青的大小羊毫。一樣一樣的。全點給杜鵑。杜鵑只得收了。應許明天便寫。第二天漢卿又約重光到家來。商議繪圖的事。重光道。要繪圖不難。必須先看一看地勢。隨着地勢的大小方面。然後纔能決定建築的式樣。你如今空空洞洞。叫我伏案繪圖。這不是笑話麼。漢卿被重光問住。自己也好笑。只得開誠布公的。對重光說。我這圖也是受朋友之託。因為是皇上家的工程。關係很大。所以不敢輕易發表。要是平常人家。不等你說話。我早就帶你去看了。重光冷笑道。漢卿大哥。你們生意人。心眼真多。常言說疑人勿用。用人勿疑。我又不是革命黨。又不是海洋大盜。你何必這樣藏頭露尾的。再說你縱然信不及我。難道還信不及你東家嗎。我是你東家的表弟。我如果形跡可疑。他也不敢留我在家裏住了。這一席話。說的漢卿面紅頸赤。半晌答不上來。還是璧人解圍。向重光道二哥。你可不要這樣說。如今朝廷防我們漢人。比防賊還嚴密十倍呢。少不小心。就許拿你當革命黨辦了。再加上如今的九門提督烏謹。同右翼總兵申林。這兩個東西。尤其可惡。終日派那些狼心狗肺的惡偵探。布滿九城。無風三尺浪。少微看着形跡可疑。便

在你後面跟着。有時候硬栽贓。說你是革命黨。他們好去攬功。這北京地方。真不亞如地網天羅。你們二位是初來乍到。不知道此地情形。却莫要妄怪了漢卿哥。他決不是那信不及朋友的人。汲漢卿聽到這裏。不覺拍着手兒笑道。青天大老爺在上頭呢。要不然真屈殺小弟了。大家也都一笑。重光又追問他。這工程究竟在甚麼地方。漢卿道。這工程就在攝政王府裏邊。如今的攝政王府是兩處了。老府在後門外十刹海。原本是恭王府。因為德宗入承大統。老府便作廢了。因為皇上的潛邸。王爺不敢再住。所以搬到十刹海。又替恭王別尋了一座府第。沒想到當今的宣統。又在十刹海生的。這個府又成了潛邸。只得再議遷移。却因為有攝政的關係。不能離皇宮太遠。所以在內東華裏邊。緊鄰三海集靈囿的原址。另起府第。工程是西四牌樓寶興成兩家木廠包的。已經蓋起一大半了。只有後花園尚未動工。攝邸的意思。是要小巧玲瓏。樸實淡雅。脫去向來王府的舊式。這兩個廠子。偏偏是守舊派。不會出新花樣。寶興的老板。同我是表兄弟。他為這件事很發愁。終日向我念念叨叨。說你們南紙行的人。甚麼高明朋友全交得上。難道看着表兄為難。也不幫一幫忙。你如今只替我尋一位明白建築學的繪圖大家。我這差事。便容易交卷了。前次看見重光兄繪的工業學校建築全

圖。十分精細。因此觸景生情。想起這件事來。昨天已經見着我那表兄。我對他略提一提。他十分歡迎。只是有一樣爲難。凡進府監工作工的人。全是有數目。有腰牌的。如今硬要帶進一個生人去。很不容易。所以再三躊躇。叫我先同重光兄商議一個妥當法子。臨時能遮住衆人耳目。免得受盤查纔好。不知重光兄可有甚麼高明主意麼。

重光大笑道。死店活人開。這一點小小的事。就難住了。還能辦大事嗎。據我想督工作工的人。一定很多。我只冒他人的名字。帶他人的招牌。誰有那閒心仔細去查。只要混進一次去。以後就好辦了。你想這主意不好麼。漢卿聽了。却沈吟不能作答。重光見這情形。心中又未免不快。笑道。漢卿如果不放心。此事取消了罷。好在也並不是小弟要謀這差事。何必叫你跟着懸心吊胆呢。漢卿道。我的二爺。你不要這樣怪人。咱們自己弟兄。誰還能疑惑誰。不過內中確有種種難處。你也得原諒。假如這工程要是寶興一家包的。你那主意。實在可以適用。偏偏又加上一個寶成。常言說同行是冤家。他們處處總想破壞這邊。府裏的人。倒不見得細心來查。他們却是要格外注意的。再說你的口音。又不是北京人。尤其不易朦混。他們聽出來。便不肯干休。不定又要造甚麼謠言。你想這件事不是爲難麼。璧人道。我到有一個主意。不過重光兄得

受一點委曲。最好叫寶興的主人。稟明了府裏的長史大人。就說現請了一位繪圖專家。跟同到府裏繪圖。只是此人是一個啞叭。不會說話。得寶興的主人。隨同他指示一切。我想這點小事。長史處決不能不准。只是重光得會裝啞子。千萬不要開口說話。你那湖北口音。要叫府裏的人聽出來。他們先要心驚。疑惑你是革命黨。那時連寶興的主人。全受連累了。重光笑道。我就裝一次啞道童。自當是李逵進大名府。只是誰扮吳用呢。璧人道。當然是寶興主人扮吳用了。但不知你兩人。能否合攏起來。唱這一齣戲。漢卿道。我那表兄舒仲達。雖然是一個生意人。很有機變。這些事他全能作得上來。明天我約他出城。咱們大家便排演一回。俟等排演熟了。然後再挑台簾正式去唱。衆人全贊成這主意。第二天。漢卿果然將他表兄舒仲達。約出城來。先在家中聚齊。然後一同到惠豐堂吃飯。說明了重光在席間。須要假充啞叭。說一句話罰酒三杯。說兩句話罰六杯。衆人鼓掌贊成。重光却縐着眉頭不肯認可。說這分明是你們大家想撮弄我。好取笑開心。我不能上這當。璧人道。你自管放心。受罰時候。我幫着你喝酒。還不成嗎。重光只得隨他們去。又問漢卿這裝啞叭差事。由甚麼時候起。到甚麼時候完呢。仲達搶着答道。由見酒起。由撤酒完。衆人全說好。到了惠豐堂。堂

官將大家引至一個很僻靜的跨院內。三間上房。全明着寬敞雅潔。果然飯莊的局面。與尋常飯館不同。堂倌認得仲達。是廠子老板。格外巴結。笑問三爺。是零要還是整吃。仲達說。我們五個人吃不了整桌的。你看着預備好了。甚麼菜新鮮。自管上來。也不拘樣兒。也不拘數目。隔年的老花彫。先溫十斤。預備着不够再續。堂倌答應一聲是。不大工夫。酒菜一齊上來。衆人正喝得高興。忽聽外面吶喊一聲。進來有二十多官兵。全是短裝。有拿手槍的。有拿刀的。還有拿木棍的。後面跟定一個兵官。高舉着自來得手槍。口中喊道。別放跑了。堵住走路。先奔上房。此時汪杜鵑同白重光。不覺大吃一驚。心說這莫非是來拿我們的。却又不肯露出慌張的神氣來。用眼望一望壁人。壁人笑着搖一搖頭。說沒要緊。此時官兵已經掀開上房的簾子。瞪着眼向裏看。仲達忙立起身來喊一聲老總。是怎麼一回事。難道是來辦我麼。那兵官聽有人叫他。忙越衆而前。親到上房觀看。一見是仲達。帶着一羣朋友。在這裏吃酒。不覺露出很惶恐的樣子。忙朝着上面拱一拱手道。得罪得罪。驚動驚動。早知是三爺在這裏吃酒。我們天大膽子。也不敢這樣的冒昧。又瞞怨衆兵士。你們也不探聽明白了。胡領着我辦案。這還成個甚麼體統。仲達離席向前。低聲問道。是怎麼一回事。那官

兵道。沒要緊。是一樁奏案。等閒了我細細告訴三爺。仲達也不便再問。那兵官領着一羣人。轉身去了。又在左右廂房搜檢了一番。也不曾辦着人。又照舊出去了。大家問仲達。那兵官姓甚麼。仲達道。他是提督衙門的箭手。專門辦案的。姓崇名叫崇文。我們還是老朋友呢。此次不知又有甚麼奏案。他們也是狐假虎威。小題大作。其實照這樣辦案。打草驚蛇。早跑的沒有影兒了。此時重光再也警不住了。突然說道。真好險啊。要沒有仲達兄在座。我們大家。還不叫他辦了去嗎。衆人哈哈大笑道。壓道童也嚇出話來了。快快罰他三杯。璧人執着壺。催他快喝。重光道。這是例外。不能受罰的。衆人道。六杯了。再說話還得多罰。重光不敢說了。勉強飲過三杯。仲達道。事不宜遲。今天吃罷飯。我就同你到王府去。橫豎瞞上不瞞下。自要疏通好了。沒人多管閒事。大家散席後。重光隨仲達進城。到攝政王府觀看花園的形勢。杜鵑却同璧人。到如意館參觀。作小說的。一枝筆難寫兩處事。如今先叙杜鵑璧人兩個人。坐着車子進內東華。看門的禁衛軍同警察。全認得胡璧人。是如意館的先生。這叫作當內差的。不但他本人可以自由出入。連他的親戚朋友。自要有他帶着。全可以自由出入。照例不受盤查。只問一句是同伴嗎。自要領帶的人。答應一聲是同伴。便可安然

進去。不再追問。如同來三五次。他們認得了。以後連問也不問。你一個人也能進去。這回杜鵑同璧人來。還是初次。所以看門軍警只問璧人道。胡先生。這同來是你一起的麼。璧人點頭說是的。二人下了車子。開付了車錢。便一同走進去。轉灣抹角。來至如意館門前。門外有兩個站崗的警察。一見璧人全笑道。胡先生。怎麼六七天沒有來。昨天館長還問你呢。說攝福晉要畫一幅海棠春睡圖。只限五天工夫。館長說非你畫不了。要差我們去尋你。我們想你今天一定該來了。所以也沒尋去。好好你快去罷。又省得我們跑腿了。璧人道。你們這差事越當越懶。索性懶得寸步難行了。還有臉對我說呢。一壁說着。早携杜鵑的手。走進門來。見裏面是一所舊式很大的四合房。璧人先同他走進西廂房。西廂房南間。就是璧人辦公的屋子。門外有一個小牌。寫的是人物課三個字。璧人道。我們這館共分五課。是人物。山水。花卉。蟲鳥。顏料。東西廂房。便是專管圖畫的四課。上房東屋。是館長室。西屋是顏料課。顏料課專管採買各色顏料紙張。及保管發放各事。在這一館中。是最優的差事。當課長的。分春秋兩季報銷。每一季總可報銷三萬多銀子。其實連一萬也用不到。下餘的他同館長兩個人分肥。我們當的是苦差事。除去薪水之外。一個錢的好處也沒有。有時候上邊

看畫的好。格外賞幾兩銀子。也掄不着我們得。璧人正談得高興。忽然一掀簾子。進來一個中年男子。寬袍大袖。很帶幾分腐氣。笑道。璧人老弟。你爲何幾天不來。真要把館長急殺了。璧人一見他。臉上微微一紅。忙讓坐道。區兄請坐。那人又指着杜鵬問道。這位是誰。璧人忙替引見。說這是敝友汪杜鵬。這位便是我們這館中顏料課的課長。區九疇先生。兩個人一交談。區九疇一把將杜鵬拉住。笑道。汪兄。聽你說話口音。是廣東人。咱兩個是近同鄉。你貴處那裏。杜鵬道。小弟是番禺人。九疇大笑道。妙極妙極。我原籍是花縣。咱們不止同省。而且同府。今日真是他鄉遇故知了。但不知汪兄到京。有何貴幹。杜鵬道。小弟不過轉食四方。近來在北京賣字爲活。九疇道。高雅得很。杜鵬又問他。在京幾年。九疇道。小弟是癸卯科徵倖翰林。散館時又改授民政部主事。部裏清苦得很。因此謀兼了這份差事。不過是鬼混吃飯。今天難得遇着同鄉。兄弟作一個小東。就留你在這館中吃飯。請璧人兄作陪。另外只有敝館長。同一兩位同事。並無外人。杜鵬再三推辭。九疇那裏肯答應。一定拉着杜鵬。到自己屋裏坐。說好騰出工夫來。叫璧人預備畫稿。杜鵬見他這樣懇切。便隨他到上房去。二人打了許久的鄉談。館長忽然進來。九疇又替介紹。這館長便是龍子春。鐵

木賢的心腹。因爲他畫的好。所以在西太后時代。鐵木賢便特薦他兼充這個差使。他也樂得每年多賺一兩萬銀子。又得一個館長的清銜。尋不着胡璧人。十分着急。如今見璧人來了。如同獲着寶貝一般。自己跑到畫室。指點一切。立催着璧人。將這圖畫出來。璧人道。我的館長。你爲何這樣性急。要論這個圖。要加細去畫。至遲也要四五天工夫。你就是急等用。難道還不給三天限嗎。今天立等着要。我就是神手也畫不出來。子春嘻皮笑臉的。朝着璧人。深深請了一個大安。說老弟你自當可憐愚兄。破這一遭例罷。府裏已經交派下三天了。明天再要不送進去。福晉發了脾氣。我這館長。便要一抹到底。你那不是積德行好呢。璧人被她迫得無法。只得答應連夜趕出。明天午後保管能呈進去。子春又再三叮嚀。方纔回上房去。聽九疇屋中有生人談話。他便一腳踏進去。遇着杜鵑。旗人向來沒有官派。聽說杜鵑寫的好。便立刻套近。你兄弟的。高談起來。後來聽說九疇請客。他益發高興。吃過飯又堅囑杜鵑。有工夫到我們館裏來玩。千萬不要客氣。從此以後。杜鵑以爲有機可乘。時常到如意館來玩耍。子春面子上待他非常優厚。時常請他吃飯聽戲。逛東安市場。有時候天色晚了。便留他住在館中。省得半夜出城。杜鵑心裏打算。這活該是我革命快成功了。難得竟遇

着這樣巧妙機會。我要不乘此時。驚天動地的作一場。豈非白來了北京一盃。但是這樣冒險的勾當。決非一個人所能作到。必須先尋一兩位得力的帮手。一切全安排好了。然後再動手作事。方纔可以十拿九穩。馬到成功。白重光雖是帮手。可惜走不到一路上來。只得先說胡璧人入夥。有了他作帮手。大事不患不成。從此茶前酒後。隨時用話挑逗璧人。璧人本是青年。富於感情的人。恰又趕上他這幾日。因為攝政王府。連三併四的交下許多畫件。全是福晉的意思。硬要限日呈交。而且偏乎美人一路的估多數。全要璧人起稿。因此他心中很不自在。因為當着這份差事。又不能說不畫。更兼龍子春為巴結王府起見。恨不得早晨交下來的。晚上便呈進去。纔可他的心思。璧人那裏敢應。怎當得子春老奸巨猾。他決不拿出館長的身分來壓迫你。他只是請安作揖。把老弟叫得山響。你再不應。他真能爬在地上。給你磕大頭。把璧人鬧得急也不好。惱也不好。只可連夜替他趕。連吃飯睡覺的工夫。全佔了一半去。白天到館。夜晚還要拿回寓處。在燈下去畫。杜鵑時常陪他到三更天。他畫完了。對杜鵑嘆道。大哥。你看這是那裏的事。小弟當這份差事。本是掛銜。兩三個月。不定掄着起一次稿。如今是夜以繼日。仍然趕不完。早知這樣。就是一個月二百銀子。我也不應。偏偏

大哥只善書。不善畫。要不然。你也可以幫幫我的忙啊。杜鵑乘勢冷笑道。老弟。愚兄有一句斗膽的話。說了你可不要多心。論咱兩的交情。不要說幫你畫畫。便是赴湯投火。也決不綁一綁眉。惟有你目前當的這種差事。不要說我不會畫。不能幫。縱然會畫。也決然不肯幫你。璧人聽了。不快道。大哥是高尙其志的人。對於這種賤藝。當然是不屑爲了。杜鵑道。你錯會意了。書畫俱是清高之品。我既然賣字。怎見得就不屑畫畫呢。不過我們堂堂七尺。却受那無知貴婦人指使。竭一己的精神。供他人的娛樂。却有點不值呢。幾句話將璧人激的拍案大叫道。你說的何常不是。他以爲是攝政王福晉。便可以恣情縱欲。隨便拿着我們開心。我璧人不伺候他。明天便辭差不幹。到看老龍有甚麼法子制我。杜鵑道。老弟你且慢鬧脾氣。你辭了差使。當然還有人幹。他們恣情縱欲的。依然還是縱恣。根本上又有甚麼益處呢。你要知道。他們滿洲人的心理。看我們漢人。便是生來的奴才資料。先搜我們漢人的脂膏。作他們窮奢極欲的代價。就拿老弟這般才氣。每月自出六十兩銀子。便將你買得服服帖帖。終日敵精勞神。受他的驅使。供他的娛樂。其餘就可想而知了。一個婦人家。尙且有這大的權力。其餘如親王郡王貝子貝勒。更可想而知了。你看龍子春。面子上同你那樣要好

。其實何嘗有一點誠意。他看我們漢人。有如貓狗。這時候用着了。便點手把你叫來。哄你鬥你。喂你一點好食料。轉臉用不着了。便一脚把你踹開。他們存的全是這種心思。你要把他們看成好人。那纔真上當呢。一席話將璧人說的直跳起。大聲罵道。該死的滿奴。你把我們漢人。蹂躪苦了。我胡璧人跟你誓不兩立。杜鵑忙朝他擺手道。你聲音放低些。不要這樣暴躁。璧人道。夜深了。沒人聽見。大哥方纔的話。小弟平常日子。也頗能涉想及此。如今再聽大哥一說。足證我所見不差。我明天決不再給他們支使了。杜鵑道。老弟。你是一個有志氣有作爲的人。所以愚兄纔肯將這些道理對你說。但不知你的志向堅定不堅定。如果堅定。還有再進一步的話。對你說呢。璧人聽了這話。倏的立起身來。取過一隻茶杯。揭開煖壺。提出來。斟了半杯開水。回手將中指納入口中。用力一咬。指頭早已破了。那鮮血便淋淋漓漓的。流出來。滴入茶杯。絲絲縷縷的。變成紅色。向杜鵑道。咱二人以此水權當酒血。請大哥插血爲盟。杜鵑不待他說完。也將中指咬破。一同滴入。二人彼此分飲了。杜鵑請璧人坐下。然後低聲對他說道。老弟志氣這樣堅定。令人欽敬佩服。這也是滿人將滅。我黨將興的一種預兆。實對你說。愚兄便是鐵血團的發起人。同盟會的理事。奉孫中山之命。

與白重光結伴來京。預備伺機進行革命事業。也是無意中得遇老弟。偏巧你又在如意館有這差事。這正是我們革命的捷徑。你千萬不可將差事辭掉。有這一條門路。我們先可以出入自由。不受絲毫拘束。並且你們那館址同攝政王府緊鄰。一切布置。全是近水樓台。他將來決逃不出我們的手。只要你守口如瓶。別走漏個中消息。我們那時看出機會來。那時就可以動手。自要將攝政王一個人制死。其餘全算不得甚麼。你目前到要極力敷衍龍子春。別叫他看出破綻來。這是頂要緊的事。明天晚上。我們再同重光開一個三頭會議。籌畫進行方法。這時候天也晚了。各自安息罷。璧人道。這樣好極。大哥請回房去罷。二人分手。一宵無話。第二天清晨起來。兩人吃罷早飯。又一同到如意館去。鬼混了半天。到晚飯時候。二人一同出來。纔到門前。恰赶上攝政王回府。只見前撲後擁。足有四五十名馬隊。全是短裝。腰裏掖着自來得。脇下跨着東洋刀。攝政王坐着黃絳綠呢大轎。另外有四個把轎竿的。全是糾糾武士。也都戴着槍。跨着刀。臍胸疊肚。大有力敵萬人之概。再看轎子裏坐的王爺。年紀就在三十上下。黃白面皮。長條臉兒。細眉大眼。很像一個白面書生。風馳電掣一般。便抬進府去了。胡汪二人。躲在如意館門內。看了個清清楚楚。杜鵑道。這位攝政王爺。我這

是初次見呢。璧人道。你要住在如意館。早晚可以看見兩遍。他每天九十點鐘。到內廷辦公。晚五六點鐘回府。這是一定的時刻。我們早晚參差。所以輕易遇不着他。杜鵑道。像這樣護衛森嚴。我們不遇着到好。遇着了到要把人嚇一跳呢。二人說着話。慢慢的向前走。忽聽後面有許多人嚷叫的聲音。忙回過頭去觀看。原來王府作工的瓦木匠。這時候纔下工。一個個彷彿野鳥出籠。橫蹯亂跳。嘴裏還高聲唱着。也有唱梆子的。也有唱二簧的。還有唱時調小曲的。那一種活潑的神氣。到也實在好看。二人不免立住了脚。索性讓他們過去。只見這些人胸前。全掛着一個小小的銅牌。足有三百人。一轉眼便走淨了。二人纔要跟着開步。忽聽後面有人招呼道。汪胡二兄。到那裏去。我們一同到城外逛逛。二人忙回頭觀看。要知此人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寫各人的性情舉動。言談嗜好。極繪影繪聲之妙。杜鵑與重光不同。璧人又不同。友雲漢卿又不同。最妙是寫辛氏。恰合北京婦女身分。其談話的意味神氣。直把北京外場婦人寫活。非老於北京者。不能道此。外省人決難夢見也。

賣字繪圖。俱非閒筆。必如是乃能引入本題。噫人在如意館應差。是爲埋炸彈預

作地步。亦是爲遇赦伏線。

旗人海闊天空。好交朋友。本是第二天性。雖以龍子春之機詐。亦不過如此。言外見滿人易與。其心地較漢人爲厚也。

第三十六回 小書房聚談思烈士 如意館裝病試奇謀

胡璧人同汪杜鵑。正在安步當車。向前行走。忽見工人成羣結夥的。在後面高聲唱着。向前亂闖。二人只得停住脚。放他們過去。等全走淨了。又慢慢的向前行。這時候忽然有人招呼他兩人的號。連忙回頭觀看。原來是寶興木廠的主人舒仲達。隨他一路走的。還有白重光。汪胡二人見了。不覺鼓掌道。巧極巧極。難得同你二位不期而遇。仲達緊走幾步。握了杜鵑的手。笑道。汪兄這樣閒在。能進城來逛逛。自從惠豐堂分手。我們有半月沒見了。又問璧人近來差事可忙。璧人不甚理會他。却拉了重光的手。大笑說。你這啞道童。啞了幾天了。始終不曾露馬脚麼。重光也大笑道。不要說了。可把我給悶壞了。重光纔說了這兩句。早將仲達嚇得面色灰白。下狠力的揪了他一把。低聲道。你怎麼說起話來了。這是鬧着玩的嗎。重光到此時。也自知冒失。忙

將嘴閉得緊緊的。又裝起啞叭來。鬧得汪胡二人。說也不好。笑也不好。只得匆匆的。出內東華門。雇了人力車。同仲達重光作別。先回寓處去了。當日晚間。重光來訪他們。璧人說白天我太冒失。可是仲達也未免過於小心了。重光道。這却難怨他。一者王府的密探很多。全知道我是啞叭。如今說出話來。他們一定要當作偵探材料。暗中報告。二者寶成木廠的主人吳伯曹。是著名的漢奸。人家全管他叫無不糟。這次我裝啞叭進去繪圖。他便由嫉妬而生猜疑。三番五次。叫他手下人。去試探我。到底是真啞。還是假啞。幸虧我裝得很像。不曾露一點破綻。他仍然不信。暗中又派人尾隨。秘密監視。我如今簡直成了私人了。你們說可笑不可笑。璧人道。照這樣你豈不是自尋苦惱。杜鵑道。我們實行革命的人。那樣事不得堅忍。不要說這一點小小不自由。便是綁赴市曹。斷頭流血。也決然不能縲一縲眉頭。重光聽杜鵑當着璧人肯說出這樣話來。知道璧人一定是入了鐵血團同盟會。不覺喜出望外。握了璧人的手贊道。好青年。大英雄。我們這次來北京。總算沒有白來。目的一定是達到了。又問杜鵑。你同璧人可議出甚麼實行的法子來。杜鵑道。談何容易呢。我們今天約你來。開一個三頭會議。我提出三個問題來。請你二位表決一下子。我們也好入手實行。重光道。你

直說罷。不必繞灣子了。杜鵑道。頭一個問題。是目的。我們這革命。就廣義說。是革滿清的命。要就狹義說。是先革滿清重要人物的命。我們必須先有一個人作目的。然後纔能矢不虛發。但是人的範圍很寬。我們究竟先拿誰開刀祭旗。預先也要有一種成算。請你二位。先將滿清重要人物數一數。我們權其輕重。先定出一個目的物來。然後再議進行的手段。這便是第一個問題。重光道。這個問題。得要請璧人解決。因為他生長在北京。凡是滿清重要人物。差不多他全能澈始澈終。知道他們的歷史。誰的罪孽深重。誰的關係重要。誰是我們漢族的大障礙。全都瞞不了他。最好請他述說大概。我們再加以選擇。自然就有了良好的目的了。杜鵑很贊成這話。便催璧人快說。璧人道。這話要說很長了。要論滿清這一幫親貴。差不多全是酒囊飯袋。除去唱兩口二簧腔。擺一擺王爺架子之外。並無片長足錄。然而內中也有兩個不可輕視的。第一便是鎮國公陸軍部侍郎善輔。此人曾留學過日本陸軍。文韜武略。無一不優。而且少年英發。敢作敢為。對於國家的潮流。世界大勢。他全能瞭如指掌。對待我們漢人。是表面牢籠。暗中防備。却不露痕跡。可稱是親貴中第一流人才。除去此人之外。要屬敬親王了。這位敬王。雖然上一點年紀。却是精明幹練。有擔當有魄力。在北京

作了四五年民政部尙書。所有這一點警察成績。全是他一個人手造的。在親貴中。也要算是錚錚佼佼了。其餘自然要數鐵木賢。此人雖沒有多大學識。然而同漢人作對。却要數他的志向極堅。凡別人不敢作的。他全敢作。他手下那個謀士龍子春。尤其厲害。笑裏藏刀。不動聲色。便能够要人的命。項子城在我們漢人中。總要算一個大人物了。到底受了鐵木賢的暗算。其餘就可想而知。滿人中的人才。不過就是這幾個。其餘如恩王阿同。雖然作了多少年軍機。除去撲錢之外。並沒有旁的本勢。那是完全不足慮的。攝政王現處的地位。是滿人中領袖。他胆小不能有爲。心細不能得當。專好賣弄小聰明。是一個無用廢物。不過他的地位太高。大家不能本在他身上注意。這就是親貴中實在情形。小弟雖然知道的不詳細。然而論其大概。也不過如此。至於先從誰身上下手。還得請二位長兄。詳細研究一番。重光道。照你這樣說。我們先收拾善輔。將膀臂給他去掉。雖有首領。也就不足爲害了。璧人連連搖頭說。要去善輔。談何容易。他現以陸軍部侍郎。兼管禁衛軍。出門的時候。護衛森嚴。他那府門前。多少軍警荷槍鶴立。晝夜不息。只怕活神仙也下不去手。勉強作去。賠上性命到不要緊。鬧一個打草驚蛇。徒勞無功。到叫以後的人。無從着手了。據小弟看。善輔可以

先放他一步。等將來有了機會再說。我們目前。且尋一個大頭腦。拚一下子。你二位想是不是。杜鵑笑道。別看璧人年輕。他却有一些老練的意思。本來我們的目的物。就在攝政王載豐。俗語說得好。擒賊擒王。這許多日子。我們種種機遇。也全都與他相近。這正是天假之緣。豈可輕輕放過。據我想。咱們的目的。就決定在他身上罷。也不必再游移了。白胡二人點頭稱是。第一個問題。算是解決了。杜鵑便又提出第二問題。第二問題是甚麼呢。便是實行的手段。重光道。手槍炸彈。我們隨身帶着全有。到底是用那一樣。還請杜鵑大哥決定。杜鵑道。靈便自然是手槍。但手槍的性質。有如博浪之椎。必須一擊而中。纔算達到目的。倘然擊不中。或者擊中了。未中要害。便是白耗了若許精神。白賠上一條性命。可實在有點不值。據我想還是用炸彈。較比穩當些。不過是明用是暗用。却要煞費斟酌呢。璧人忙問道。明用是怎麼樣。暗用是怎麼樣。杜鵑道。明用比如我是被炸者。你是炸人者。你只須將炸彈藏在身邊。俟等我經過你的眼前。你掏出炸彈來。向我面前一擲。這炸彈立時就開花了。我的身子。縱然不成壘粉。也要四分五裂。這就叫作明用。可是明用得要會用。要不會用的。自許炸着旁人。決然炸不着目的人。璧人問這是甚麼道理呢。杜鵑道。這個道理。與

出獵時開槍打兔是一種道理。比如你在圍場之中。看見一個兔子。想要用槍打他。你的槍口若對準了他的身子。照直線打去。保管你打不着。因為你槍一發聲。那兔兒便向前一跳。容你的槍彈到了他原臥之地。他的身子已經竄出去了。你必定打一個空。拋炸彈也是這種道理。因為那些闊人的輿馬。全都飛快。同野地的兔兒。是一種性質。所以也得用同一手段。璧人同重光不禁大笑道。杜鵑兄的妙喻。也要算形容盡致了。那暗用却是甚麼道理呢。杜鵑道。暗用就是暗算手續。比明用麻煩的多。第一得先調查那目的人。每日準經過甚麼地方。或是準住甚麼地方。然後下工夫布置。最要緊得要敏捷巧妙。不露一點痕跡。不令人注意。却將這炸彈隱藏在容易觸發之地。等到三天五日。那目的人的腳蹤。到這炸彈的機關。必有接觸暴發之時。人不知鬼不覺的。便將性命送掉了。這叫作明槍易躲。暗箭難防。不過這種法子。得多耗時日。然而可是極穩當。自己又担不着危險。可以從從容容的早點逃開。這就叫作暗用。不知你二位。到底贊成那一種手段。重光道。我們但能暗用。何犯上去明用呢。小弟說這話。並不是怕死。一者明用沒有暗用穩便。二者我們有用之身。也要愛惜。璧人也搶着說道。重光兄的話。一點也不錯。我們並非怕死。得要死得值。得要達到目的而死

。那纔不委曲呢。杜鵑道。這話是極了。我們有用之身。也不犯上葬送在無用之地。暗用炸彈四個字。便算解決了第二個問題。第三個問題。便是實行這手段的種種步驟。必須預先研究好了。然後照着步驟去作。庶不致凌亂序次。招出旁人注意來。致令全功敗於垂成。如今我們的機遇。總算很好。璧人的如意館。便是我們一切進行基礎。又有重光可以借着繪圖爲名。隨着到攝政王府偵探消息。遇巧了。將炸彈放在府中。豈不更是近水樓台。不過種種方法。也要臨時變通。並不是死於句下的。重光道。這層我們全理會得。只是有一個問題。不好解決。我住在表兄陳友雲家裏。他是一個在官有功名的人。倘然事機不密。我們碎骨紛身。無的可怨。若叫友雲受了牽連。我舅舅跟前。只有他一個。真將性命賣到菜市口兒。我總覺着對他不起。因爲他並不是我們同志。我們此番到京來。承他飲食招待。臨完反要了他的命。我們口問心。實在說不過去。不知杜鵑大哥。以爲何如。杜鵑道。你所慮的很是。我們民黨中人。更要講道德。果真連累了他。便是有意害人。爲道德所不許。這件事到成了一個問題了。不知璧人老弟。可有甚麼法子。保全陳友雲嗎。璧人想了片刻說。我也沒有甚麼妙法。最好先請重光離開友雲家裏。將來就是犯了案。不是從他家裏抓出來的。也担不

着窩主的干係。我們縱然被捕。架不住咬定牙關。不拉出一個人來。他們也沒有法子胡亂羅致。重光道。就是這樣。我回頭便告訴他。家裏有信來。就說家母知道我在北京。寫信來叫我即刻回去。這是他最贊成的事。我即日便能脫離開了。咱們再商量怎樣實行那暗殺手段。誰爲主要分子。誰爲助手。在何日舉行。在某處下手。儘就着今晚上解决了罷。別一再遷延誤了大事。杜鵑道。日子是不能定的。我們看機會行事。那天有了機會。那天就可以下手。好在炸彈現有兩枚。全是德國克魯伯砲廠製造出來的。別看形勢不大。力量却很不小。方圓十步之內。全可以炸成片段。他說着順手取過手提包來。他這手提包。是一個箱子式的。長有一尺三寸。寬有六寸。高六寸五分。看外表是一個整皮子的。打開看。裏面是西洋花布。杜鵑把裏邊藏的信件。全抓出來。只剩了一個空提包。給璧人觀看。說老弟你看。這不是空的麼。又翻過來掉過去。敲打着給璧人看。說老弟你可能看出一點破綻來嗎。璧人掂了一掂。搖搖頭說。看不出來。杜鵑又遞在他手中。璧人接過來。啊呀了一聲。說這物件好沈重啊。杜鵑道。就在這一點。等我拿出來給你看。說着又接過來。先將皮包裏邊的花布扯開。靠左邊有一小孔。杜鵑從身邊取出一宗物件。是不大的一根鋼籤。鋼籤上還有踞齒。杜鵑

拿着這鋼籤。對準皮包裏的小孔。插進向外一擰。只聽叮咚一聲。那皮包外邊的皮子。從下面翻起一塊來。四周相等。整整齊齊。高矮有一寸二分。發現出底上是一個洋鐵的匣兒。匣兒的頭上。也有機關。將機關開開。然後將匣兒抽出。見裏有兩個光華燦爛。奪人二目的東西。臥在這匣兒中間。兩旁放着一把鑷子。一把剪子。也全是西洋的。鋒利無比。杜鵑隨手拿出一個來。給璧人看。璧人從來沒見過這種東西。意思間還有些膽怯。不敢接。杜鵑笑道。無妨。這是有機振的東西。不將機關振擰緊。是炸不開的。璧人接過來看。像是鴨蛋形的墨盒子。却是圓圓沒有稜角。一頭上也有兩個小孔。杜鵑指點他說。這兩個小孔。一個是上緊的。一個是鬆開的。比如用的時候。只將下面這孔。伸進鑰匙去。擰到十三轉。便不要擰了。如果再擰。他自己便要炸裂。擰過十轉之後。要碰着強有力的東西。他便能炸開。如果不用了。用鑰匙伸入上面孔中。也擰十三轉。再向石頭碰撞。他也不會炸了。這乃是德國的出品。極其利害。孫中山在德國。定製了二十四個。是奉德皇威廉第二允許的。要不然。無論何人。無論花多少錢。他也不敢私造。凡是造出來的。全得呈與廠監過目。收入陸軍部軍械庫中。中山到德國。曾面謁威廉。談及滿清的淫暴。漢族革命的宗旨。威廉十分贊成。

。因此乘勢要求。要造二十四枚炸彈。專預備炸滿清親貴。威廉慨然允許。當時便寫了一道手諭。交給中山。並叫從廉定價。只收工本。廠監路德中將。很有面子。只收了一萬五千馬克。中山得着這種利器。不肯輕易使用。務必要一彈收一彈之效。所以只分給我名下兩枚。其餘鐵血團中人物。也有得一個的。也有得兩個的。頭一個發的利市。便是吳惡木。五大臣出洋時。他用了一個。可憐五個人中。不曾擊死一個。却白白將惡木的性命送掉了。說起來實在可憐可恨。璧人道。原來炸五大臣的吳樛。同大哥也是一黨啊。杜鵑道。怎麼不是呢。他回國時候。我正在神戶。親自送他到船上。他慷慨悲歌。大有荆軻去秦掉頭不顧的意思。可惜他只攜帶了一枚炸彈。假如多有兩個。彼時的幾輛火車全要成爲壘粉。那五個滿奴害民賊。當然也沒有逃生的餘地了。璧人道。這個熱鬧。小弟當時確曾目視。真好險啊。重光忙問道。你知道詳細情形嗎。何不說與我們聽聽。璧人道。詳細情形。我雖然不盡知。可是彼時景況。到如今追想起來。還歷歷在目呢。吳烈士手段未常不妙。可惜時間太匆促了。因此他那彈子。並不會傷着。只震壞了幾塊玻璃。將瑞方載澤的頭顱碰傷。其餘却不會損着分毫。吳烈士他在當時。本扮了一名茶房的樣式。穿着月白布長衫。白襪青鞋。還帶着高提

櫻紅纓涼帽。安着一條假髮辮。很有個聽差的样子。他老早便混到三等夫役室中。衆人並不曾注他的意。後來五大臣到了。正在頭等車內。同一班送行的人周旋。吳烈士却懷着炸彈。從三等車要闖入頭等。把門的軍警。認着他不定是那一個大臣的跟班。所以不曾攔他。他眼看就要進去了。偏偏此時有瑞方一個隨身家人。名叫李虎臣的。從裏面出來。此人在軍界多年。又長於武技。瑞方作湖北巡撫時。拔爲武巡捕。走到那裏。他跟到那裏。對於瑞方。真是一秉忠心。始終不貳。瑞方便提他作了隨身侍衛。還有一個姓夏的。在上海唱過戲。手底下很快。瑞方誇他是當代的黃天霸。也叫到身邊。同李虎臣一同聽差。這兩個人既有武藝。而且心思精細。知道目前革命的潮流。他主人又是一位滿洲大員。所以時時小心。處處經意。凡是面目生一點的人。決不肯容他到瑞方面前。也是吳烈士不該成功。所以纔遇着這個對頭。李虎臣一照面。見他眼生。便橫住不叫他進來。問他是誰的跟人。吳烈士倉猝間。不能回答。略一停頓。纔答道。是瑞大人的長班。在他的意思。以爲那四個全是京官所用的人。必然也是北京的。惟有瑞方作了好幾年外任。他的左右。外省人當然一定不少。所以纔這樣回答。那知正是回答錯了。李虎臣本來就注他的意。如今聽他說話口音。既是南方人。

又冒充瑞方的跟人。益發疑惑他是革命黨了。便下狠勁啐了一口。說呸。你是那方的匪徒。敢來冒充跟人。希圖行刺。還不束手就擒。等我用力嗎。說着便要伸手去抓吳烈士。吳君到了此際。知道機關已破。再想闖進去。是不容易了。只有拚命一擲。更無他法。急忙從懷中掏出炸彈。站在三等車門外。向頭等車門裏擲去。李虎臣眼明手快。見他掏出炸彈來。也不敢再向前抓他去了。一個箭步。從頭等車門內。便竄到站台上。足有十幾步遠近。忽聽得蹣然一聲。如天塌地陷一般。立時黑霧黃烟。充然四塞。把幾輛車全罩住了。站台左右的人。都嚇的迷了本性。只望四下裏亂竄亂撞。也分不出東南西北來。當時站台上離得近的。也有炸傷。也有炸斃。連李虎臣也被炸傷左腿。爬伏在地上。那裏動彈得一步。此時軍警全聞聲而至。一個個托着槍。如瘋狂獺狗一般。將幾輛車團團圍住。硬要搜捕刺客。可憐無辜被累的。足有二三十人。俱被軍警用繩細住。步軍統領同左右翼總兵。還有內外警察廳丞。俱都跳上車。向五大欽差問候。只見澤公同瑞方。全都血流滿面。到將大家嚇了一跳。忙上前仔細看傷。原來是玻璃碴的。並非中彈。這纔放了心。公爺是大發脾氣。痛罵軍警無用。各官只有啫啫連聲。瑞方冷笑。問大家可曾捕着刺客沒有。衆人齊說捕着了。瑞方說帶過來

我看。衆軍警將捕的人。擁至瑞方面前。瑞方見了。哈哈一陣狂笑。說你們快快將這些人放了罷。內中要一個刺客全沒有。徒然累及無辜。這是何苦呢。衆人面面相觀。還有些不信。瑞方道。兇手已經死了。這些人全是送行同看熱鬧的。你們不信可看那一邊。說着用手一指。衆人眼光隨着他的手。向南一看。果然車的南邊道上。橫着一個死屍。已經把下部全炸沒了。上半截身子。却完完整整。面目慘白如雪。仰面朝天。躺在地上。原來軍警只顧搜北邊的站台上。却忘記了南邊的車道。瑞方爲人精細。當李虎臣阻攔吳烈士。不放進門之時。他已經就注上意了。後來吳烈士被李虎臣問窮了。李虎臣想過去抓他。吳烈士見事機破露。急不能待。即刻掏出炸彈來。李虎臣生怕着手。連忙向站台上竄去。吳烈士見他轉身。認着是向自己來。手中的炸彈。不知不覺便向頭等車室裏邊打去。那知心慌意亂之際。未曾打準。正打到門框上。就炸了。炸彈却落在南邊車道上。當纔炸之時。藥力很猛。所以吳烈士下半部。俱被炸爛。站台上的人。也炸壞了十幾個。吳烈士站的靠南。所以倒在南邊車道上。李虎臣竄的很遠。所以不曾喪了性命。瑞方彼時聽見他二人說話。所以知道刺客必是此人。迨炸過之後。他雖然受有輕傷。正在驚慌之間。也不覺得疼痛。他到是關心李虎臣。認爲

此次必被人炸斃了。好在玻璃窗全震得粉碎。他便探出頭來。向南北瞭望。見吳烈士已炸死在車下。他便放了心。知道不致再有二次炸彈發生。只是沒看見李虎臣。總不放心。便又向北細看。此時軍警正在圍攔捕人。他看着好笑。刺客已經安穩長眠去了。他們却大驚小怪。胡亂拿人。少時軍警長官上來。所以他迎頭先問這一句。衆人見刺客死了。也都放心。知道再無凶險。瑞方又指揮他們。去尋李虎臣。在站台那邊。將他尋着了。只得覓一塊門板。將他抬至醫院養傷。瑞方還替李虎臣訛了兩千塊錢。他向步軍統領同警察廳丞說。你們是管甚麼的。堂堂欽差奉旨出都。你們會把刺客放上車來。若非我那巡捕李虎臣。迎頭把刺客攔住了。我們大家性命。便全葬送在他手裏。五位大欽差被炸。你們作警察長官的。自己想一想。應當担甚麼罪名。項上吃飯的傢伙。還能長得牢穩嗎。可見我那李巡捕。是你們大家的救命恩人。他如今因公被傷。這一筆養傷費。難道還能出在他的身上嗎。衆人被瑞方一拍。只得彼此商量。由提督衙門同警察廳。各担任一千元。作爲公送李虎臣的醫藥養傷之費。其實他的傷並不重。在醫院住了一個星期。就平復如常。安然出院了。却白得了兩千塊錢。在瑞方不過是慷他人之慨。自己並不拿一文錢。其餘那四位欽差。都感念他的好處。也有賞

三百的。也有賞二百的。他又白得了一千塊錢。這一次驚天動地的炸案。算是作成李虎臣發一筆小財。可憐吳烈士枉自送掉了一條性命。所有目的人。一個也不會死。却白白炸死了十幾個看熱鬧送行的人。這就是當日實在情形。杜鵑聽璧人說完。不覺流淚歎道。可憐惡木兄。那樣磊落英雄。却落了這樣一個結果。雖說是那五個滿奴命不該絕。到底也是明用的壞處。假如預先將炸彈安放在頭等車內。一觸即發。我想那五個人。也決然逃不出手。由這上看起來。可知明用不如暗用了。我們既將第二問題決定了。明天便要進行第三步。事不宜遲。總以早下手的爲妙。杜鵑說到這裏。又伏在白胡二人的耳邊。低聲說了幾句。二人點頭會意。方纔分手。各回家中安歇。次日早晨重光對友雲說。家母知道我在表兄家裏閒住。很想念我。昨天來信。叫我即刻回家。小弟想要今日夜車便走。特向表兄表嫂辭行。我這一回湖北。再到北京。不定得甚麼時候了。兩三個月。承兄嫂格外優待。小弟心裏的感激。嘴裏也說不出。惟有祝兄嫂福祿綿綿。表哥官星高照。將來我再到北京。表哥便作到民政部侍郎。那纔如了小弟的心願呢。重光這一套言不由衷的話。倒將陳友雲說得十分歡喜。忙回答道好好。不枉你在北京住了這許多日子。居然將氣質全變化了。姑母盼子心切。我是早知道的。

。不過你初來北京。我怎好催促你回家。你要錯會了意。還許說我怕耗費。容不得你呢。如今你既發於自動的。想回家。這正是你的孝思。我也不便再留你住。今天晚上我陪你到厚德福吃一吃河南菜。權當給你送行。恰好廣德樓又有夜戲。咱們包一個廂。請你聽一聽小穆子。金絲紅。梅蘭芳三個人的二進宮。張喜福康喜壽的八大錘代斷臂。明娃娃水上漂的南天門。這都是極好的戲。別看他們歲數小。唱念作無一不精。咱弟兄兩個也開開心。將來你再到北京。可以奉侍姑母。也來逛一盪。我如果徼倖作了民政部侍郎。咱們大大借個地方。唱堂會戲。也叫姑母老人家開顏一笑。那纔算如了我的心願呢。重光攔道。吃飯聽戲可以不必了。一者我同表兄。是骨肉至親。用不着那些浮文客套。如果這樣一辦。反倒顯出我們疏遠了。二者表兄在宦途中。應酬是多的。到了晚上。更是一刻千金。千萬不要因為應酬表弟。反倒得罪了旁人。今晚就在家中添一點菜。作為給我送行。我夜間還要趕車呢。好在無多少行李。也不用人送。吃過飯歇一刻。雇一輛人力車。便到西車站去候車。表兄有甚麼應酬。自管請便。千萬不必照應我。咱們後會有期罷。說到這裏。又深深作了一個揖。友雲見他說得這樣至誠。也不便再鬧客套。說既然這樣。我就依實了。只是夜間上車。我派家人送你

去好了。省得自己招呼行李。重光笑道。我有甚麼行李。不過一個手提包。那裏用得着人。再說小弟是旅行慣了的。有人迎送。反倒覺着不自在。這派人去的話。也取消了罷。友雲也只得依他。又談了幾句閒話。仍舊坐着轎車。出去應酬。重光收拾了收拾。吃過晚飯。辭別表嫂一個人。提着皮包。出門而去。出了琉璃廠西門。方纔雇了一輛人力車。拉到西四牌樓太平街寶興木廠。尋着舒仲達。只說在表兄家住着。來回不便。因此搬出來。一者進府時候可以不誤。二者有個清淨地方。也好繪圖。舒仲達正在發愁。嫌他繪的太慢。如今見他自己投奔了來。真是喜出望外。如同得着寶貝一般。忙接過提包來。握了重光的手。哈哈大笑道。重光兄。你真不愧摯誠君子。受人之託。忠人之事。我舒仲達真是該走幸運。纔遇着你這樣的好朋友。你住在我廠子裏。保管叫你事事遂心。受不着一點委屈。我把你安置在內帳房。這是我養靜的屋子。無論是誰不能輕易進去。你看書繪圖起稿。無論作甚麼。連一個蒼蠅。也不敢到你眼前去嗡嗡。你那時想吃飯喝茶用點心。桌前有一根走鈴。只須輕輕一扯。便有茶房或徒弟。趕緊過來伺候。你從今天。便安心住在我這裏。閒了我陪你去逛一逛三海。比在令親家裏住着可強得多了。你白天樂意出城去玩。也儘管隨便。那時用錢。在十塊

以內。帳房可以隨便支取。多用自管向我說。我全可以替你周轉。重光聽他嘮嘮叨叨。說了這一大篇。無非是牢籠自己。好替他趕緊繪圖。便也索性順水推舟。說了許多感激的話。從此便住在寶興木廠。第二天晚飯後。雇了一輛車子。一直拉到國民闢汲漢卿家。尋覓汪杜鵬胡璧人談話。恰巧漢卿也在屋中。見了重光。大笑道。白二哥。你爲何撒謊。搬出敝東家來。難道你們這麼至親。還鬧甚麼意見嗎。重光道。你不知道我實在有種種難處。我那表兄友雲。天性慳吝。你是知道的。更有我那表嫂。尤其刻薄。在他家住着吃兩頓飯。全不得舒服。這樣艱難日子。我實在過不了。只得撒一個謊。遷到外邊來。倒還賺一個逍遙自在。漢卿點頭歎息說。親戚實在不如朋友。你如不嫌窄狹。簡直搬到杜鵬一屋裏住。早晚兩頓飯。我還能供給你幾個月。豈不比住店強嗎。重光道。謝謝罷。我已經搬到寶興木廠去了。漢卿道。這樣也好。我那表兄確乎比你那表兄開展的多。四個人談了一會。漢卿告辭。仍回博文齋去了。這裏只剩他三人。杜鵬說明天我就要下手了。這兩個寶貨。我身邊只能攜帶一個。那一個交重光老弟帶去。相機行事。不要以有用利器。擲諸無用之地。說罷撥開提包底層。將兩枚炸彈取出來。又仔細看了看。然後交給重光一枚。重光取過來。放在一個皮袋裏邊

。這皮袋是抽口的。專爲裝炸彈用。重光收藏好了。杜鵑又遞給他一把鑰匙。問重光開上的訣竅。你可記清了麼。重光笑道。這是在海外練習熟了的事。還用大哥囑咐嗎。咱們就此分手。各奔前程。如果能逃出北京這座龍潭虎穴。咱們或在天津。或在上海。總可以會的着面。倘然逃不出去。警察廳。提督衙門。法部監獄。全是咱們會聚之所。也只好盡人事聽天命罷。說到這裏。隨同汪胡二人。握一握手。便頭也不回的去了。杜鵑很歎息了一回。說重光爲人。雖魯莽一點。却是粗中有細。作事很有擔當。履險不懼。失敗不悔。照這樣的男兒。也要算難能可貴了。璧人道。我們先不要說他。明天進行的方法。大哥能否照着我所說的那樣去辦。杜鵑道。老弟那法子。實在千妥百妥。怎能不照着去辦呢。璧人道。既然要照辦。咱們今天晚上早點睡覺。明天好早早起來。我先用電話通知他們。省得臨時又約不齊。杜鵑道。好極好極。老弟就請休息去罷。璧人回房安歇。果然次日早晨。他頭一個起來。漱口淨而已畢。他便跑到上房汲家。去打電話。漢卿因爲生意發達。所以在家中備了一份電話。爲的是隨時可以接洽買賣。璧人跑過來搖一搖機子。便說道。我要二三零六。略一停又問道。你是龍宅麼。裏面應道是是。璧人又說道。喂。四爺起牀了嗎。裏面應道。纔起來。洗

臉呢。璧人又說道。你快告訴他說。胡璧人請他說話。裏面應道是是。原來是胡三爺。慫略候一候。敝上就來了。璧人略停了一會。聽裏面問道。是三弟嗎。璧人道是的。三哥纔起來。今天杜鵑請你在隆福寺街。便宜坊吃燒鴨子。準早飯十二點。吃過飯。東安市場吉祥園。聽叫天兒打鼓罵曹。今天黃潤甫準出來配。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戲。我們不要錯過。裏面應道好好。我一準到。今天你們不請我。我也要約你們聽戲。咱們便宜坊見罷。璧人又叮嚀。千萬早到。別叫我們久候。裏面又應了一聲者者。隨將耳機掛上。又候了片刻。璧人又叫二百零八。是如意館的電話。約區九疇。九疇却未在館。然後回到杜鵑屋中。報告一切。杜鵑聽說龍子春約好。其餘無甚關係。立刻梳洗打扮。換好了衣裳。將炸彈安放在皮袋內。貼身帶好。然後催璧人換衣服。一同出門。璧人笑道。忙的是甚麼。天早得很呢。去早了也是候着。他們不過一點休想見着。二人又談了一刻。璧人方纔更衣。吩咐小立將杜鵑的房門鎖好。二人一同出來。雇了兩輛人力車。拉到隆福寺街。恰趕上這天是隆福寺開門的日子。只見紅男綠女。往來不斷。各樣作生意趕廟的人。也都齊齊楚楚。將棚攤擺好。汪胡二人。順步走進廟中。前前後後。俱都遊遍。璧人說天還早呢。等到一兩點吃飯。如何受的了。咱們

先吃些點心罷。杜鵑道。吃甚麼呢。璧人指着一個炸糕攤子。笑道。他這一份炸糕。又乾淨又可口。咱們何妨吃上幾塊。杜鵑說很好。二人坐在板橙上。賣炸糕的揀了兩碟。送到他們面前。璧人又指着說。有紅點是豆沙的。沒紅點是白糖的。杜鵑吃了一塊。便連聲誇贊好極好極。這樣可口的好點心。你爲何不早對我說。璧人道。這點心雖好。但必須要親身來吃。你不親身來吃。我告訴你。也解不了饑啊。二人正在說笑。忽然來一個人。站在璧人身後。輕輕在他肩上一拍。笑道。老三。你想解甚麼饑。哥哥請你。璧人回頭一看。原來正是龍子春。還有一個人。站在他旁邊。也朝着璧人點頭微笑。璧人忙立起身來。招呼說申二爺。今天也這樣閒在。你們怎會走到一處了。原來此人就是申林。九門提督烏謹的親兄弟。現充右翼總兵。爲人機警聰明。屢次破獲鉅案。在滿人中。也要算一個出類拔萃的脚色。他同龍子春。也是姑表兄弟。當日早晨。子春在家中接電話時。正趕上他也在座。他原是約子春一同去聽叫天兒。後來子春對他笑着說。戲迷全碰在一處了。隨將汪杜鵑約的話。對申林說了一遍。申林愕然道。甚麼。汪杜鵑這個名字很奇怪啊。他是北京人嗎。子春道。他是廣東人。申林略一沉吟道。廣東人靠不住罷。你怎麼交上了這個朋友。子春便把璧人引見的話。又

說了。申林哼了一聲道。胡三的爲人。專好濫交。這個姓汪的。恐怕有點不尷尬呢。你同他交了些日子。倒看這人怎樣。子春道。表面和平極了。並且相貌極美。大有子房如少女之態。看神氣不像是革命匪徒。申林冷笑了一聲道。你們終日拿筆管子的人。懂得甚麼。越是大革命黨。外表越顯着溫文爾雅。別看相貌美如少女。到了實行革命時候。比趙子龍還勇呢。今天趁着他請你的機會。我隨同去看一看。如果靠不住。可得預先想法子防一防。免得你臨時受了他的拖累。子春平日在杜鵑身上。本就多着一番注意。不過是不動聲色罷了。如今聽了申林的話。益發覺他所見不差。便欣然應許。同申林一起去訪杜鵑。二人也是先進隆福寺閑逛。遊了一會。也想起吃炸糕來。及至到了攤子前邊。不期而遇汪胡二人。子春拍了璧人一下。璧人看見是他。又見申林也隨在他後邊。不知不覺心中一動。忙站起來招呼。杜鵑此時也隨着站起來。向子春拱手。說子翁也這般早。難得今天賞臉賜光。子春一面致謝。一面給申林引見。說這就是我時常說的大書家汪杜鵑先生。這是家表兄申子亭。二人彼此見禮。申林道小弟仰慕老兄的書法。不是一天了。難得今日相會。如不棄嫌。小弟備一杯薄酒。就請舍表弟子春。同璧人兄作陪。不知老兄肯賞臉麼。杜鵑到此時。倒鬧得進退兩難。有

心推脫罷。當着龍子春的面。不好推脫。有意約在一處罷。因為他是初會的朋友。又怕有種種不便。倒是子春先替他代答道。這樣罷。彼此全不是外人。今天杜鵑也有約在前。莫如由小弟作東。請你們三位。改天再由汪申兩哥輪流請一請。我一定奉陪。杜鵑道。那如何使得呢。還是小弟作東。請子亭先生賞臉加入。千萬恕我簡慢。不會預先下帖。好在子亭先生。同龍兄是至親。當然是不怪的。此時璧人在旁。却一言不發。申子亭笑道。還是小弟請罷。汪兄的話太謙。小弟就以汪兄的話。仍然回敬汪兄。咱們這就到東興樓去。早一點省得臨時沒有好座位。杜鵑一定不肯。說在下約之在先。豈有臨時改變之理。後來高低由子春作主。算是讓杜鵑作東。大家一同到便宜坊去吃飯。申林代會了炸糕帳。四個人說說笑笑。出了隆福寺。子春說咱們與其到便宜坊。不如到遭瘟去吃。在他那裏吃便飯。更得滋味。叫便宜坊燒一隻肥鴨送來。我們再吩咐遭瘟改作。保管樣樣可口。你道遭瘟是一個甚麼地方呢。原來是隆福寺街西頭路南的一座小飯館。這飯館開了足有一百多年了。他却不預備鷄鴨魚肉。各種菜蔬。專炒來菜。喝酒吃便飯。甚麼叫作來菜呢。比如你有三兩個人去吃飯。吩咐他買兩吊錢燒鴨。(京錢每吊合銅元十枚)兩吊錢代湯燒羊肉。另外再買一點肝腸肚肺之類。秤

他半斤或四兩燒酒。就隨便喝起來。他的燒酒極有力量。喝罷酒。叫他拿燒羊肉調一盤酒。吃撐條麵。或是叫他拿燒鴨熬白菜。或用鴨油蒸蛋羹。吃烙餅乾飯。全做得非常得味。或買一點豬羊肉。叫他炒幾樣菜蔬。也格外好吃。因為他炒的菜。與飯館迥乎不同。純是一種家常風味。決不膩人生厭。因此北京的王公大員。全喜好到他那裏去吃飯。為甚麼管他叫遭瘟呢。因為他這生意雖小。却專門伺候東城一帶上朝的大員。他們也許半夜去。也許一早起。也許散值後過午去。無論甚麼時候。他那灶中的火。却老得生得旺旺的。所以過時去的人。一進門必先要問道。你們的灶還溫不溫。堂倌必答道。灶溫灶溫。因此叫長了。便順口管他叫遭瘟。遭瘟的名兒。從此傳遍九城。凡好奇的。皆想一嘗滋味。其實不過是家常便飯而已。這回龍子春提倡要吃遭瘟。胡璧人首先贊成。汪杜鵬只好隨着他。却從來不曾吃過這個飯館。四人商議定了。便一直來到遭瘟小館。跑堂的認得子春同申林。招呼的格外周到。子春也不客氣。便替杜鵬出主意。叫跑堂的到便宜坊。要三斤重的一隻燒鴨。爐油一同送來。要兩隻薰筍雞。撕開了扮粉皮。又叫到白奎羊肉館。要四吊錢燒羊雜。多代羊肚。外送一盤羊肉湯。回來羊肉湯勾滿。鴨油蒸蛋糕。鴨架莊熬白菜。麵飯兩吃。跑堂連聲答應。自去

如法辦理。少時一樣一樣的上來。果然樣樣可口。比吃大飯館滋味還強的多。杜鵑笑道。小弟真是井底之蛙。不知天外有天。原來北京城。還有這樣一個開胃的所在。以後我們倒要常吃了。申林忙搶着答道。汪兄既然喜吃這個。明天早飯小弟照樣約請。還是咱們四位。並無外人。子春道。明天再說。今天快些吃。不要誤了正事。璧人道。離開戲還早得很呢。況且開場幾齣戲。也沒有甚麼可聽的。忙的是甚麼。子春道。你那裏知道。今天開場。還有兩齣崑曲呢。李壽峯的彈詞。同何桂山的北詐。這全是輕易聽不着的戲。我們去晚了。豈不白白放過。杜鵑也愛聽崑戲。立時提起精神來。說既然有這樣好戲。咱們快些吃。別耽誤工夫了。忽忽喝了幾杯酒。便催堂倌上菜端飯。四人吃飽了。杜鵑會過帳。一同出門。奔東安市場。進了市場。轉灣抹角。來至吉祥園。四人佔了一座包廂。見台上的彈詞。已經唱過一大半了。子春懊悔的了不得。說早知這樣。我們連酒也不要吃。就正是時候了。申林道。你的癡也太大了。因為一齣開場戲。連飯全不要吃了。彈詞完了。緊接着便是何桂山的北詐瘋。北詐瘋唱完。便是德俊如的叫關代小顯。子春道。德處的喉嚨。到底比素雲亮的多。可惜他的像貌太不揚了。德處進去。又是許蔭棠的探母代回令。許處生得方面大耳。扮出來很是

美觀。又兼他嗓音宏大。真有當日張二奎的風味。探母唱完。便是俞振廷的挑滑車。很賣氣力。足打了一陣。打過去又改了張文斌的送親演禮。把鄉間老太婆形容盡致。衆人看了俱都大笑。子春道。這一類戲。得讓張二所獨步一時。你看他於滑稽之中。却含着文雅。絕不露一點粗俗氣。所以難能可貴。要像天津的牡丹花。便形容過甚。成了一隻蠢牛了。這戲唱過去。又是賈洪林的問題鬧府。打棍出箱。直到天將日落。譚叫天何桂山的打鼓罵曹。方纔上場。聽罷這齣戲。天已掌燈。杜鵑啊呀了一聲。繃着眉頭。說我有些肚疼。多半是早飯的油膩吃壞了。我只得先出城罷。子春道。出城太遠了。你還是到如意館去罷。一者離的很近。二者我在館裏存的有藥。你略吃一點就好了。璧人也攬撥。說你還是到館裏去的好。我今夜不能回寓。因爲隆裕皇太后。昨天交下兩種畫件。我要回館連夜趕呢。你一個回去。冷冷清清沒人伺候。莫若到館去。同我作伴罷。子春聽璧人肯加工趕畫。他心裏非常高興。生怕杜鵑出城。連璧人也帶走了。便不容分說。硬拉着杜鵑的手。出了戲園。招呼他那趕車的。攙汪老爺上車。自己同璧人跨上車沿。一搖鞭子。便直奔內東華門。到了門臉。三人一同跳下來。子春說杜鵑哥。如果支撐不住。我同璧人攙着你走。杜鵑道。沒要緊。我自己能走。

路。此時申林也追在後邊。說我護送汪先生到館裏去。好在路程不遠。幾步便到。四個人安步當車。來至如意館。璧人同杜鵑進了西廂房畫室。子春同申林却到上房。說是替杜鵑尋藥。待了許久工夫。子春拿着一個小玻璃瓶。裏面有幾十粒小紅丸藥。說這名兒叫救急丹。無論怎樣肚痛。吃十二丸準好。璧人替接過來。放在桌上。杜鵑却爬伏在竹床上哼哼說。恕我不能起來招呼了。子春道。你只管躺着歇一歇罷。今天也不必回去。就住在這裏。我同申子亭回家了。明天再來望看你。又囑託璧人。你好好照應杜鵑。他想甚麼吃。你自管派茶房去買。又將鎖門的鑰匙交給璧人。說今天區九疇。因為臨時有一點急事。老早的走了。所以杜鵑哥的約會。他也沒能到場。這鑰匙只得交給你。暫時代勞。夜間你多多照應。別放茶房巡警胡亂出入。明天九十點鐘。我一準到館裏來。看視杜鵑。這館裏除去你同杜鵑之外。只有幾個夫役。他們全是沒腦子的。見我同九疇不在裏邊。一定免不了吃酒賭錢。你到要多分神。管束他們一點纔好。璧人連連答應。說館長自請放心。料這一點小事。我還辦得了。明天你早些來好了。子春說那是自然的。便忽忽同申林出門去了。這裏只剩了汪胡二人。璧人對杜鵑笑道。今天真是天假之緣。難得這館裏。只剩了你我二人。正好下手埋伏。千萬別

錯過這個機會。杜鵑道。你先慢一點歡喜。不要把事太看易了。這館裏雖僅剩你我二人。但此外還有夫役巡警。及王府守門的人。也相離不遠。倘然被他們看出一點形跡來。這事便大大不妥。總要格外機密。別露一絲痕跡纔好。二人正在低聲談話。只見門簾啓處。夫役包興走進來。向璧人笑道。胡老爺。買甚麼點心不買。璧人道不買了。包興道。胡老爺既沒有甚麼支使地方。小的想請一夜假。明天早七點鐘一準回來。求老爺賞准纔好。璧人道。館長在這裏。你們誰也不請假。他前脚走了。你們後脚就來難我。我不准罷。罵我刻薄。准了你們明天不定甚麼時候纔來。你請假。蔣旺怎麼樣呢。包興道。蔣旺一準看門。小的已經託付他了。他決不走的。璧人道。既然這樣。你叫他來。我問一問。包興答應一聲是。將蔣旺叫來。璧人問道。你還請假不請。蔣旺道。小的不請假。今夜準在館裏伺候老爺。璧人道。既然這樣。便叫包興去罷。包興得了這一句。如奉到敕旨一般。忙深深向璧人請一個安。便退出去了。這裏只剩蔣旺一個人。璧人對他說道。你告訴門警。他們要想回家。也自管早點回去。好在區老爺也不在這裏。這叫作瞞上不瞞下。我何必作惡人呢。自要明天早點回來。別誤了站崗。黑夜也用不着他們值更。蔣旺道。這是胡老爺格外恩典。他們老早的就想上來

請假。說難得館長同區老爺。及那幾位老爺。全都不在這裏。惟有胡老爺是最能體恤人的。他們時常半月廿天。不能回家看看。今天既有這個機會。料想胡老爺決不作難。果然你老人家。沒等他們張口。就先開恩了。我這就對他們說去。說罷歡歡喜喜的便跑下去。開發兩個門警。這裏只剩了汪胡二人。杜鵑笑道。老弟今天臨機應變。辦理的妥當極了。只是剩下那個蔣旺。還得想法子將他開發走了。纔容易下手呢。璧人想了一想。說這事不難。附在杜鵑耳旁。告訴如此這般。杜鵑道妙妙。就是這樣。千妥百妥。不露一點痕跡。二人商議定了。又過了一點鐘。天已將到三鼓。璧人忽的高聲喊叫蔣旺。蔣旺此時已經睡了。連忙又爬起來。跑進廂房。纔一進門。就見杜鵑裹着一條被子。在牀上滾來滾去。口中只嚷道痛死我了。璧人站在地上。只是跺脚歎氣。蔣旺一見這情形。知道必是汪老爺病勢沉重。低聲問道。這位老爺是怎麼了。莫非肚子疼嗎。璧人道。他是有這一種病根。每逢犯了。心胃疼痛的亂滾亂叫。蔣旺道。小的趕緊去請醫生罷。璧人道。到用不着醫生。他每逢犯了。只須吃同仁堂的九味拈痛丸。自吃下兩丸去。不大工夫就好了。只好你跑一盪。趕緊到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。買他五粒九氣拈痛丸。好解救他的性命。蔣旺道。小的跑一盪很容易。只是出入內

東華。半夜三更。只怕有些不便。璧人道這一層不要緊。我這裏有門證。再給你寫一個字兒拿着。保管能過得去。決不至有甚留難地方。說着將如意館的門證取出來。又寫了一個字帖兒。是說本館現有病人。急等到同仁堂取藥。務請守門軍士。見字放行。又隨手掏了一塊洋錢。一同交給蔣旺。說這錢除去買藥。下餘賞給你作車錢。快去。蔣旺見着一塊錢。立時高興起來。說一聲謝謝老爺。將門證字帖洋錢。一齊揣在懷中。又對璧人道。還得勞老爺駕。將大門關好。小的這就去了。璧人隨着他到大門前。見蔣旺提着如意館的燈籠。忽忽的去了。璧人却立在門前。向左右望了一望。不覺心中大喜。原來街上黑洞洞的。並無一人。再往前走兩步。望一望攝政王的府門前。只有一盞水月電燈。光明四射。靜悄悄的。那有一個人影。璧人到此時。仍不放心。又躡足潛蹤的。向前慢行幾步。到看一看避風閣中。是否有值夜的警士。走過有十幾步。借着電光。向裏一看。原來是空空洞洞。並無一人在裏邊。璧人到此時。心中如一塊石頭落地。連忙轉回身來。急急的退進如意館中。連大門也不會關閉。便一直跑進廂房。此時杜鵑已坐起來。璧人低聲道。機會到了。快走快走。杜鵑得了這個信。忙從身邊。取出一柄鋼鎗來。背厚刃薄。非常鋒利。拉了璧人的手。一直來到門

前。東張西望。果然沒有一個人。然後向璧人道。你只在大門內看風。我一個去作手脚。倘然有人查問。你再出來。只說我跑肚痢稀。乘着半夜無人。在這裏出恭。也可以朦混得過。要咱兩個一齊出去。那話就不好說了。璧人應一聲是。自己影在門裏邊。向外觀看。杜鵑一個人。估量了片刻。白天攝政王與馬所經之路。離館門前約有五六尺遠近。便墩在地上。拿出他那鋒利無比的鋼鎗來。將地皮岔開。約有半尺深淺。然後將炸彈掏出來。用鑰匙擰了有十一二下。輕輕臥在土中。浮皮用土蓋好。又用力按了幾按。使土與地面一般平。結結實實。並無一點痕跡。然後又用浮土洒在上面。拿手盪了幾盪。果然與原來的土地。一般無二。仍然有些不放心。又歪過頭去。從旁面仔細觀看。到底有甚麼形跡沒有。左右看了兩遍。確乎是沒有痕跡了。又掂起拳頭來。向土上砸了幾下。因為土太脆了。恐怕炸開容易。徒然炸壞了往來行人。反使攝政王得邀倖免。務使人的脚步觸他不動。惟有馬蹄或抬轎的踏過去。方能發生效力。這一種用心。也要算極深極苦了。可是他一邊埋藏炸彈。一邊還要用眼四下張望。防備有人前來。或是暗中窺伺。所喜前後左右並未看見一個人。杜鵑暗暗叫了一聲慚愧。自想大功已經告成。不可久留。輕輕立起身來。穩待開步進館。忽聽拍的一聲。有

一種物件。落在身旁。將杜鵑嚇得打了一個冷噤。若問這物是甚麼。且看下回分解。外史氏曰。追叙吳惡木炸五大臣。是用補筆。可以省去許多浮烟漲墨。李虎臣迎頭攔阻。是五大臣的救星。却是革命的大障礙。此人後來尚有許多事蹟。雖屬忠於一姓。却大有烈士風概。故先於本文伏線。

瑞方於遇險倉皇中。尙能代部下大敲竹槓。真無愧大官僚面目。寫當時紛亂情形。與軍警恐惶神氣。無不逼肖。

逛東安市場。聽叫天演戲。在遭瘟吃飯。皆久居北京者。最得意之消遣。凡曾領略此滋味者。閱之如重臨其境也。

於謀定而動之後。忽夾入一申林。杜胡便已難逃公道。假如申林早動手。豈不省去許多麻煩。然當偵探者。必須將危險釀到十二分。纔肯下手。方能成大功。受上賞。正是別有妙用也。

第三十七回 破機關羣英同落網 奉懿旨絕處喜逢生

汪杜鵑同胡璧人。正在如意館門外。埋藏炸彈。杜鵑一個人作手脚。慎重又慎重。恐

怕少露一點痕跡。埋的太深了。怕的是炸不開。埋的太淺了。又怕往來人經過。脚步一重。便炸了不相干的人。徒勞無功。費了若許工夫。好容易深淺合宜。自認爲千妥百穩。決無可慮了。方纔要立起身來。退入如意館中。沒想到忽由半天空中。飛下一個石子。不偏不倚。正打到杜鵑身旁。這一來。真把杜鵑嚇了一跳。連忙三脚兩步。退入如意館門內。低聲向璧人道。方纔這個石塊。可是你扔的麼。璧人道。豈有此理。我連一口大氣。全不敢出。爲何要丟石塊呢。杜鵑道。這真奇了。你既沒扔石塊。那石塊却從何而來。莫非從天上落下來。這事太古怪了。璧人雙手掩上門。將杜鵑拉進自己屋中。說大哥。你先休息休息。不必大驚小怪。也許是從房上吹落的磚頭瓦塊。犯不上這樣慌張。此時蔣旺回來。你依然裝病。不要透出一點痕跡來。自要過了今夜。明天一早。咱們出城去。再定行止。杜鵑道。非是愚兄膽小。這如意館實在不是久居之地。一者你那館長。是個鬼靈精。咱們懷着虛心。難免被他看出破綻來。二者那個姓申的。我很怕他。明天他一定還來。若被他注上意。咱們再想逃跑。也不容易了。璧人道。大哥慮的很是。所好者咱們第一步總算作到了。至第二步響與不響。那也只好聽天由命。總是早早逃開的爲是。你隨我下通州。是再好不過了。咱們到了

通州。如果家裏住着不便。可以到南關美國教會裏住着。就是走漏了消息。地方官也不敢到教會去拿人。這法子最穩當了。杜鵑纔要答言。忽聽外面有敲門的聲音。二人因爲心虛。到不覺嚇了一跳。璧人道。這一定是蔣旺回來了。大哥仍躺在牀上。哼哼着裝病。我去開門。說罷自己出來問道。甚麼人叫門。外面應道。胡老爺快開門。我是蔣旺。璧人將門開開。放蔣旺進來。又重新將門闔好。璧人道。藥你買來麼。蔣旺道。我的老爺。這差事真難極了。小的到了內東華門前。先同把門的軍士說。又掏出執照同老爺的字帖兒。給他們看。他們只是搖頭說。近來門禁很嚴。這事我作不得主。我帶你去見我們老爺。如果放你過去。我們樂得作人情。他們將我帶進把門的官廳。那老爺是一個窮旗人。却到很和平。我給他請了好幾個安。說敝上實因肚腹痛。派我到同仁堂去打藥。老爺不信。這裏有門證。同敝上的信件。請老爺過目放行。他帶上眼鏡子。在燈底下翻來覆去的。看了兩三遍。說你們胡老爺。我也認得。既是他有信心。當然沒得舛錯。不過近來提督衙門有諭。半夜三更。無論是誰。也不准自由出入。本官也是作不得主的。小的又請安說。病人的情形很重。今夜如果取不到藥。只怕性命有些難保。老爺自當是積陰功。放小的出城去取藥。少時便趕回來。瞞上不瞞下

。小的回館。必對敵上說知。明天他對老爺。定有一番人情。璧人笑道。你不要儘管嘮嘮叨叨的說閒話了。到底藥是取來。還是沒有取來呢。蔣旺忙從懷中。將九氣拈痛丸取出來。遞在璧人手中。說小的是幹甚麼去了。就是給他磕響頭。也得把門央求開了。小的因爲這後面還有話呢。那看門的官兒。聽小的那樣說。他便改口風。說。我同你們館中幾位老爺。全是熟人。何況還有這門證。我怎能不送你出城。但是這件事。担着很大的干係。你回頭對胡老爺說。別的謝儀我也不敢領。他天天出城。請他把吳德泰兩個子一包的茶葉。替我捎二十包來。我就很領情了。小的應許他說。這事準能作到。他立刻就將城門開了半扇放我出去。我馬上加鞭。僱了一輛人力車。連飛帶跑的奔至前門。幸虧前門還不會關。出了前門。一直到同仁堂。已經上門了。是我用力將門砸開。買了這五丸子藥。即刻又趕進城來。還耽擱了這許久工夫。不知汪老爺的病。這時候可好一點麼。璧人道。好甚麼。你沒聽見在屋哼哼嗎。快去燒一點開水。吃下藥去。自然就好了。蔣旺便去燒水。水開了端上來。璧人道。你也辛苦了。去睡覺罷。我伺候他吃藥。再睏一個盹兒。天就要亮了。等天亮你起來。招呼一點。如果還不見好。只可請他出城。再尋醫生診治。此刻是來不及了。你先睡去罷。蔣旺一

夜不曾合眼。本支不住了。聽了璧人的令。便即刻跑回下房。蒙頭大睡。這璧人同杜鵑。喝了兩碗開水。看看表已經四點多了。這時正是二月底。夜短天長。五點鐘天就亮了。兩人商議說。咱們只候到六點鐘。這時候路靜人稀。正好出東華門回廊。要時候久了。區九疇來的很早。再要被牠絆住。急切走不開。過一時龍子春申子亭。他們兩個人一到。便難免發生是非。咱們無論如何。得躲開這兩個危險物纔好。那申子亭尤其可惡。別看他面子上極和平。一掉臉甚麼手段全使的出來。北京似是而非的民黨。不知被他害了多少。我們何犯上自投羅網呢。二人說了一會話。天已經亮了。再一看表。已到五點一刻了。杜鵑實在捺不得了。便對璧人說。咱們先走一步怎樣。璧人道。這時候太早。內東華不過纔開門。上朝的人正在擁擠之時。走着不大便當。總是過了六點。他們全過去了。我們乘空出去。人不注意。不犯上隨着他們亂擠。杜鵑又候了有一個鐘點。二人出了房門。將門鎖好。先到門房。招呼蔣旺起來。叫他關門。蔣旺說。二位老爺爲何這般早就想出城。再多睡一刻不好嗎。璧人說。汪老爺的病不見大好。我們還是出城。請醫生抓藥養濟。也較比方便一些。你將街門關好就是了。蔣旺答應一聲是。隨將街門開開。二人一同走出去。連頭也不回。便直奔東華門。此

時上朝的人。已經全過去了。門臉一帶。看着倒很清靜。二人出了城門。便喊人力車夫。車夫問到那裏去。璧人只說了一句琉璃廠。却聽得身後有人也招呼車子。璧人回頭觀看。見是四個穿便衣的人。跳上車子說了一句廠東門。璧人心裏一動說。這四人是作甚的。爲何也到琉璃廠。既而一想。個人有個人的事。許我們到琉璃廠。難道就不許人家到琉璃廠嗎。況且他說廠東門。也許是到延壽寺街。我又何必管他。自己心裏想着。那人力車如風一般的跑下去。不大工夫。已經出了前門。再看前門外的警察。已經加了雙崗。杜鵑很覺有些詫異。心裏游移着。已經進了廊房頭條。璧人回過頭去觀看。却見那四個人。仍然在身後跟隨。自己車走的快。他也隨着走的快。自己的車走的慢。他也隨着走的慢。心裏益發忐忑不定。但事已至此。也只好聽天由命。二人的車子。轉灣抹角。進了琉璃廠。直奔國民關。到了國民關口外。車子站住。璧人付過車錢。一同進了胡同。到汲漢卿門前。却見兩扇門開着。二人便一直進去。纔一走進門。忽聽外邊的笛子。響個不住。轉眼間。由胡同擠進一二十軍警。後面督隊的。正是當日在惠豐堂吃飯遇着的那個小隊官崇文。胡注二人。此時心中已明白了八九。知道這來頭有些不善。却假裝糊塗。仍然大搖大擺的。向裏走。纔走到自己門前。

冒然由裏面出來四五個人。全是彪形大漢。如惡虎撲食一般。直奔璧人杜鵑。先抓住他兩人的手。璧人道。朋友這是作甚麼。有甚麼官司。請你說明。無論到甚麼地方。也含糊不了。何必要這種架式呢。正說着。外面又擁進十幾個人來。高聲嚷道。別放革命黨跑了。這四五個人看見他們進來。生怕奪了自己的功。連忙掏出法繩來。將汪胡兩人的臂膀。倒剪過來。用繩子綁上。一面朝着崇文擺手說。正兇已經獲着了。不勞諸位上手。此時璧人又發作道。你們何必這樣。到那裏去。我們隨到那裏。用不着上綁繩。內中一個爲首的笑道。胡先生你要忍耐一點。這是上命差遣。概不由己。回頭到衙門去。敝上還許特別優待呢。目前只好屈尊二位了。杜鵑道。兄弟何必同他們紛爭。我們自作自當。不要說繩細二臂。便是斬頭瀝血。也沒甚麼要緊。爲首的笑道。汪先生這話明白極了。現在馬車已在口外備好。就請二位一同走罷。崇文忙問道。人犯是獲着了。一切文書證據。可曾搜羅到手嗎。那爲首的答道。並沒有甚麼文書證據。衆位不信。再自己去搜一搜。恕我們不陪了。說罷簇擁着汪胡二人出了大門。來至國民關口外。果然有一輛馬車。還有提督衙門二十多馬步隊。在旁圍繞。一見他們出來。那帶隊的親自將馬車門開開。向那爲首拿人的問道。請示隊長。是親自陪這兩

股差事去嗎。爲首的答道。那是自然的。這等重要差事。豈能交付旁人。說着將汪胡二人。擁上馬車。請他兩人在正面坐。自己在對面相陪。二三十馬步隊。在後面跟隨。如流星捧月一般。馳入前門。一直拉到步軍統領衙門。直拉過二堂。到了衙門裏邊。早有許多軍官圍上來。全要看一看革命黨甚麼模樣。此時爲首的先跳下車來。衆人問道。老侯你馬到成功。我們大家給你道喜。原來這爲首的。是南營都司。名叫侯得貴。是一個久慣辦案的老手。還兼着提督衙門的中隊長。此番是奉步軍統領烏謹的特派。叫他帶領幹捕。到國民關捉拿革命黨。這差事非常的機密。烏謹並不會當面告訴他捉拿某人。只給了他一封密函。叫他進了國民關。纔許拆看。他領着四個得力營兵。五更天還不曾大亮。便趕出前門。自己進了國民關。將密函拆開。見裏面寫的是第七號門牌。汲漢卿家。捉拿汪杜鵬胡璧人。此時該犯並不在家。可尋汲漢卿。隱於犯人臥室中。在九鐘前。必歸。歸則急捕。勿任逃逸。並密搜犯人證據。千萬莫露形跡。至要切要。侯得貴見了這個字。知道案情重大。汲漢卿必是告密的人。便領着四個營兵。輕輕敲汲家的門。裏面有婦人聲音。問是何人。侯得貴道。尋汲先生談話。婦人說請你少候一候。進去片刻。又出來。低聲問道。貴姓。侯得貴道。在下姓侯。婦

人又問道。是那個衙門派來的。侯得貴道。是北衙門派來的。這句話纔出。就聽呀的一聲。門開放了。侯得貴領着四個人。一擁而進。汲漢卿早迎出來。他認得侯得貴。忙請了一個安。笑道。原來是侯老爺。侯得貴忙還禮答道。汲老板不要客氣。這案子你一定是先報過了。現在犯人可在家嗎。汲漢卿道。他們昨天出門。一夜不曾回來。大半是到如意館去了。侯得貴道。那是他兩個人的屋子。漢卿忙指點給他。侯得貴又問。除他兩人之外。還有同他一夥的嗎。漢卿道。只有一個書童。叫小立的。現睡在東廂房。還不曾起呢。侯得貴派了一個營兵。把守東廂房。防他逃脫。自己同那三個人。先到西廂房去搜。雖然鎖着門。他們隨身全帶着各樣鑰匙。將鎖開開。到裏面仔細搜檢。除去四季衣服之外。只有些來往信件。也不過是朋友應酬之類。並沒有甚麼革命形跡。搜過以後。侯得貴只將信件帶起來。其餘俱上了封條。仍舊將門鎖好。然後又到汪杜鵬房中。也照樣的搜檢。却並沒有甚麼信件。只有一本日記簿。還是前三年在美國時候記的。看裏面確有與孫文張溥一千人。會晤酬酢的事。侯得貴心中明白。知道孫文是大革命黨的領袖。認定這本日記簿便是鐵案不移。牢牢的藏在懷中。再看其餘。淨是些宣紙筆墨之類。並沒有甚麼重要的東西。侯得貴也一一收在箱中。上

了封條。還怕他有甚麼危險物。藏在地下。便吩咐營兵。尋了鐵鍬來。將地上的磚起了幾塊。往下刨一刨。也不曾發現甚麼危險物。只得仍將磚鋪上。在屋中少爲休息。專等手到拿人。正在這時候。汪胡二人。搖搖擺擺的走進來。侯得貴發一聲暗令。冷不防的跑出來。將二人擒住。小隊長崇文。也是奉了提署之命。前來幫同緝捕。提署並發緊急命令。傳知內外警廳。即時加派崗警。免得重犯逃逸。同時在寶興木廠。連白重光也一齊捕獲了。你道提署之中。爲何這樣神速。其樞紐全在汲漢卿妻子辛氏一人手中。說起來也不是一天的事了。原來辛氏的爲人。極其精細。別看是一個婦女。較比男子還機警十倍。上回書中叙請客時候。就可見他那隨機應變。並不在漢卿以下。他見重光同壁人。無晝無夜。總在杜鵑屋中聚談。他就不免有些注意。心說這三個人不過是朋友。何至好的形影不離。未免有些蹊蹺。偏巧漢卿在夜間。有時候回來的很晚。辛氏得給他等門。自己一個人。時常等到三更半夜。那胡家的小立。每逢掌燈以後。便要瞌睡。無論怎樣叫。也叫不醒。因此辛氏在夜間等門時候。每逢重光壁人在杜鵑屋中聚談。他便躡足潛蹤的。伏在窗外竊聽。有時候還用舌尖。舐破窗紙向裏窺看。始而聽見的不過是些高談闊論。並沒有甚麼犯禁的話。到後來杜鵑用話激壁人

。璧人入同盟會。插血爲盟。種種情形。也全看在辛氏眼中。他心裏恍然大悟。原來這就是革命黨。從前聽人說。還認着是三頭六臂呢。原來却是這樣文弱的書生。但不知他們入了革命黨。究竟有甚麼用處呢。實在令人不解。他心裏雖然游移着。却不肯向他丈夫汲漢卿說知。仍然在暗中窺探形跡。後來汪白胡三人開會議。要實行革命時候。辛氏正在窗外。聽了一個真真切切。他心裏說。這事情不能再瞞着漢卿了。回來我告訴他。同他商量一個法子。別等事情出來。這革命黨的連累官司。可有點打不起。自己想了主意。回至房中。專待漢卿回來。好同他商議。偏偏事有湊巧。當夜漢卿因爲有事絆住了。並不會回家。可憐害的辛氏在房中輾轉思索。一夜也不會合眼。直待次日午後。漢卿方纔回來。辛氏很瞞怨他。夜裏不回家。不知跑向何處消遣去了。漢卿平日本就懼內。如今見娘子怪下來。很惶恐的。極力分辯。說夜裏因爲到倫貝子府。去送筆墨信箋。貝子爺一時高興。叫上去談閒話。談了大半夜。出不得城了。只得住在府中。今天一早。纔回櫃。回來就睡覺。睡醒了就回家。連一刻全沒耽誤。沒料到你又多疑了。辛氏道。我盼你回來。是有要緊的事。同你商議。沒想到連影兒也看不見。空勞我等了一夜。不會合眼。漢卿忙問有甚麼要緊事。莫非是有朋友尋到

家來。講甚麼買賣麼。辛氏道。講買賣有甚麼要緊的。這事關係得很大呢。倘有危險。連吃飯的傢伙。全要挪地方了。漢卿嚇了一跳。禁不得又望下追問。辛氏道。你先不要忙。晚上再說。漢卿發急道。你說的這樣厲害。却又吞吞吐吐。不肯直言。急驚風遇着慢郎中。這不是拿我開心嗎。辛氏道。你先急這半天兒罷。事情重大。隔牆有耳。不是白天能夠說的。你晚上早一點回來。等關上房門。我細細的告訴你。這時候無論怎麼。是不能說的。你有甚麼事。趁早兒先去。不必糾纏了。漢卿聽辛氏這樣說。知道再問他也不中用。只得懷着一肚子鬼胎。怏怏的去了。連晚飯也不會吃好。便忽忽的回家來。纔掌上燈。便要關門睡覺。辛氏道。這也太難了。帶着太陽關門睡覺。叫街坊看見。是甚麼樣子。你難道這一刻就不能等麼。昨天夜裏。爲甚麼不回來呢。漢卿無法。只得跑到杜鵑屋中。亂談了一陣。天有十點鐘。便回房休息。辛氏將門關好。又隔着玻璃。看看外邊無人。方纔將昨夜耳聞目見的情形。對漢卿低聲說了一遍。漢卿沒等說完。早嚇得面白如紙。手足亂顫。低聲道。這都是我自作孽。要不想發這筆外財。何至把革命黨引到家裏來。不用說了。這也是我命該如此。淨等綁到菜市口兒砍頭罷。說到這裏。那眼淚早不知不覺的掉下來。辛氏低低啐了一口道。嘿。

真真無用。難爲你還是男子漢呢。漢卿道。我此時方寸已亂。你有甚麼高明主意。自管說罷。我一定事事依你去作。辛氏道。你難道沒聽古人說嗎。毒蛇螫手。壯士斷腕。我們如今既知道了。不但他連累不上。還可以借此擎功受賞呢。漢卿道。咳。擎功受賞的話。我實在不敢想。因爲這三個人。雖然是革命黨。却是我的好朋友。我何忍賣了他們。去擎功受賞。我如今就求着別連累上。便心滿意足了。旁的事一點也不敢想。辛氏道。這是你存心忠厚。我也並不反對。但是如今既想着脫却干係。這出首告密的事。是一定要作的。你如果不作。這干係萬也脫不淨。既然出首。舉發革命黨。是當然要賞功的。將來你將這功勞。讓給別人。表明你的心跡。也就很對得住朋友了。漢卿道。你這主意極是。我一定照着辦。但是到甚麼地方去出首呢。辛氏道。出首的話。你也不可冒昧了。依我的主意。你明天快尋舒伸達大哥。聽說白重光現住在他的廠子裏。這事他也担着很大干係呢。你去尋他。將這事對他說明。一者顧全了親情。二者他的爲人精明老練。同北衙的堂官全有交情。這件事索性由他去舉發。必能替咱們脫卸得乾乾淨淨。保管担不着一點不是。你想我這主意好不好。漢卿聽這話。不覺低聲贊道。妙極妙極。到底你真有見識。真有思想。比我強的多。我明天一早。

便去尋訪仲達。一宵無話。次日清晨。漢卿叫了一輛人力車。一直跑到西四牌樓寶興木廠。舒仲達纔起牀。正在淨面嗽口。見漢卿來了。很詫異的問道。表弟這般早。莫非有甚麼事嗎。漢卿道大哥尋一個背靜地方。小弟同你說一句機密話。仲達見他形色倉惶。並且說得這般鄭重。也不敢怠慢。草草的洗過臉。同漢卿出了房門。在本廠的東南角上。有一垛松木柁柱。足有一丈五六尺高。仲達將他引到木頭後邊。低聲問道。你有甚麼要緊的事。自請說罷。這個地方人跡罕到。不怕有誰聽見。漢卿畧喘息了一會。纔將辛氏竊聽機密。汪白二人是革命黨。怎樣引誘胡璧人入夥。怎樣插血爲盟。怎樣拿出炸彈來。三人定計。預備炸攝政王。從頭至尾。詳細對仲達說了。仲達很鎮定的問道。你這話可全靠得住嗎。革命黨三個字。可不是鬧着玩的。不怕他們三人有甚麼得罪你地方。愚兄可以出來調停。你千萬可不要隨便亂說。倘然舉發了。抄不出一點真憑實據來。誣告反坐。咱們可担当不起啊。漢卿被仲達一拍。不覺發急道。我的哥哥。別的事可以造謠言。革命黨也是造謠言的嗎。我那妻子辛氏。他又沒有神經病。清清白白看見炸彈。還能够說謊嗎。要說他們三人對我。更是客客氣氣。始終誰也沒得罪誰。我犯的紅口白牙去陷害人麼。實在因爲事體太大。我担不起這個牽連

。所以纔來尋你。你怎麼到疑惑起我來了。仲達道。你先不要着急。我也是因爲事體太大。不能不加細的問問你。既然是這樣。你自管放心。決然牽連不到你身上。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。你千萬要守口如瓶。不要再對第二個人說。至於汪胡兩人。面子上更要敷衍他們。別露一點形跡。從今以後你早早晚晚。要到我廠中多來幾盞。他們有甚麼動作。你要隨時報告給我。可別耽誤了時刻。暗中你還要隨時監視。要容他們跑掉了。你可脫不了干係。將來大功告成。不但沒有你的罪名。我向烏大人替你說幾句好話。還許大小保一個功名呢。漢卿道。功名一層我決然不想。但求着沒有罪名。我就心滿意足了。仲達道。既然這樣。你赶快的回家罷。咱們心心相印好了。漢卿別了。仲達。自然要先回家。向辛氏報告。暫且按下不提。再說舒仲達回至屋中。自己盤算了一回。主意打好。便忽忽跑到後門外烏謹的私宅。要見烏大大。有緊要事而稟。烏謹同他是老朋友。當初在提督衙門當筆帖式時候。同仲達住在一個院中。時常斷炊。揭不開鍋。仲達借給他錢。代他賒米賒麵。因此二人是拜盟的把兄弟。後來烏謹發跡了。很想提拔他作官。報答當年的好處。仲達却執意不肯。說我是一個生意人。受不了官禮的拘束。你要提拔我。莫若替我招一點股。開一個廠子。我當老板。你再替我

多拉幾處官工。又自由。又賺錢。就是拿錢的股東。也決計折不了本。這就算成全我了。作官的話。我自料沒有那種福命。決然不敢想他。烏謹道。這事容易極了。我先拿一萬兩。另外再招兩萬。有三萬股本。差不多罷。仲達道對付着够了。自要有買賣作。有一年就活動起來。烏謹果然拿了一萬兩。又另外招足兩萬。便開了這個寶興木廠。從此皇室有甚麼官工。十有六七。總是寶興承作。一者是有烏謹的人情。二者舒仲達爲人精明。又善於巴結應酬。如內務府大小官員。及宮裏的太監。他是隨時的送禮請客。所以這些人。也全同他格外要好。因此寶興的買賣。便一天比一天發達起來。飲水思源。他到是不忘烏謹的好處。所以時常到烏宅來請安。這一天說是有要緊事面談。看門的便將他一直引到後宅。烏謹纔起來。正吃點心呢。聽說是仲達來了。便迎出來。喊一聲老二屋裏坐。你今天來的這般早。一定有事。仲達進了屋子。說大哥。小弟有件密事面稟。請你暫時不要放人進來。烏謹道。低下人不經呼喚。他們不敢進來。你有甚麼事。自請說罷。仲達改了一套口詞。說小弟出城。到表弟汲漢卿家。見他同院的街坊。胡璧人。汪杜鵑。白重光。三個人。形跡可疑。因此便暗地授意漢卿。叫他隨時偵察。連小弟也假裝套近。同他們交朋友。後來知道白重光專能測繪。

便將他約到咱們廠子裏。請他專管繪圖。不過是借此絆住他。好察看他們。到底有甚麼作用。那知白重光雖被約至城裏。他仍然天天跑到城外。同汪胡二人。俾夜作畫的秘密聚談。因此漢卿夫妻更格外注了意。每夜三更。我那弟婦辛氏。必在窗外窺察他們的行徑。果然看出來了。原來他們三人是革命黨。手槍炸彈全都現成。他們竟自暗中商量。想要炸攝政王爺。漢卿知道這個消息。那敢怠慢。連夜報告給我。小弟因此急來稟見大哥。這事究應怎樣辦法。還得求大哥的示下。烏謹聽了這話。面上雖少現出驚詫之色。却很鎮定的詢問仲達。他們是怎樣定的計。預備在何日舉行。仲達又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。烏謹沈吟了一會。對仲達道。此事一半日內先不要發表。你要緊將白重光攏住了。不要放他逃走。並致意你那表弟汲漢卿。在暗中監視汪胡二人。有甚麼舉動。先隨時的報告給你。我這裏自有一種布置。決叫他們一個也走不脫。這事機密又要機密。出你之口。入我之耳。千萬不可再對第二個人說。你這就走罷。不宜在此久坐。提防白重光醒悟了。他預先逃走。這事可就不好辦了。仲達應一聲是。便匆匆的去了。這裏烏謹傳話。叫快請二爺到我屋裏。有要事面議。這二爺便是上回所說的申林。他現爲右翼總兵。同烏謹是胞兄弟。所有提督衙門各種要案。差不多全

是經他手破獲的。因此烏謹倚爲右手。時刻離他不得。兄弟二人的住宅。在一條胡同內。因此一叫便到。烏謹見了他。便將方纔仲達報告的話。又秘密對他說了。申林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。老舒這時候。也知道白重光是革命黨。跑來報告了。其實白重光這個人。久已就有人向我訴說。說他行蹤詭秘。裝啞裝聾。我因爲是老舒用的人。總不至十分靠不住。因此也不曾格外注意。可是他裝啞混進攝政王府。這是確確知道的。至於汪胡兩人。那個胡璧人。我早已就認得他。他是如意館的畫師。同龍子春至好。這個人少年荒唐。吃喝嫖賭。無所不爲。他所交的朋友。也都是些浮浪子弟之類。那個姓汪的。聽說以賣字爲生。怎會全變成革命黨了。這事也奇怪得很。烏謹道。你先不要管他奇怪不奇怪。這事既然發生了。我們總宜早下手。別等着出了亂子。那時可担不起啊。申林冷笑了一聲道。離出亂子還遠得很呢。這件事據我看。萬不宜破獲的太快了。如果破獲太快。在我們不但不能得功。或者反許受過。那就太不值了。烏謹道。這話怎麼講呢。申林笑道。說破了不值半文錢。大哥當了這些年的差事。難道連這一點小小機關。還參不透嗎。你請想。老舒的報告。不過得自汲漢卿的一面之言。雖說有炸彈要炸王爺。那也是一句空話。究竟有甚麼真憑實據。就是我們先去抄

他。縱然抄出炸彈來。他也未必肯招承是要炸王爺的。他既不招。在我們不過是破獲一樁革命案子。在從前這種似是而非的案子。也不知破獲了多少。還算得甚麼特別的

大巧嗎。倘然抄不出炸彈來。我們豈不是誣良爲匪。雖說担不着甚麼不是。到底外邊又要造謠言。說我們弟兄貪功生事。誣陷好人。却是何苦來呢。烏謹道。你這話誠然有理。但是我們也不能看着不管啊。究竟要怎麼辦。你也得籌畫籌畫。省得將來担不是。申林道。這事有線索。是很好着手的。現放着龍子春。還有不好辦的事嗎。說到這裏。便伏在他哥哥耳邊。說如此這般。可以饒裏捉鼯。手到拿來。而且有憑有據。在我們可以坐享一個保薦的功勞。哥哥你想不好麼。烏謹鼓掌贊成。說到底是兄弟你足智多謀。這樣辦是再好沒有了。你明天一早就去好了。提防夜長夢多。申林道我曉得。哥哥自請放心。申林別了烏謹。便到衙門去。在秘室中。先把他兩個心腹叫來。這兩個人一個叫徐子英。一個叫成少安。全是申林部下最得力的大偵探。二人來至秘室。先朝着申林請過安。然後垂手侍立在兩旁。申林低聲對他二人說。你們兩個人。一個到前門外琉璃廠國民關。注意汲漢卿家。他家裏住着一個姓胡的。一個姓汪的。你要監視他兩人的行踪。防其逃逸。却不可打草驚蛇。他如果沒有逃走的形勢。你千

萬不可叫他看出破綻來。一個到西四牌樓寶興木廠。他廠子裏住着一個姓白的。也以監視汪胡的手段。一同監視他。你二人只負監視的責任。不負捕拿的責任。自要他三人到就捕之時。不會逃亡。便是你二人的功勞。至於我部下的偵探。你二人可隨便調遣指揮。但不得對他們說穿了這三個人。你二人可聽明白了麼。二人躬身回道。聽明白了。申林擺一擺手。他們便下去了。依照申林的話。分頭進行。第二天一早。申林便借聽戲爲名。跑到龍子春家。同他們閒談。也是活該湊巧。這一天正趕上汪杜鵑約子春吃飯聽戲。申林却假裝糊塗。問他汪杜鵑是甚麼人。子春告訴了他。他當時也不會揭破。隨着子春去遊隆福寺。無意中却遇着了汪胡二人。胡璧人同他早就認識。汪杜鵑却是第一次。申林故意同他套近。高低擾了杜鵑一頓飯。還伴着他送回如意館。到了如意館中。乘着子春替他尋藥的工夫。二人在上房開了一回秘密談判。申林問子春。你看汪杜鵑到底是一個甚麼人。子春道。此時連我也不敢下斷語了。今天因爲你有早晨的話。所以對杜鵑面上。我很注意相看。覺着他有些神不守舍。而且眉梭眼角之間。隱含着一股煞氣。這事真被你說着了。據我看只怕早晚之間。他們就許有甚麼動作。總以早早下手。別等出了事故纔好。申林冷笑道。你這時候也知道着急了。我

如果不說。只怕你還悶在罐子裏呢。實對你說。這事已經到了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的時候了。今天是萬不能下手的。最好你……說到這裏。便伏在子春耳邊。秘密說了幾句。子春道。這樣最妥最妙了。只是將來破獲時候。王爺必定要問爲甚麼放他們跑進內東華來。這個干係。我也担不起啊。申林道。難爲你還自命爲智多星呢。這事有甚麼難辦。你全推到胡璧人身上。朋友是他引來的。就說如意館中。因爲加工趕畫。璧人一個畫不出來。特特約了汪杜鵑來作助手。看他人很老實。便不時許他到館來。帮着畫人物。後來提督衙門。偵察出他的爲人不甚妥當。因此本館也格外注意。凡是他一舉一動。必有人暗中監視。沒想到他在今日今夜。勾同胡璧人住在館中。發生了這樁意外。幸喜本館同提督衙門。早有防備。所以手到擒來。這樣說不但你担不着不是。還許受賞呢。你又何必發愁。子春此時。也只有百依百隨。因爲他心裏總想着汪胡兩人。不至如此。不定是申子亭又想要貪功生事。但他既說得這樣活靈活現。事體關係太重。自己也不好再說甚麼。姑且依照申林的計畫。幫助進行。倒看明天是怎麼一回事。二人商議定了。子春纔拿着藥去見杜鵑。敷衍幾句。他便告辭同申林一同走了。其實暗地裏全有埋伏。他們去了以後。汪胡兩人認爲是千載難得的機會。即刻進行一

切。那知攝政王府的警衛。同如意館的巡警。全是申林使的手法。叫他們暫時迴避了。他却暗派了四個手脚靈活會夜行術的密探。伏在左近房上。偵察汪胡的形跡。杜鵑埋好了炸彈以後。纔要立起身來。一塊磚頭落在他眼前。這就是房上的密探。恐怕轉眼認不出他埋的地址來。特特飛了一塊花石。正打在埋炸彈的那個地方。當時汪胡兩人那知內中的竅要。還以爲是從房上吹下來的。也並不甚介意。那知他兩人出城以後。徐子英領着三個偵探在暗地跟隨。申林早已得着報告。不覺喜出望外。拍手道。果然沒出我的打算。立時稟知他哥哥烏謹。烏謹立時調兵遣將。預備捉拿這三個人。全布置好了。然後挈同申林。到攝政王府稟知此事。一面又請王府。派員會同申林。在如意館門前。將埋藏的炸彈完全取出。此時是真贓實犯。提督衙門。立了這一樁大功。自然得意洋洋。却把一個攝政王嚇得手足無措。立時傳見文武各官。發作道。這還了得。竟會將革命匪徒。放到皇城裏來。你們是管甚麼的。幸虧烏謹申林發舉的早。要不然我的性命。便從此送掉了。以後你們再要這樣顛頂。我一定要從重辦。姑念眼前孝欽皇后奉安的日子。已經快到了。暫且從寬免其議處。你們快下去。會審那三個革命匪徒。是何人的主使。有多少黨羽。目前藏匿在京城的。還有若干人。快快問一

個水落石出。好保北京的安寧。防未來的隱患。你們快去快辦。衆人答應一聲是。各自退下。又在軍機處會議了一番。恩親王主張嚴辦。將那三個人。照大逆不道治罪。凌遲處死。莊中堂却主張寬辦。說革命黨羽太多。如果辦的太嚴了。結下深仇。將來防不勝防。反倒留了後患。二人很爭執了一番。民政部尙書敬親王。贊成莊中堂的議論。陸軍部尙書鐵木賢。贊成恩親王的辦法。兩方相持不下。後來還是烏謹替給解圍。說王爺同中堂。暫時先不必爭論。俟等本衙門問出一個水落石出。然後再請旨辦理。二人點頭道也好。就是這樣罷。莊中堂又對敬親王說。此事關係太大。還得勞王爺的駕。會同烏統領審訊纔好。敬親王道。那是自然的。本爵當然脫卸不了這個責任。大家散了。敬親王連飯也沒顧得吃。便直到提督衙門去了。烏謹陪着他吃過飯。立刻升堂。先帶胡璧人審訊。少時鐵鎖郎當。將璧人牽上堂來。左右喝他跪下。他却挺立不跪。烏謹纔要發威。敬親王朝他使了一個眼色。自己却和顏悅色的。對璧人笑道。你就是如意館的畫師胡璧人嗎。璧人道。學生叫胡璧人。是不錯的。但是在如意館。不過爲遮掩身子。過了機會。好實行我們的革命主義。也並非真想當你滿清的差使。敬親王道。你小小年紀。受了匪人的煽惑。幹這種無頭勾當。本爵見了很是憐惜你。

你若能將同謀的人。及各處的機關巢穴。全供出來。並沒有虛話。本爵必設法開脫你的罪名。你是一個纔出世的學生。前程遠大。爲甚麼輕輕將性命送掉。怎能對得起你的父母。本爵勸你這些話。總算仁至義盡。你不可錯轉了念頭。璧人冷笑道。你這話自以爲是仁至義盡。要據我聽。是半文不值。我們革命黨。就知道驅除滿人。光復故物。死生二字。久已置之度外。請你不必多費唇舌。昨夜的事。全是我作的。你叫我怎樣招。我便怎樣招。至於以外的人和事。你就不必多問。實對你說。我們革命黨。散布全國。隨時隨地全有。你們仔細一點就好了。敬王見他不肯招承。吩咐先帶下去。再傳汪杜鵬。杜鵬上來。所有供詞。同璧人也差不許多。敬王問那炸彈是誰的。杜鵬承認。炸彈是我從外國帶來的。敬王又問。炸彈共有幾個。杜鵬回說。只有這一個。敬王又問。你們同夥的共有幾人。杜鵬回說。只有我一人。敬王道。那胡璧人白重光。不是你的一夥嗎。杜鵬回說不是。胡璧人是同院的街坊。不過彼此認識就是了。至於造謀埋藏炸彈。全是我一個人。白重光我們雖一同到京。却不住在一處。更沒有他的關係了。敬王道。看你肯拉扯同夥。倒是很有義氣。但是這樣的罪名。你要一個人担起來。將來攝政王爺震怒。你便免不了碎剛凌遲。豈不是自討苦吃。莫若將同夥

全舉出來。你的罪名。自然可以減輕。我這是向着你的話。你要再再想想。杜鵑哈哈大笑道。敬王。你的這一份厚意隆情。誠然可感。說的也很有理。無奈我汪杜鵑並非怕死之人。休說是碎剮凌遲。便是焚骨揚灰。叫我看也是很平常的事。並且我們革命黨原是以流血爲目的。必須這樣。纔算達到我們的目的。今日之事。既然失敗。或殺或剮。請你早早執行。不必多問。況且我黨中人。成千累萬。縱然全說出來。你也沒有地方去拿。何必空自饒舌。耽延時刻呢。敬王聽他這樣侃侃而談。又是佩服。又是愛惜。心裏早存了不忍殺他之意。吩咐再將白重光帶來。同他對質。重光上來。敬王自然也是那樣問他。重光道。你不用問了。實對你說。所有炸彈的事。全是俺白重光一人所作。與胡璧人汪杜鵑全不相干。你要治甚麼罪。就治我一個人好了。不必胡拉亂扯。也不必追問同夥之人。你們滿清三百年的工夫。佔我土地。奴我人民。如今我們漢人全醒了。要想恢復祖業。這是光明正大的事。你們要知機的。早早退讓。別等禍到臨頭。後悔已晚。我自重光一個人。算不得甚麼。但願死於你們刀斧之下。好激動我們那多數同胞。將來齊心努力一鼓成功。那纔如了我的志願呢。敬王道。你兩個人真好義氣。彼此全要承認炸彈的事。這也難得。但是你們住在汝漢卿同舒仲達家

。他們兩人是否與你們同夥。你們死到臨頭。似乎也不必隱瞞了。杜鵑道。那是不相干的。汲漢卿不過是一個生意人。他也不懂得革命爲何事。此事與他並無絲毫關係。他就是出首我們。也爲保全自己身家。我們是很樂意的。決不怨恨他。更不能無故的去攀他。白重光所說的。也同杜鵑一樣。敬王見問不出所以然來。只得先退堂。吩咐將胡汪白三人。暫押在提督衙門優待室中。不許難爲了他們。一切飲食花費。准其作正開銷。自己却到攝政王府。回明一切情形。言外要請攝政王。從寬發落。此時攝政王也沒有主見。同恩王商議。恩王又主張嚴辦。召見莊中堂。莊中堂因爲自己是漢人。在王爺面前。恐怕担了嫌疑。也不肯堅執是嚴是寬。攝政王又是生氣。又是着急。對敬王很發牢騷說。輦轂之下。居然有革命黨。來日方長。以後的日子還怎樣過。你們又沒有一定主意。叫我怎辦呢。敬王道。王爺也不必着急。這件事據我看。非調善輔回來。解決不了。還是請王爺早早把他叫回來。然後再次定處置的法子。一句話提醒了攝政王。立時傳諭電報處。急速給通州去電。調涪貝勒同輔公。即日回京。有要事而議。此時涪貝勒正在通州教場。演戲練操。非常高興。善輔因爲諫止不住。一個人躲在屋中。裝病生悶氣。忽然接着這一道電旨。正中下懷。立時催着涪貝勒。一

同回京。在攝政王花園後樓上。見了王爺正趕上烏謹也在屋中。說明了這件事。攝政王派善輔會同敬王烏謹。審理此案。善輔下來。對敬王說。汪杜鵬這個人。姪孫在東洋留學時候。曾跟他同過學。並且他們組織鐵血團時。姪孫也是發起人之一。他入團還在我以後呢。我同他雖然宗旨各殊。到底是舊同學。如今最好在後花園。我一個人問他。先同他叙一叙交情。然後再追問他同夥的人。在北京究竟有多少。慢慢的套一套。自然就套出來了。大家很贊成善輔的提議。到了提督衙門。衆人全迴避過了。只有善輔一個人。在密室中。吩咐將汪杜鵬提來審訊。不大工夫。鐵鎖郎當。杜鵬已經提到。纔一進門。善輔早起立相迎。緊行一步。拉了杜鵬的手。笑道。汪大哥。別來無恙。今日真是他鄉遇故知了。杜鵬突然遇着他。又見他這樣表示親密。很詫異的。仔細向善輔臉上觀看。看了一會。忽然想起來。不覺冷笑道。原來是趙大哥。闊別太久。恕我一時眼拙。你也是咱們鐵血團中的同志。今天爲何却坐在這裏。難道說你也犯了案不成。爲何又不上刑具。莫非滿清待革命黨。還有甚麼等級分別嗎。杜鵬明知善輔的歷史。却故意說出這樣話來。直比打罵還厲害十倍。善輔那樣機警權變的人。聽了這一套。也不覺良心發現。立時滿面紅潮。答不上一句話來。遲了許久。纔期期

的答道。大哥。請你不要當面罵人。小弟自恨生長在滿人隊中。爲德不卒。不能追隨諸位仁兄。幹那革命事業。清夜捫心。實在抱愧得很。其實我們滿人。種種失德。小弟何常不明白。只是迫於世家的關係。叫我也無可如何。不過有一事小弟口問心。可以對得起諸位同志。無論如何。我不能助長革命。我也決不摧殘革命。就以大哥今日這件事說。小弟得着信。立刻從通州跑回來。所怕的是倘有意外。我如何對得起大哥。大哥也應當原諒我的苦衷。何忍再拿話奚落我。使我慚愧無地。咱弟兄今日見面。是要叙一叙私交的契闊。至於國家事。小弟不忍提。請大哥也不提纔好。說到這裏。忙吩咐左右。將汪先生的鐵鎖手鐐。先脫下來。我們弟兄。好暢談一番。就是嗣後也。不得再給汪先生上這刑具。左右聽公爺這樣交派。那敢怠慢。立時將刑具全下了。善輔拱他上坐。杜鵬也不謙辭。同他對面坐了。下人獻上茶來。善輔又吩咐擺點心。請他隨意吃喝。以便久談。杜鵬不談旁的。只問他在北京近來看甚麼書。臨甚麼帖。又談些當年在日本同遊時。有甚麼風景。鬧得善輔乾瞪着眼。只張不開口問他正事。二人閒談。足有兩點鐘工夫。始終不能張開口問他。善輔也無法了。只得對他說。大哥在監獄裏住着。小弟心中着實不安。我已經替你收拾了一間靜室。請你住在裏邊。一

切飲食起居。無有不便。杜鵑笑道。承你優待。我是感激極了。但是我們被拿的。原是三人。我一個人享福。却叫他二人受罪。那如何使得。依我說。你還是將我送到獄裏去罷。善輔聽了。很躊躇的答道。大哥這話固是仁至義盡。但若一律優待。這個例如何能破。況且你三人也萬沒有放在一處道理。這樣罷。你自管到優待室去。至於那兩個人。我囑咐提督衙門的獄卒。必然格外照應。決不叫他們受着一點委屈。這你總可以放心了。杜鵑一想。橫豎活不了幾天。樂得順水推舟。承他的情。自己先舒服幾天。胡白兩人也省得受罪。倘然堅執了。他一概不管。豈不要罪上加罪。便欣然向善輔致謝。善輔將他開發走了。然後對敬王烏謹說。此事也無庸再往下追問。他們革命黨人。全是不怕死的。縱然用刑。也是無濟於事。莫若回明王爺。如何發落。請他老人家自己斟酌罷。於是三人一同去見攝政王。回明情形。聽候示下。攝政王道。汪白兩人。本是革命匪徒。倒也不必深怪。惟有那姓胡的。既在如意館當差。吃着我家的俸祿。却敢勾引匪徒。謀殺本爵。這種人行同梟獍。是萬萬赦不得的。明天先把他綁赴市曹。梟首示衆。也鎮一鎮其餘的匪類。至於汪白二匪。可暫時收入刑部獄中。聽候發落。就是這樣辦好。三人答應下來。照着前清法律的手續。凡出斬或定罪的人。

全是由刑部執行。這時候刑部已經改爲法部。尙書滿官是廷傑。漢官是李殿麟。二人曉得這案情重大。那敢怠慢。立刻派了四個司官。到提督衙門提取人犯。及至提到刑部。三個人却不押在一個獄中。汪杜鵑單佔了一間屋子。收拾的還乾淨。白重光胡璧人。雖然分押在普通獄中。却也不會受苦。這全是善輔在暗中爲力。囑託了管獄的官員。到了第二天早飯時候。廷傑坐在大堂上。傳諭今天有差事。一時書吏衙役獄卒劊子手等。全都整整齊齊。聽候發表何人。好向獄中提取。少時廷傑只用硃筆寫了胡璧人三個字。值堂的書吏。將人名填在白紙招子上。交給衙役。到獄裏去提人。衙役會同獄卒。直奔璧人所住的獄中。獄卒先扯着嗓子喊了一聲。聽綁。這一聲喊出來。好似半空中打了一聲霹靂。可這一個獄中。共有二十餘人。面面相觀。全嚇得神魂失胃。惟有胡璧人。却是談笑自若。毫不在意。獄卒喊過了以後。便走進屋中。大家全用眼直瞪着。倒看他衝着何人道喜。只見獄卒不理旁人。一直跑到胡璧人面前。笑道。胡先生恭喜賀喜。他這一句話。立時衆人心中如一塊石頭落地。登時又轉過眼光來。看胡璧人。璧人很從容的。立起身來。向獄卒道。就是我一個人。還是三個呢。獄卒道。就是你一位。璧人點點頭。又朝着同獄的人。拱一拱手笑道。同諸位告辭。有緣

再會。衆人中多半贊歎道。可惜這樣英俊少年。不免一死。我們活着更無味了。此時差役獄卒。已將璧人上了五花大綁。推出獄門。一直擁到法部大堂。廷傑在上面問道。你就是胡璧人麼。璧人道。不錯。我就是胡璧人。廷傑只問這一句。也不往下再問。便吩咐拉下去。裝上囚車。等左堂到了。即刻到市上行刑。原來滿清刑部定例。普通人犯。是司官監斬。若是奉旨的欽犯。總是左侍郎監斬。尙書向來是不管監斬的。此時的法部左侍郎熙玉。是一個鴉片烟鬼。起牀很晚。所以過午還不曾來。好容易兩點以後。他纔到了。到了以後。便手忙腳亂的。傳伺候預備一切。伺候齊了。他跨出大門。纔待上車開路。忽見有兩匹馬。橫衝直撞的。跑進法部衙門。嘴裏還高聲喊着。刀下留人。人犯不許輕動。有太后老佛爺懿旨。快快擺香案接旨。衆人一聽。全都目瞪口呆。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要問胡璧人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汪杜鵬埋藏炸彈。可謂費盡心機。其手法亦極靈敏而周密。然結果卒不能成功。此中殆亦有天意焉。申林之偵察防備。均用暗寫。然閱者自能心領神會。至其四圍之布置。與臨時之逮捕。更有不動聲色之妙。北京偵探學之進步。由來已久。此不過一端耳。

寫辛氏竊聽。漢卿報信。仲達告密。申林定謀。一步步叙來。若網在綱。有條不紊。而且入情入理。毫無牽強。

烈士殉名。早把死生置之度外。堂訊時各人口供。俱有慷慨淋漓之致。使閱者氣旺神怡。

皇太后臨時降赦旨。筆墨險到十二分。忽然一轉。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。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文境似之。

太后赦胡璧人。是結束本回。即是引起下回。極山斷雲連之妙。

第三十八回

茅店賭錢貝勒遭毒打

皇陵照相太后發慈威

胡璧人正當處斬之時。爲何出了這意外的救星。說起來也是他命不該絕。人有一技之長。到時候就能轉禍爲福。原來這位隆裕太后。很喜好繪畫。他自己也能畫幾筆。不過畫的並不十分佳妙。自從作了太后以後。無的消遣。便時常搜集畫頁。以供臨摹。因此如意館的差事。便較比從前忙了許多。凡交下來的畫件。全是限日呈進。內中古美一門。總是胡璧人承應這份差事。在十日前曾交下四篇畫頁。欽定的四個題目。是

黛玉撫琴。寶釵捕蝶。湘雲臥石。寶琴披裘。限十日畫竣進呈。龍子春因爲這份差事。曾請璧人吃了兩三次飯。求他千萬不要誤卯。璧人雖然答應着。怎當他揣着滿肚子的革命。那還能聚精會神的繪畫。杜鵑請客那一天。已經快滿期了。他纔畫出兩頁來。子春十分着急。所以他說回如意館趕畫。便極力攬掇贊成。在子春的意思。無論如何。得將這四頁畫趕出來。好交差事。他們革命不革命。全是申子亭一面之詞。也不足憑信。如果冊頁畫不出來。太后一發脾氣。這飯盤便要摔碎。暫且先催他畫畫要緊。直到分手時候。還叮嚀囑咐。明天務必畫出來。璧人到是連聲答應。那知子春去後。他同杜鵑自顧彼此定計。埋藏炸彈。那裏還顧得畫冊頁。直亂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。他們便跑出城去。被提督衙門逮捕。這四頁畫還是只有兩頁。無法進呈。此時龍子春生怕炸彈的事。自己担着失察的不是。便把那繪畫的差事。也拋在九霄雲外去了。誰知胡璧人命不該絕。正是處斬他的這一天早晨。隆裕皇太后。忽然想起這四頁畫稿來。便對張得祿說。我十日前交下去的那四篇畫頁。前天就滿期了。他們可曾呈進來嗎。張得祿忙回道。還不曾呈進來。太后發話道。你們這羣奴才是管甚麼的。到了期限。你們也不催一催。難道這一點小事。還等我傳旨麼。張得祿見太后氣了。很惶恐。

的奏道。老佛爺千萬不要生氣。聽奴才仔細回奏。這件畫稿。並不是如意館敢抗旨不畫。因為該館在三日前。發生了炸彈案。繪畫的人。也一同被捕去了。所以不能交卷。還得求佛爺格外原諒。太后很詫異的問道。怎麼皇城裏邊。竟會有了炸彈。這樣重大的事。我怎麼不知道。張得祿道。衆家王大臣。恐怕驚了慈聖的駕。所以未敢回奏。太后不悅道。豈有此理。這樣重大的事。不奏明請旨。他們就擅自處置了。將來連我同皇上的宮裏。還許要有炸彈呢。難道那時候纔說話不成。你快去傳旨。叫載豐莊之山上來。我有話問他們。張得祿應了一聲是。立刻去召載莊二人。二人忙到慈寧宮。給太后請過安。太后便追問炸彈的事。二人詳細奏明。太后道。據我想那姓胡的既在如意館當差。決不會又去作革命。這裏邊怕不有甚癩冤屈。你們爲何反到先把他殺了。這未免有些草菅人命。據我看。還是先把他囚在獄中。再詳加審訊爲是。攝政王奏道。太后聖諭甚是。臣等本應當遵辦。但是今早已經傳出諭去。派法部執行斬決。此時如何挽回得來。還得求太后聖懷寬恕。嗣後再遇此等案件。臣等格外小心就是了。太后再想了一想。又問道。這時候已經斬決了。莊中堂奏道。這時候纔交晌午。恐未必提出法部。向來斬決的案子。總是在下午執行的時候居多。太后道。本來今天殺人

是不應當的。孝欽皇太后。再有幾天。便要奉安山陵。此時雍和宮喇嘛。正在奉經。你們爲皇子的。也要仰體先太后好生之心。怎好在這時候出斬人犯。攝政王聽了這話。很懼怕的。連忙跪下叩頭。奏道。皇太后聖意高明。非臣等所能及。請太后赦免該犯。臣等情願奉行。太后遂命張得祿取過硃筆來。寫了一道懿旨。是現值孝欽皇太后將近奉安之期。所有死刑人犯。一律暫行停決。該部知道欽此。寫完了交給張得祿。又吩咐道。你騎一匹快馬。趕到法部傳知該部堂官遵照。快去快來。張得祿說了一聲領旨。如飛的去了。這裏太后又問了幾句孝欽太后奉安的儀注。可曾預備停妥。二人回奏全預備齊了。太后點點頭。吩咐退下去罷。以後再有重大事情。務必先來奏明。你們不可擅作主意。二人答應是是。方纔慢慢退下去。再說張得祿下來。從侍衛處要了一匹快馬。又叫了一名頭等侍衛。二人騎上馬。如箭一般的。跑到法部衙門。纔到門前。見差事已經提出來了。張得祿心中一急。所以高聲喊叫刀下留人。現有皇太后懿旨。各堂官快來接旨。一直跑進後堂。此時廷傑纔退下堂去。正在他的辦公屋中吃點心呢。忽見長班跑進來。張張皇皇的回道。旨意到了。請大人接旨。廷傑嚇得站起來。抓着官帽。頂在頭上。三脚兩步的向外跑。正趕上張得祿領着侍衛。已經來至後

堂。翻身下馬。見了廷傑。便高聲喝道接旨。廷傑連忙跪下。口中奏道。法部尙書奴才廷傑。跪接聖旨。張得祿又大喝一聲起來。快去擺列香案。聽候宣讀。廷傑忙忙站起來。吩咐長班快快調列香案。此時熙玉也折回來。在廷傑後邊。一同跪下。右侍郎張仁輔也趕到了。同熙玉一排跪下。大家心裏。全捏着一把汗。不知這旨意中說的是甚麼事。只聽張得祿高聲誦道。隆裕皇太后懿旨。現值孝欽皇太后將屆奉安之期。所有死刑人犯。一律暫停處決。該部知道欽此。三個堂官聽了。連忙碰頭。替犯人謝過恩。方纔站起來。將旨意供奉在香案桌上。張得祿又吩咐道。今天處決一個甚麼姓胡的。老佛爺知道了。很是不悅。立刻將攝政王爺同莊中堂叫上去。申飭了一頓。派咱家前來傳旨。停止死刑。孝欽皇太后。不日就要奉安山陵。在這奉安期內。你們可不要行刑了。三人連聲答應是是。張得祿方纔告辭去了。這裏廷傑對熙張二人道。兄弟早料到這件事不大妥當。憑這樣革命重犯。提督衙門草草一問。便送到咱們這裏執行死刑。他們也太侵奪司法權限了。果然太后老佛爺不以為然。連王爺全受了申飭。我們快把那姓胡的還送進獄去罷。可笑一幫值堂房班差役劊子手等。白白忙了多半天。仍舊將璧人架回獄中。把綁替他鬆了。大家又重新朝着他道喜。這時候反到把璧人關

得腦筋昏亂。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。直待喘息定了。方纔問獄卒道。不是處斬我麼。爲何又放回來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啊。獄卒笑道。這是你胡先生福大命大。所以驚動太后老佛爺。特降恩旨。將你赦回來。你還不快快樂謝恩。同伴的罪人聽了這話。也全喜形於色。說壁人將來一定能作大官。所以逢凶化吉。遇難成祥。纔遇着這意外的恩赦。你正應謝謝皇太后不斬之恩。壁人大笑道。這也算不得甚麼恩典。想我胡壁人既然入了革命黨。早把死生置之度外。他放我回來。也不過晚死幾天。這有甚麼可謝的。大家聽他這話。全不以爲然。說革命黨是吃了洋鬼子的迷魂藥。今生今世再也不會明白的。我們不要理他了。不說胡壁人回押監牢。且說太監張得祿。從法部出來。仍然騎着馬趕回紫禁城。到隆裕太后駕前覆旨。太后聽說胡壁人未死。心裏很是高興。立刻又傳諭軍機王大臣預備召見。少時各人全到了。太后吩咐道。如今距孝欽皇太后奉安之期。僅僅就剩了半個月。這一次奉安大典。不同尋常。不但京中各部要敬謹預備。就是直隸總督。也得格外當心。所有沿路一切布置。全要格外講究。既不許騷擾人民。更不得有損體面。這事得派一個大員前去知照他。別等臨期誤了大事。衆軍機忙叩頭請示。派那一個前去的好。皇太后想了一想。說這事總須派一個精明強幹的少

年人去。不要用老眼昏聩遇事敷衍的人。攝政王忙奏道。太后聖諭甚是。臣想堪膺此任的。無過於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世襲一等侯李國英。少年精緻。是一個理繁治劇之才。若派他到天津幫同直隸總督瑞方。辦理陵差。必能勝任愉快。皇太后點點頭說。你想的這個人很好。就叫他去罷。衆軍機答應下來。即日下了一道旨意。派李國英幫同瑞方。辦理陵差事務。即日馳赴天津。欽此。原來這李國英纔二十幾歲。世家子弟。專好鬥鷄走狗。是個風流倜儻人物。而且生得容貌俊偉。言談敏捷。不愧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。只因自恃門閥很高。不免有些驕氣。此番無意中得了這意外的優差。便即日請訓出京。到天津去尋瑞方。在他自以爲我是欽差。既有電報打去。車到站時。瑞方當然親身來接。那知到了新車站。看一看站台上。到是有一羣官兒。預備接人。及至臨近細看。內中却沒有瑞方。隨欽差的長班。將手本接過來。呈與李國英看。只有津河道。海關道。天津府。天津縣。長蘆鹽運使。及其餘候補府道之類。單單沒有瑞方的帖。國英看了心中老大不快。只得說了一聲請。這些官全跳上車來。先朝着國英請了聖安。然後向國英請安。內中惟有鹽運使汪高。還是當年李文忠的舊屬員。同國英有世誼。所以國英先招呼他。叫了一聲汪老伯。一向可好。汪高忙躬身回道。侯爺

不要這樣稱呼。職司不敢當。職司托侯爺的福。這幾年賤體到還壯實。不知侯爺此番來。住在甚麼地方。如不嫌窄狹。可以住在運署罷。國英道。不勞老伯費心。先文忠的祠堂。相離很近。就住在那裏好了。說着便下了車。同汪高在一輛馬車上。直奔李公祠。衆官員也護送前往。看祠堂的家人。早已得着信。將各屋收拾得很乾淨。國英到了。先到正廳謁見乃祖的遺像。然後到後面住房休息。並請見各官員。國英不高興的說道。衆位可以先行一步。兄弟這就去拜謁制軍。制軍是有身份的人。當然不肯紆尊降貴。到這裏來。請諸位替我先容好了。內中有督署文案李觀察清臣。躬身回道。制軍本預備親身來接侯爺。因爲連日忙辦陵差。受了感冒。還要請侯爺格外原諒纔好。國英冷笑道。親身來接。那我如何敢當。但求兄弟去拜他。他不餉以閉門羹。那就感情不盡了。衆人見侯爺要發脾氣。誰也不敢再說甚麼。只得告辭去了。這裏國英吃過飯。叫了一輛馬車。一直上院。進了院門。吩咐趕車的一直的向裏拉。守衛的兵忙過來攔住。說你是甚麼人。爲何硬往裏闖。長班道。這是李侯爺。你敢攔嗎。衛兵聽說是侯爺。連忙舉槍致敬。又把大門開開。放馬車進來。二門的武巡捕。忙迎上來。長班將帖子取出來。交給他。只見上面寫道如姪李國英頓首拜。你道國英爲甚麼自

稱如姪呢。原來國英的父親在日。也在工部當差。同瑞方在一個司裏。二人是拜盟的兄弟。所以國英自稱如姪。這一次瑞方不肯去親身接他。也因為自己是老盟叔的身分。看國英不過是一個小孩子。那裏配親身去接他。却忘了國英現在是奉欽命來的。何況國英爲人驕傲。那把這個盟叔放在眼裏。武巡捕見是李侯爺。連忙請安。說請侯爺少候一候。卑弁這就去回。說罷拿着帖子扭頭便向裏飛跑。不大工夫。出來高聲道。請侯爺花廳坐。國英下了車。隨着他來至花廳。瑞方早迎出來。國英進至屋中。瑞方先朝着他請過兩宮的聖安。然後方纔叙禮坐下。瑞方笑道。老賢姪這一盪。很辛苦了。愚叔本應親自到站去接你。只因受了一點風寒。出不了門。請你格外原諒罷。國英道。老盟叔。這是那裏話。小姪何人。怎敢勞盟叔去接我。再說咱們是累世通家之好。也用不着那些浮文。倒是小姪這次來。原出於皇太后的懿旨。因為孝欽太后奉安期近。深恐一切儀注。趕辦不來。因此派小姪來幫同盟叔。料理一切。盟叔如有甚麼分派。小姪自當遵辦。瑞方笑道。皇太后也過勞聖心了。別的事愚叔辦不了。要說到這種差事。我曾在工部二十年。甚樣皇白差。不曾遇過。難道這時候作了直隸總督。反倒忘記不成。據我想。老賢姪這次來。實在多餘。在上方不過借此要調劑你。愚叔必

替你想法子。籌個三千五千的。權作冰炭之敬。一切事你就不用問。到時候回京銷差好了。在瑞方這一套話。分明是怕國英侵權多事。分了自己的肥。所以想迎頭將他堵回。省得辦差之時。跟着搗亂。豈知國英是何等精明人。豈有聽不出的道理。立時冷笑答道。盟叔的才幹閱歷。辦這差事。誠然是綽有餘裕。但是小姪此次原是奉旨而來。旨意是叫我帮着辦事。並不是叫我帮着分錢。盟叔的盛意。小姪只好心領。不過一切關係陵差的事。小姪雖不必親身去辦。却不能沒有過問之權。這是旨意所許。盟叔如看小姪不能勝任。儘可奏明朝廷。將所派的差事取消了。小姪馬上便回北京。若不能如此。打算叫我敷衍敷衍。當這種有名無實的差事。小姪決然不敢從命。瑞方作夢也沒夢到國英居然敢同他頂撞起來。登時不由得氣往上衝。冷笑了兩聲道。好好。你既拿出欽命的身分來。這事還不好辦嗎。我這裏現設了一個督辦陵差處。一共派了三個道員。總理其事。機關便設在通州北關劉家店。請你到那裏去監督他們好了。現在距奉安還有半個月。我總要過一星期。方能晉京陛見。你先走一步。不要等我。國英也不客氣。說既然這樣。小姪今天便折回北京。在通州靜候了。說罷便起身告辭。瑞方只送他到屋門外。說了一聲不送。便扭頭進去了。國英堵氣一個人出來。嘴裏喃

喃的罵道。老不要臉的東西。擺甚麼臭架子。這一回叫你嘗一嘗侯爺的手段。堵氣上車回寓。當日晚車。果然趕回北京。第二天坐早車下通州。一直到北門外劉家店。原來這劉家店。外號又叫柵欄店。乃是赫赫有名專辦陵差的一座大店。在平常日子。他這店裏也不住甚麼客人。就是每年二八月祭陵時候。出差的王大臣。全住在他這店裏。要是遇着一次大白差。他這店中能够住下幾千人。包一頓飯。要用一百幾十口猪。淨一個厨房。要用三百幾十號人。馬棚有七八十間。上上下下。得用一千五六百人。這一次陵差辦完。刨去打點應酬。還要乾剩十萬銀子。店主人姓劉號叫子平。買賣已經開了三十多年了。還是他父親手創的。傳到劉子平益發興旺起來。他父親名叫劉多才。是一個漢軍旗人。在北京窮的沒有飯吃。夫妻兩個。領着七八歲的兒子。討飯到通州北關。那時候通州正在繁華之時。謀生活很易。劉多才三口兒。在一個破廟裏存身。白天多才到河壩上去當苦力。掙幾百錢。對付着餬口。他那妻子禪氏。人很賢惠。替人家洗洗衣服。幫着他過這份窮日子。可憐多才本是一個旗人。閒散慣了。並沒有多大氣力。所有扛糧運米種種累事。他真作不動。後來有人看他不錯。便將他薦在一家店中。充當小夥計。這個店就在北關。名叫天和店。店主人也姓劉。夫妻二人並

無子女。僅僅有二十多間破土房。住幾個客人。對付着吃飯。有時候遇着陵差。也趕作些買賣。不過是車夫轎夫馬夫之類。少爲體面一點的人。誰也不到他這店裏來。那時候的陵差。還講究支帳棚。自皇上以至文武百官。全在帳棚中打尖休息。各保駕的侍衛軍人。全在帳棚外駐紮。這一年正趕同治皇上的白差。到東陵去奉安。路過通州。也是活該劉多才發跡。那時候正是老恭王作軍機議政王。他有一個兒子。名叫載澄。北京人呼之爲澄貝勒。這位貝勒爺。是鬥鷄走狗。問柳尋花。無所不爲。而且有一種癖好。尤其愛押盒寶。倚仗着他父親勢力。在北京橫行街市。出門必要帶領一羣打手。說翻了就講打架。九城的商民。提起澄貝勒來。無不疾首蹙額。這一次同治的皇差。派他作爲前引大臣。他得了這個差事。喜出望外。以爲這一次是奉旨出京。可以到外州縣出一出風頭。從北京發引的這一天早晨。他也不候着起駕。一個人騎着快馬。順御路便跑下通州來。恰恰跑到天和店門前。馬站住不走了。他便翻身下來。望四下一看。見店門外圍着一羣人。大喊么呀二呀的。是押寶的聲音。他聽了恰如蠅子見了熱血一般。立時便趕過來。仔細一看。果然是一羣苦力頭兒。在那裏押寶。他看了看。旁邊有一株柳樹。便將馬拴在樹上。然後鑽進人羣大聲叫道。進門闖二。衆人抬

起頭來看他。見他穿着灰布棉袍。青市布白裏大馬褂。手裏拿着一根馬鞭。衆人只當他是行路的客人。便齊聲說道。客人你要押快快來。已經滿了注了。載澄忙把搭連掏出來。伸手去摸。裏面只有幾塊碎銀子。並無銅錢。便掏出一塊來。用手掂一掂說。這足有一兩五錢。押二孤丁。纔要向二上去押。寶官過來攔道。我們押銅錢。不押銀子。載澄瞪眼道。你說甚麼。不押銀子。爺偏要押銀子。內中有一個出來說和的。說我們這裏有錢。你把銀子換成錢。再押不是一樣嗎。載澄說使得一兩五錢紋銀。你換給我多少銅錢。那人將銀子接過來。掂一掂分兩。說這不够一兩五錢。你要換。我只能按着一兩換給你。載澄道。一兩換多少錢。那人道。一兩換三吊二百錢。載澄罵道。胡說。我們北京一兩銀子要換十五六吊。你憑什麼只換三吊二百。那人大笑道。我說的是制錢。不是大錢。三吊二百也合上十六吊了。你難道還嫌少嗎。載澄這時候纔明白過來。笑道好好。就依着你換三吊二百。快快數錢。別耽誤工夫。那人忙着給他湊了三吊二百錢。載澄接過來。原串押在二上。及至揭開寶盒。紅心却指着三。載澄的錢。原串又被人拿去。他那肯甘心。又從搭連裏掏出一塊銀子。比那一塊略微大些。換了四吊錢。仍舊押在二上。及至開出來仍然是三。他真個急了。將搭連翻過來。裏

面還有兩小塊。不足一兩。只換了兩吊錢。他這回却押三了。那知開出來却是二。此時載澄眼全紅了。堵氣從手指上。將一個翡翠搬指脫下來。向大眾說道。我這搬指是一千三百銀子買的。如今只作價一千吊錢。我要押十次孤丁。百吊一注。你們替我把帳記清了。寶官却不肯答應。說我們只押現錢。不押東西。你快收起來罷。不必費話。載澄見他們不肯要。心裏氣了。立刻拿出王爺崽子的脾氣來。破口大罵。他這一罵。不覺犯了衆怒。大眾也一齊還口。載澄急了。掄開馬棒。朝着衆人亂打。衆人齊喊道。好小子。罵完了還講打。來來來。咱們大家毀他。說着便蜂湧而上。把載澄的袍子馬褂。俱都扯碎。馬棒也被人奪去。翡翠搬指也扔在地下。不知被何人搶去了。可憐載澄本是一個虛弱的青年。那裏禁得這一羣如狼似虎的苦力同他開戰。早被衆人按在地下。拳打腳踢。只打得載澄狼嚎鬼叫。那裏掙紮得起。此時却驚了天和店的夥計劉多才。三脚兩步跑出來。分開衆人。過來觀看。他一見地上躺的人。不覺嚇了一跳。看小說的。必以爲劉多才認識載澄。其實不然。因爲多才是一位漢軍旗人。於皇室規矩。他全懂得。他一睜眼。便看見載澄腰間的帶子。知道他必是一位宗室。因爲清朝的宗室。腰裏全繫着一根黃帶子。這根帶子。便代表他是天潢一派。如在身上繫

着的時候。就是皇帝也不能動手打他。所以宗室打了官司。必須送宗人府。由宗人府堂官問明了。先把他身上的黃帶子解下來。高高懸掛在大堂上。然後纔能够動刑打他。假如此帶不解下來。要在他身上動刑。便是犯了欺君之罪。因此這根帶子的關係很大。劉多才見載澄身上。繫着黃帶子。那一羣苦力却圍着打他。心說不好。這些人是不想活着了。我必須出來救他們。要不然。真打死了。連我們這小小的天和店。也担当不起。想到這裏。便拚命推開衆人。又大聲喝道。你們真要造反啊。打死人是要償命的。還不快快閃開。等官兵到了。你們一個也跑不脫。衆人被多才一句話提醒。閃的一聲全散了。只落下了載澄。已經被打的頭青臉腫。那裏掙紮得起。多才忙過來攙他說。這位爺是怎麼了。快快到小的店中休息去罷。此時載澄心裏到還明白。知道這店家是來救他。要不然。決定得被他們打死。一面哎呦着。勉強坐起來。多才又喊他的兒子劉安。同來攙架。爺兒兩個用盡氣力。纔把載澄架起。一直架到客房裏邊。多才先沏了一碗糖水。給載澄喝了。定一定神。然後纔問爺是從那裏來的。因何同他們打架。載澄此時不肯說押寶的話。正顏厲色的對多才道。本爵就是澄貝勒。大行皇帝奉安的前引大臣。我一個騎着馬先查一查御道。跑至你店前。却看見他們這一羣人亂

嚷亂叫。是本爵好意勸他們。在這御道兩旁。不要任意喧嘩。回來駕到了。你們可担當不起。那知這羣人。竟自出言不遜。破口罵人。本爵少一威嚇他們。竟敢把我按倒在地。拳打脚踢。若非你這人出來相救。本爵的性命。定然葬送在他們手中。你快去。看一看柳樹上拴着一匹青馬。我手上帶的一個翡翠搬指。腰裏帶的一隻藍表。全不知那裏去了。你快去替我尋一尋罷。就便將你們通州的地方官。給我招呼一兩個來。我倒問一問他。這縱容匪人。毆打親貴。可是應當的嗎。多才一聽是澄貝勒。不覺到吸一口冷氣。心說今天這亂子可惹的不小。連忙請安。說爺先消一消氣。小的這就替爺尋去。自己出來。吩咐他兒子在屋中伺候。到店外尋了一個遍。那裏有馬同搬指藍表的影兒。他心裏想。我此時若去尋那一羣苦力。對他們說破了。叫他們把東西還回來的。他們一定不肯。或者他們拐着東西跑了。還落一個是我賣放的。莫若小題大作。我把通州大老爺請來。叫他去見貝勒爺。有甚麼難題。請他一個人去作。不與我相干。想到這裏。便順着御路去尋知州。好在此時知州正在御路上指揮一切。這位大老爺姓何名百通。本地人。因爲他頭腦糊塗。全管他叫何不通。他此時正在御路上指揮工人。在那裏潑水。多才走過來。朝着他請了一個安。何不通看多才的神氣。不像一個高

等人。便立刻拿出官腔來。么喝道。你是甚麼人。要打官司到衙門去。本官正在監工。沒有工夫管閒事。多才慢吞吞的問道。小的並不是打官司。是奉貝勒爺之命。來請大老爺說話。何不通聽見貝勒爺三個字。不覺有些着慌。忙又問道。是那一個貝勒爺。多才道。是恭王的太子澄貝勒。何不通聽說是澄貝勒。那敢怠慢。忙問現在那裏。你快領我去見。多才笑道。大老爺隨着小的走。自然就知道了。此時何不通也顧不得騎馬坐轎。在步下走着隨多才一直奔天和店。多才將他領到客房門外。低低說道。大老爺少候一候。等小的進去回。此時何不通也不拿官派了。躬身道是是。多才進來。見載澄正躺在炕上哼哼呢。過去回道。回爺的話。馬回搬指藍表。一樣也不會尋來。只把通州知州尋到了。載澄聽了。很有氣的說道。好好。居然敢搶我的東西。你叫知州進來。我有話問他。多才忙打起簾子高聲說道。貝勒爺叫你進來。何不通躡手躡脚的走進來。一看這位貝勒爺。鼻青臉腫。頭髮散亂。衣服全碎了。還沾着一身泥土。不覺嚇了一楞。忙過去深深請安。侍立在一旁。却不敢動問是怎麼一回事。只見貝勒爺先冷笑了兩聲。然後問道。你就是通州的大老爺嗎。何不通忙躬身回道。不敢。卑職名叫何百通。載澄道。你這通州境內。一共有多少強盜。多少土匪。這一問。却把

何不通問的張口結舌。期期艾艾的問道。卑職境……境內。並沒有十……十匪強……強盜。載澄此時。忽然變了臉。大聲喝道。哇。我把你這狗官。縱容許多強盜。在陵差大典之日。公然敢打傷本爵的身體。劫掠本爵的馬匹衣物。你簡直成了強盜頭兒。還敢在本爵面前。老着臉硬說沒有強盜。你自己摸摸項上。可長着幾個腦袋。這一套話。將知州何不通。直薰得冷汗交流。連忙請安磕頭。一再陪罪。只求貝勒爺明白示下。卑職即刻便去拿人治罪。載澄道。你還叫我在你面前畫親供嗎。也罷。你要知道此中詳細。可下去問一間店夥劉多才。他自然就告訴你了。何不通忙轉身出來。尋着多才。先深深請安。也不拿大老爺的身分了。滿臉陪笑的。叫一聲劉大哥。方纔貝勒爺遇着甚麼事。受了何人的欺負。請你劉大哥一一告訴我罷。我好想法子給他出氣。要不然。再過一兩點鐘。差事就到了。倘然叫老王爺知道。我更担不起了。劉多才是一個忠厚人。看着知州怪可憐的。不忍再同他開玩笑。便一五一十。將方纔的事。全對何不通說了。何不通立刻派了十幾名幹役。分頭去捉人起贓。本來這一羣苦力。各班役全認得他們。不大工夫。早已一律捕獲。馬同搬指藍表。一樣也不會遺失。何不通忙去銷差。並當着載澄的面。將這幾個苦力。很打了一回。然後一律收監。又

將自己的衣服取來。請員勒爺隨意更換。載澄忙梳洗更衣。何不通再三求他。千萬不要對老王爺說。載澄便乘勢敲了何不通五千兩銀子。賞了劉多才兩千。少時陵差到了。恭王府的管家大臣。正在四下裏尋覓少王爺。好容易尋到天和店。纔將他的主人尋着。載澄把方纔的事隱起來。只說勘查御路。坐下馬驚了。一直跑到天和店門前。從馬上跌下來。摔傷了身體。多虧店夥劉多才。將自己救到店裏。煎湯伺候。休息半日。纔覺着好了。管家大臣。認作是真話。忙去回明了恭親王。這位老王爺。膝前只有這個兒子。愛如掌上明珠。半日不曾見着。不曉得他到那裏去了。自己隨着駕到通州來。沿路之上。派人打聽。好容易管家大臣得着消息。急速到帳棚裏邊。詳細稟過了。恭王一聽。又驚又喜。驚的是兒子遭了這意外之險。喜的是幸遇好人將他救了。未至受着大傷。忙吩咐管家大臣。你快去伺候少爺。就在店中暫爲休息。不必隨駕到東陵去了。前引大臣。等我另派人罷。你並要傳我的話。告訴那個姓劉的。他此番搭救少王爺。我心裏着實感激他。現有欽命在身。也不能前去致謝。俟等陵差回來。我還要到店裏看他去呢。管家大臣領命去了。果然恭王從東陵回來。真個坐着轎子。到天和店去拜劉多才。多才此時。真是福來運轉。見了老王爺。一切應對。俱都合體。恭

王知道他是旗人。益發愛惜。問他家裏有甚麼人。現在境況怎樣。多才回說怎樣困苦。恭王便問他有甚麼本勢。是想作官。還是想作買賣。多才回說寒賤之人。並無甚麼本勢。也不敢想作官。只想作一點小買賣對付着餬口。恭王又問他。想作甚麼買賣。多才自問。別的全是外行。惟有開店這一門。還有五六年的閱歷。便回說想開客店。恭王道。這個買賣也好。但是你要開店。必須大大的開一個。你們這店佔的地勢很好。將來皇上家有陵差。你這裏是必由之路。你如果能開起一個大店來。我們來來往往。也可以有一個休息之所。這是再好沒有的事。但是通盤計算。得用多少錢呢。多才回道。王爺聖明。這種買賣。那有一定的限制。三十萬二十萬也開一座店。十萬八萬也開一座店。甚至一萬八千也可以開店。再不然照着本店這種規模一千兩千也足夠用了。橫豎小人是一個錢也沒有。全靠着王爺的恩典。恭王想一想。說這樣罷。我作一個股東的領袖。認兩萬銀子的股本。等到京的時候。再向各王公大人。募一募。太多了。我也不敢說定。大約十幾萬銀子。總還容易籌畫。你就同我到北京去。候着領款好了。多才聽王爺這樣吩咐。真是天外飛來。不覺喜歡的叩頭致謝。當日老恭王帶着兒子載澄。同劉多才一同進京。果然替他募了十三萬銀子的股本。全撥在大銀號裏。劉

多才在北京約了幾個朋友。幫他的忙。回到通州。便先買地蓋房。他拿出兩千銀子來。給了天和店的舊東家。將店倒過來。又買了三百多畝地。全挨着這店的左右。通同用柵欄圍起來。將天和店改作人和店。蓋了有三百間房子。從此這店便興隆起來。好在恭王替募的股。性質同布施一般。決沒有股東出來。想着算帳分錢。多才享了二十年的福。傳給他兒子劉子平。這劉子平的爲人。比他父親尤其精明。不但開店賺錢。還交結北京的王府滿漢大員。專管走人情。運動差缺。因此聲名比劉多才在世時候。尤其大了。這一次孝欽皇太后奉安山陵。他那劉家店中又作了好生意。在一月以前直隸總督瑞方。便派了三個候補道。在這店中。組織了一座督辦陵差處。除三個道台之外。大小委員。還有七八十個。應差的僕役。足有二三百名。專管運籌布置。沿站各項事宜。這三個道台。一個叫洪澤長。一個叫張金銘。一個萬有鑑。全是瑞方手下的紅人。在通州坐辦陵差。聲勢炫赫。本城的大小官員。誰敢不來巴結。這一天李國英忽然到了。三人知道他是欽差。怎敢怠慢。忙叫開正門升砲迎接。這位侯爺下了車。大踏步昂然進來。三個道台。迎着請了聖安。然後將侯爺讓至客廳。行了庭參大禮。國英同三人寒暄了幾句。便問到各樣公事。張金銘很有口才。問一答十。應對如流。

並無半些破綻。談了一會。大家說在店中。已經替侯爺另預備了一所臥房。請侯爺到那邊休息。國英隨着他三人。另到一個院中。是一所四合瓦房。上房三間。兩明一暗。下房三間。是會客廳。東西六間廂房。全是一明兩暗。房子間間很大。光線也很足。所有桌椅傢俱。全是紫檀花梨之類。陳設的也非常講究。連茶盅盞盤。俱都是康熙五彩。牆上掛的是董邦達的山水。劉石庵的對聯。皆是真蹟。國英見了。倒也十分滿意。自己住了上房。兩廂房一邊住隨員。一邊住夫役。非常合宜。當日晚間。劉子平特備的燕菜席給侯爺接風。原來子平在北京時候。同國英也有來往。如今國英既住在他的店中。當然要格外照應。席間彼此暢談。倒也十分投機。國英自己說。本爵此次來。是奉太后懿旨。無論何事。不能敷衍遷就。從明天早晨。我要順着御路。先到薊州走一遭。實地考查。一切布置。是否合宜。省得臨時大家担了不是。三個道台。同劉子平只得答應着說。侯爺爲國賢勞。職道們理應奉陪前往。子平有個度支部郎中的銜。也自稱部員。說侯爺到陵上去。部員也隨着開一開眼界。並且沿路之上。全有小店的連號。也好吩咐他們小心伺候。國英聽子平肯去益發高興。第二天自己只帶了一個文案。一個長班。三個道員。同劉子平。也陪伴一同前往。沿路之上。國英很是挑

別。不是御路修的不平。便是行宮打掃的不乾淨。洪張萬三人。只有諾諾連聲。那裏敢駁他一個字。及至到了薊州。知州知道欽差來了。早預備好了行轅。此時三個道員。全捏着一把汗。怕的是侯爺發脾氣。大家對付不了。不定發生出甚麼麻煩來。張金銘在暗地裏。對那兩個人說道。這件事咱們得早打主意。這個小猴子。雖然咬不動制台。要咬咱們三個人。可是一咬一準。別等他下口。先想法子將他的嘴堵住纔好呢。萬有鎰道。大哥說的話很是。此時我們三人。不怕破費三萬兩萬的。但求一個沒事。比甚麼全強。洪澤長道。老弟這話慢着說。我們此時要拿出錢來運動他。他受了固然無的可說。倘然不受。硬翻臉說我們行賄。定然是辦理陵差。不實不盡。這個罪過。我們如何擔當得起。你二位請想。我這話是不是呢。張金銘道。老前輩上幾歲年紀。誠然慮的周到。但是晚生這運動方法。並不是直接向他說。我們這裏現放着一個拉繯的。大可用着他了。洪澤長點頭笑道。你說的是劉子平不是。張金銘道。不是他還有誰呢。子平同小侯爺。他們在北京原是花酒之交。無話不可說。莫若託他先試探一下子。如果有些口風。我們湊幾個錢。但求息事寧人。也算不了甚麼。洪萬二人。全贊成他的話。立刻催他去尋子平。張金銘道。這事也不是忙的。等夜間人靜了。我慢慢

去同子平商議。白天吃飯時候。咱們大家輪流敬酒。將猴子灌醉了。他當然無力挑剔。容出工夫來。我好向子平通關節。這事便一點形跡也不露了。二人說好好。就是這樣。我們靜候你的佳音。三個人仍然不動聲色的。敷衍李國英。國英在轎車上顛了大半天。本來身體疲乏了。再用京東的好燒酒一灌。當然支持不住。吃過飯他便到自己臥室休息去了。這裏張金銘去尋劉子平談話。子平笑道。大公祖受了一天的累。還吃了侯爺不少的氣。也該休息休息了。還有精神閒談麼。金銘道。子翁說那裏話。我們作官的陪着上司出來。受累吃氣。全是分所當然。很算不了一回事。倒是連累子翁。也陪着我們受辛苦。心中倒覺着老大不安。子平道。這也沒有法子。誰叫治晚同侯爺有交情呢。有我在旁邊。他就是發脾氣。倒還有個人勸勸。要不然。你三位更擺脫不開了。金銘道。誰說不是呢。這位侯爺。不知是爲甚麼。這樣不高興。看神氣早晚我們三個人討不出公道來。人家辦陵差。升官發財。我們辦陵差。賺一個身登白簡。那纔真倒霉呢。子平聽了這話。只是嘻嘻的笑。也不答言。金銘將座位挪一挪。湊至子平身旁。低聲說道。這件事非你劉子翁辦不了。無論如何。請你看我們三個人面上。在侯爺駕前。代爲緩頰。就是多少花幾個錢。我們三人一定承認。決不叫你子翁爲

難。這就是幫了我們的大忙了。說罷又深深的請了一個安。子平還禮不迭。說大公祖何必鬧這客氣。治晚能爲力的。當然爲力。不過侯爺那種脾氣。我也是沒有把握。說好了固然是大家的福。倘然說不好。反倒給你三位招出麻煩來。那就更對不起了。金銘道。子翁過於小心。你同侯爺是至好的朋友。無論說甚麼。他決不能駁你的面子。請你千萬不要推辭。用多少錢。小弟立時就可以照撥。決不遲延片刻。子平沉吟了一會。說這樣罷。你們拿出三萬銀子來。我替你們想一個移花接木釜底抽薪的法子。決能保住你們的前程。你們可要守秘密。千萬不要少露形跡。就是瑞制軍到了。你們也不要訴委曲。制軍若問侯爺是否挑剔。你們只說侯爺對於各種布置俱都滿意。並不會有半分挑剔。制軍聽了你們的話。當然也就不再問了。你們當了這份好差事。一定可以循例升官。至於別人的事。却不要多嘴多舌。要是這樣我就可以替你們去說話。不然也只有敬謝不敏了。金銘聽子平答應了。真是喜出望外。區區三萬金。在他們辦陵差的人。看着很不算一回事。立刻從懷中取出大清銀行的支簿來。當時便填了三萬兩。按好圖章。扯下來雙手奉與子平。深深請安道。多承子翁成全。過事之後。我們三個人再另外酬謝。子平接過來。揣在懷中。笑道彼此心照。你們三位自請安心辦差。

侯爺那一面我已經有成算。決不至再爲難了。天也不早。大公祖請休息去罷。張金銘此時心中如一塊石頭落地。喜孜孜的別了子平。去見洪萬二人。訴說一切。作書的人。也不去管他。如今單說劉子平。次日早晨。一個人踱至李侯爺屋中。國英早已起牀。盥漱已畢。一個人坐在臨窗的一個小茶几旁。一手擎着茶盃。在那裏看陵差的傢俱帳目。見子平進來。忙起身讓坐。笑道大哥起的這般早。來罷。同我吃早點心。我已經傳下話去。叫廚房預備一盤門丁。一盤三鮮燒賣。兩盃小米江豆稀飯。你來的正是時候。有福不在忙。咱們一邊吃着點心。一邊閒談。你要想甚麼吃。也自管叫他們要去。子平道。這就好極了。不必再要。門丁是我最愛吃的東西。正說着。長班已經把點心送上來。二人對坐在茶几旁。慢慢吃着。子平故意用話挑逗。說侯爺清晨起來。就查核帳目。真要算爲國賢勞了。國英冷笑道。甚麼叫賢勞。不過拿這本爛帳解悶好了。你是作生意的人。帳目同物價。是最明白的。請看看這帳。一把夜壺。都要報銷三兩五錢銀子。湖牆的色紙。報銷四千八百多兩。開一座紙張舖。也用不了這大本錢啊。子平笑道。侯爺還有不聖明的。本來這陵差就是發財的勾當。誰能不賺幾個。侯爺看在瑞制軍面上。睜眼合眼。寬容一些。也就過去了。國英聽了這些話。不覺陡然

變色。哼了一聲道。你不提瑞制軍諸事我還能包涵一點。你要提瑞制軍。一個銅板。我也不能放鬆。子平見激上國英的火來。假裝出一種惶恐的神氣來。說道職員實在不知侯爺同制軍有甚麼不睦。信口胡云。叫侯爺生氣。實在有罪得很。國英道這也不干你的事。可恨瑞方這老賊。他拿本爵當小孩看待。我一定得想法子。叫他知道知道。我姓李的眼皮裏。不夾他那制軍。子平道。本來老瑞近年有些倚老賣老。當年在京作窮司官。一千八百。我也沒少借給他。如今作了總督。我薦個把人去。他不但不要。反倒把人家黑起來。我有一次到天津。特意去望看他。他公然不見。後來派人給我送了一桌席去。不過是天津二董館四吊錢一桌的席。我原封沒動。仍舊給他送回。從此以後。始終不曾理過他。侯爺請想。這種人可恨不可恨。國英聽子平這樣說。不覺也觸動了自己的牢騷。便將此次在天津同瑞方頂撞的話。一五一十。對子平學說了一遍。子平道。這就不怨了。侯爺是得報復他。決不能擾他這口氣。凡有可以爲力的。職員必然幫着你作。國英道。大哥肯幫忙。那好極了。你先替我查查這本帳。凡有冒濫的。全替我剔出來。我一定遞摺子參他。子平笑道。職員有一句諫言。不知侯爺肯聽不肯聽。國英道。果然說得有理。我怎麼不聽。子平道。侯爺得要從大處着手。要

僅僅指着查帳參他。我敢保動不了他一根寒毛。朝廷給侯爺作面子。也不過將這辦差的三個候補道。辦一辦。那裏就能挨到制軍身上。倘然朝廷連辦差的也不問。那時候爺更要氣壞了。侯爺請想。我這話是不是呢。一語提醒了國英。不覺點頭道。有理有理。依着你怎麼樣呢。子平道。依着職員。咱們要大大抓他一個過錯。一下子就要將他打倒。至於零星瑣碎的事。侯爺倒得裝聾裝啞。滿不聞問。這樣一作。他以爲侯爺好說話。事事也就不防備了。然後我們從旁監察。伺隙而動。不怕他逃出我們的手去。國英道。你的話誠然有理。但是我們空費一場心血。抓不住他一點把柄。也是枉然。啊。子平笑道。把柄有的是。但看你會抓不會抓罷。國英聽這話中有話。忙又湊近了一步。低聲問道。大哥你莫非得着甚麼消息嗎。子平道。消息倒是有一點。不過臨時他敢作不敢作。可就說不定了。瑞方的爲人你總是知道的。他生平專好裱帖字畫。尤其歡喜照相。北京琉璃廠。他有兩個最得意的朋友。一個是蘊古齋古玩書帖舖的老板孫會卿。一個是和合照像館的老板黃佐文。他終年委託這兩個人。替他搜羅字畫。拍照像片。但是他所照的像片。並不是照人。是專照各處風景。今年二月。那個姓黃的。還專專跑了一盪昌平州。拍照十三陵。費了半個月的工夫。方纔照完。我新近在北

京彷彿聽見他又調黃佐文到天津。說是有要緊的照像。你想這時候陵差還忙不清。那有閒心去照像。我心裏猜度他。必是調那個姓黃的。一同到東陵來。好拍照各陵的風景。這件事他不作便罷。如果作的時候。你厲厲害害的參上他一本。只怕他吃不了還得攙着走呢。比你那打草驚蛇。專在委員身上下工夫。不強的多嗎。一句話提醒了國英。立時眉飛色舞。倏的立起身來。挑着大拇指嘖嘖的贊道。大哥你真是智多星。活該小弟出氣報仇。只有這一件也就足夠用的了。常言說射人射馬。擒賊擒王。我既有的抓他。那三個小軍。又何必提到話下呢。子平道。這不完了。到底是侯爺聖明。我勸你此時倒要少斂鋒芒。別叫前途生了畏懼之心。臨時不作。這倒是最要緊的關鍵。不然空惹一肚子氣。到臨時反叫人家有備無患。那纔不值得呢。國英果然聽信子平的話。從此以後。對待洪張萬三個道員。非常客氣。不但從前的事一概不挑剔了。就是眼前有甚麼工程採買的事。到侯爺面前請示。他也是無可不可的。任憑三個人去作。張金銘心裏說。到底是金錢有靈。沒想到三萬銀子。居然買得這個猴子非常馴順。看起來銀子可真是好東西啊。他心裏正盤算。忽見由通州派來一個專差。拿着一封信。是瑞制軍親筆寫的。派他送至通州劉家店。面交三位道台同拆。金銘忙會同洪萬三人

。在密室中。將信拆了。見上面寫着幾句話。是李侯國英到通。務須格外招待。勿攪其鋒。彼如挑剔。亦須忍受。莫致愆事。並將目前情形。詳細報告。是爲至要云云。三人看了。彼此點頭會意。金銘道咱們合寫一封信。就說侯爺來通後。職道等謹慎伺應。頗能得其歡心。目前關於陵差各事。無不可以通融。既奉帥諭。尤當格外盡心。如此云云。豈不兩面俱好。也顯得我們能事前體貼他的意思。洪萬二人俱都贊成。當時即由金銘寫信作覆。仍交來人持回。瑞方見着這信。不覺笑道。我原料到他是小孩子脾氣。禁不得頂撞。也受不得奉承。如今果被這三人哄歡喜了。到我見面時候。再米湯他兩句。也就完了。還是辦咱們的正事要緊。佐文你一切照像器具全都齊備了麼。如果短甚麼。在天津購買。倒還方便。別等臨時鬧一個措手不及。原來此時瑞方正同孫會卿黃佐文。在署中閒談。接到張金銘報告信。所以他心中歡喜。對二人講這一套話。又問黃佐文照像的事。佐文答道。大帥自管放心。傢俱已經預備齊了。就是缺少一兩件。早晚同大帥到京。到照像館去取。也很便當的。無須乎另買。瑞方搖頭道。你說錯了。咱們不能一同到京。我也不敢帶個照像的去辦陵差。這個聲氣。是擔不起的。你得要多辛苦。明後天就從天津坐船到通州去。到了通州。再秘密的奔薊州。

只在皇陵左近。尋一個小客棧住下。俟等陵差到了。我買通上下。把你也扮作一個差役的模樣。混進御路去。隨着大家走。抽冷子便拍照一兩塊。千萬要謹慎小心。別明目張膽的。叫王大臣看出破綻來。那可不得了呢。佐文伸了伸舌頭道。要是這樣。我可不敢去了。倘然碰到釘子上。吃飯的傢伙。豈不要遷居大吉。瑞方道。你這人真無用。方纔我不是對你說了嗎。上下俱都買通。縱然臨時有人盤問你。就推在我的身上。保管沒事。不過小心一點就是了。何必畏首畏尾呢。說着取過紙筆來。開了一百塊錢的支條。交給佐文說。你到帳房領出款來。該添置甚麼。趕快的去買。明天趁船便到通州去罷。不要只管耽誤工夫了。佐文連聲答應。接過條子。自去辦理一切。又過了兩天。瑞方專車進京。在軍機處報過到。緊跟着遞摺子請安。攝政王召見。詢問陵差各事。瑞方回奏。俱都預備好了。只候梓宮啓駕。奴才好隨着照應一切。攝政王很獎勵了他幾句。瑞方益發高興。這一天吉日良辰。孝欽皇后的梓宮。從北京啓鑾。隆裕皇太后。帶着宣統少帝。護送梓宮。一同到東陵去。沿路上千乘萬騎。好不威武。到了薊州行宮。先將梓宮停置好了。預備第二天清晨。便到普陀峪奉安。李國英接過駕。皇太后又特特召見他。一面問他陵宮的布置如何。國英便乘勢要求道。奴才（按

前清舊例。漢人封爵者亦稱奴才。奉老佛爺懿旨。考查了半個月。已經知其大概。但是這工程既大且精。倉猝回奏。怕不能詳細。可否求佛爺派奴才爲扈駕大臣。以便隨時承旨面奏。奴才大膽妄言。罪該萬死。說罷連連碰頭。皇太后笑道。這有甚麼使不得的。我就派你作扈駕大臣。可要隨時伺候。不許脫懶。國英忙叩頭謝恩。心裏說瑞方瑞方。你這可逃不出我的手去了。國英下來。第二天一早。他便換上御前護衛的衣服。隨駕到普陀峪。行奉安禮。因爲他是皇太后親口封的。所以不離左右。梓宮到了陵地。太后率領妃嬪公主。首先上祭。纔行過禮。立起身來。國英搶進一步。跪在太后面前奏道。請老佛爺向旁觀看。那是何人。敢來御道照像。皇太后向左右一看。果見有一個穿青衣戴纓帽的人。離自己有十幾步遠。在那裏支着照像架子。彎着腰正在拍照。太后不看猶可。看了不覺勃然大怒。向國英道。你們快把他抓住。立時處死。國英立起身來。便撲過去。若問此人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氏史曰。北京之王公貝勒。流品不齊。出乖露醜。直是司空見慣。當年澄貝勒。尤爲此中翹楚。茅店賭錢。儼然是一無賴身分。然轉眼威嚇州官。即端出王爺架子來。寫滿清親貴之面目。鬚眉畢現。

李國英同瑞方結冤。確係當日事實。李之少年驕傲。與瑞之口角輕薄。俱寫得淋漓盡致。如聞其聲。如見其人。

寫劉子平恰合京油子身分。且無愧敲騙大家。在前清時代。北京城中。惟此種人。最時髦。最闊綽。無往不得便宜。

瑞方在皇陵照相。隱然寫其目無君上。然亦見晚清禁網之寬。如在雍乾時代。恐年羹堯亦不敢爲也。



